

卷第六十一

列传第四十九

王盟 子劼 从孙谊

独孤信 子罗

窦炽 兄子荣定、毅

贺兰祥 叱列伏龟 阎庆 子毗

史宁 子雄祥

权景宣

王盟，字件，明德皇后之兄也，其先乐浪人。六世祖波，前燕太宰。祖珍，魏黄门侍郎，赠并州刺史、乐浪公。父黑，伏波将军，以良家子镇武川，因家焉。魏正光中，破六韩拔陵攻陷诸镇，盟亦为其所拥。拔陵平后，流寓中山，复以积射将军从萧宝夤西征。宝夤僭逆，盟遂逃匿人间。及尔硃天光入关，盟从之。隋贺拔岳禽万俊志愿奴，平秦陇，常先登力战。及周文帝平侯莫陈悦，除盟原州刺史。孝武至长安，封魏昌县公。大统三年，征拜司空，转司徒。迎文帝悼后于蠕蠕，加侍中，迁太尉。魏文帝东征，以留后大都督行雍州事，节度关中诸军。赵青雀之乱，盟与开府李虎辅太子出顿渭北。事平，进长乐郡公，赐姓拓王氏。迁太保。九年，进位太傅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盟姿度弘雅，仁而汎爱。虽居师傅，礼冠群后，而谦恭自处，未尝以势位骄人。魏文帝甚尊重之，及疾，数幸其第，亲问所

欲。十一年，薨，赠本官，谥曰孝定。

子劼，字丑兴，性忠果有材干。年十七，从周文帝入关。及平秦陇，定关中，周文尝谓曰：“为将坐见成败者上也，被坚执锐者次也。”劼曰：“意欲兼被之。”周文大笑。寻拜散骑常侍，赐爵梁甫县公。大统初，为千牛备身直长，领左右，出入卧内，小心谨厚。魏文帝常曰：“王劼可谓不二心臣也。”沙苑之役，劼以都督领禁兵，居左翼，当其前者死伤甚众。劼亦被伤重，遂卒于行间。周文深悼焉。赠使持节、太尉、尚书令、十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追封咸阳郡公，谥曰忠武。

子弼袭爵，尚魏安乐公主，位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

弟懋，字小兴。盟之西征也，以懋尚幼，留在山东。永安中，始入关，与盟相见，遂从征伐。大统初，赐爵安平县子。后进爵为公，累迁右卫将军。于时疆场交兵，未申丧纪，服齐斩者并墨纁从事。及盟薨，懋上表辞位，乞终丧制，魏文帝不许。累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左卫将军、领军将军。懋温和，小心敬慎，宿卫宫禁十有余年，勤恪当官，未尝有过。废帝二年，除南岐州刺史，赐爵安宁郡公。后拜小司寇，卒于官。

子悦嗣，位大将军、同州刺史，改封济南郡公。

盟兄子显，幼而敏悟，沉静少言。初为周文帐内都督，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卿、凤州刺史。赐爵洛邑县公，进位大将军，卒。子谊。

谊字宜君，少有大志，便弓马，博览群言。周闵帝时，为左中侍上士。时大冢宰宇文护执政，帝拱默无所关预。有朝士于帝侧微不恭，谊勃然而进，将击之，其人惶惧请罪，乃止。自是朝臣无敢不肃。迁御正大夫。丁父艰，毁瘁过礼，庐于墓侧，负土成坟。

武帝即位，累迁内史大夫，封扬国公。从帝伐齐，至并州。

帝既入城，反为齐人所败，左右多死，谊率麾下骁雄赴之。齐平，自相州刺史征为大内史。汾州稽胡乱，谊击之。帝弟越王盛、谯王俭虽为总管，并受谊节度。贼平，封一子开国公。帝临崩，谓皇太子曰：“王谊社稷臣，宜处以机密，不须远任。”皇太子即位，为宣帝，惮谊刚正，出为襄州总管。

及隋文帝为丞相，郟州总管司马消难举兵反，帝以谊为行军元帅讨之，未至而消难奔陈。于时北至商、洛，南拒江、淮，东西二千余里，巴蛮多叛，共推渠帅兰洛州为主。洛州自号河南王以附消难，北连尉迟迥。谊分兵讨之，旬月皆平。帝遣使劳问，冠盖不绝，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。寻拜大司徒。谊自以与帝有旧，亦归心焉。及隋受禅，顾遇弥厚，帝亲幸其第，与之极欢。

太常卿苏威议，以为户口滋多，人田不赡，欲减功臣之地以给人。谊奏曰：“百官者，历世勋贤，方蒙爵土，一旦削之，未见其可。”帝以为然，竟寝威议。帝将幸岐州，谏曰：“陛下初临万国，人情未洽，何用此行。”上戏之曰：“吾昔与公位望齐等，一朝屈节为臣，或当耻愧，是行也，振扬威武，欲以服公心耳。”谊笑而退。寻奉使突厥。帝嘉其称旨，进郢国公。

未几，其子奉孝卒。逾年，谊上表言公主少，请除服。御史大夫杨素劾谊曰：“臣闻丧服有五，亲疏异节；丧制有四，降杀殊文。王者之所常行，故曰不易之道也。而仪同王奉孝既尚兰陵公主，以去年五月身丧，始经一周，而谊便请除释。窃以虽曰王姬，终成下嫁之礼；公则主之，犹在移天之义。况复三年之丧，自上达下，及期释服，在礼未详。然夫妇之则，人伦攸始，丧纪之制，人道至大，苟不重之，取笑君子。故钻燧改火，责以居丧之速；朝祥暮歌，讥以忘哀之早。然谊虽不自

强，爵位已重，欲为无礼，其可得乎？乃薄俗伤教，为父则不慈；轻礼易丧，致妇于无义。若纵而不正，恐伤风俗。”有诏不问。然恩礼稍薄，谊颇怨望。

或告谊谋反，帝令案其事。主者奏谊有不逊之言，实无反状。帝赐酒而释之。时上柱国元谐亦颇失意，谊数与往来，言论丑恶。胡僧告之。公卿奏谊大逆不道，罪当死。帝见谊，怆然曰：“朕与公旧同学，甚相怜悯，将奈国法何。”于是诏曰：“谊有周之世，早预人伦，朕共游庠序，遂相亲好。然性怀险薄，巫覡盈门，鬼言怪语，称神道。朕受命之初，深存戒约，口云改悔，心实不悛。乃说四天王神道，谊应受命，书有谊讖，天有谊星，桃、鹿二川，岐州之下，岁在辰巳，兴帝王之业。密令卜问，伺殿省之灾。又说其身是明王圣主。信用左道，所在诖误。自言相表，当王不疑。此而赦之，将或为乱。禁暴除恶，宜伏国刑。”帝复令大理正赵绰谓谊曰：“时命如此，将若之何！”乃赐死于家，时年四十六。

独孤信，云中人也，本名如愿。魏初有四十六部，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，与魏俱起。祖俟尼，和平中，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，因家焉。父库者，为领人酋长，少雄豪有节义，北州咸敬服之。信美容仪，善骑射。正光末，与贺拔度等同斩卫可瑰，由是知名。后为葛荣所获。信既少年，自修饰服章，军中号为独孤郎。及尔硃氏破葛荣，以信为别将。从征韩娄，信匹马挑战，禽贼渔阳王袁肆周。后以破元颢党，赐爵受德县侯，迁武卫将军。贺拔胜出镇荆州，乃表信为大都督。及胜弟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胜乃令信入关，抚岳余众。属周文帝已统岳兵，与信乡里，少相友善，相见甚欢，因令信人洛请事。至雍州，大使元毗又遣信还荆州。寻征入朝，魏孝武雅相委任。

及孝武西迁，事起仓卒，信单骑及之于瀘涧。孝武叹曰：

“武卫遂能辞父母，捐妻子从我，世乱识忠良，岂虚言哉！”进爵浮阳郡公。时荆州虽隐东魏，人心犹恋本朝，乃以信为卫大将军、都督三荆州诸军事，兼尚书右仆射、东南道行台、大都督、荆州刺史，以招怀之。既至，东魏刺史辛纂出战，信纵兵击纂，大败之。都督杨忠等前驱斩纂，于是三荆遂定。

东魏又遣其将高敖曹、侯景等奄至。信以众寡不敌，遂率麾下奔梁。居三载，梁武帝方许信还北。信父母既在山东，梁武帝问信所往，答以事君无二。梁武义之，礼送甚厚。大统三年至长安，以亏损国威，上书谢罪。魏文帝付尚书议之。七兵尚书、陈郡王玄等议，以为既经恩降，请赦罪复职。诏转骠骑大将军，加侍中、开府。寻拜领军将军。仍从复弘农，破沙苑，改封河内郡公。俘虏中有信亲属，始得父凶问，乃发丧行服。寻起为大都督，与冯翊王元季海入洛阳，颍、豫、襄、广、陈留之地并款附。四年，东魏将侯景等围洛阳，信据金墉城，随方拒守然有余日。及周文帝至瀘东，景等退走。信与李远为右军，战不处，东魏遂有洛阳。六年，侯景寇荆州，周文令信与李弼出武关，景退。即以信为大使，尉抚三荆。寻除陇右十一州大都督、秦州刺史。先是守宰闇弱，政令乖方，人有冤讼，历年不能断决。及信在州，事无拥滞。示以礼教，劝以耕桑，数年之中，公私富实，流人愿附者数万家。周文以其信著遐迩，故赐名为信。七年，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人山定举兵反，诏信讨之。人山定寻为其部下所杀，而人山定子弟仍收其余众。信乃勒兵向万年，顿三交谷口。贼并力拒守。信因诡道趣稠松岭。贼不虞信兵之至，望风奔溃。乘胜逐北，径至城下，贼并出降。加授太子太保。

芒山之战，大军不利。信与于谨帅散卒自后击之，齐神武追骑惊扰，国因此得全。及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，周

文令信率开府怡峰讨之。仲和婴城固守，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其东北，信亲率壮士袭其西南，达明克之。禽仲和，虏其六千户送于长安。拜大司马。十三年，大军南讨。时以蠕蠕为寇，令信移镇河阳。十四年，进位柱国大将军，录前后功，增封，听回授诸子。于是第二子善，封魏宁县公；第三子穆，必要县侯；第四子藏，义宁县侯，邑各一千户。第五子顺，武成县侯；第六子陀，建忠县伯，邑各五百户。信在陇右岁久，启求还朝，周文不许。或有自东魏来者，又告其母凶问，信发丧行服。信陈哀苦，请终礼制，又不许。于是追赠信父库者司空公，追封信母费连氏常山郡君。十六年，迁尚书令。六官建，拜大司马。

周孝闵帝践阼，迁大宗伯，进封卫国公，邑万户。赵贵诛后，信以同谋坐免。居无几，晋公护又欲杀之，以其名望素重，不欲显其罪过，逼令自尽于家，时年五十五。

信美风度，雅有奇谋大略。周文初启霸业，唯有关中之地，以陇右形胜，故委信镇之。既为百姓所怀，声震邻国。东魏将侯景之南奔梁也，魏收为檄梁文，矫称信据陇右，不从宇文氏，乃云“无关西之忧”，欲以委梁人也。又信在秦州，尝因猎日暮，驰马入城，其帽微侧，诘旦而吏人有戴帽者，咸慕信而侧帽焉。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。

子罗，先在东魏，乃以次子善为嗣。及齐平，罗至而善卒，又以罗主嗣。信长女周明敬后，第四女元贞后，第七女隋文献后。周、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，自古以来，未之有也。隋文帝践极，乃下诏褒赠信太师、上柱国、十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封赵国公，邑一万户，谥曰恭，信母费连氏赠太尉赵恭公夫人。

罗，字罗仁。父信随魏孝武入关中，罗遂为高氏所囚。及信为宇文护诛，罗始见释。寓居中山，孤贫无以自给。齐将独孤永业以宗族故，哀之，为买田宅，遗以资畜。

初，信入关后，复娶二妻。郭氏生子六人，善、穆、藏、顺、陀、整；崔氏生隋献皇后。及齐亡，隋文帝为定州总管，献皇后遣人求罗，得之。相见悲不自胜，侍御者皆泣。于是厚遗车马财物。未几，周武帝以罗功臣子，久沦异域，征拜楚安郡太守。以疾去官，归京师。诸弟见罗少长贫贱，每轻侮，不以兄礼事之。然性长者，亦不与诸弟校竞长短。后由是重之。

文帝为丞相，拜罗仪同，常置左右。既受禅，诏追赠罗父。其诸弟以罗母没齐，先无夫人号，不当承袭。上以问后，后曰：“罗诚嫡长，不可诬也。”于是袭爵赵国公。以其弟善为河内郡公，穆为金泉县公，藏为武平县公，陀为武喜县公，整为千牛备身。擢拜罗为左领左右将军，迁左卫将军，前后赏赐不可胜计。出为凉州总管，进位上柱国，征拜左武卫大将军。炀帝嗣位，改封蜀国公。未几卒官，谥曰恭。

子纂嗣，位河阳都尉。

纂弟武都，大业末，亦为河阳都尉。

庶长子开远。宇文文化及之弑逆也，裴虔通率贼入成象殿，宿卫兵士皆从逆。开远时为千牛，与独孤盛力战合下，为贼所执，贼义而舍之。

善字伏陀。幼聪慧，善骑射，以父勋，封魏宁县公。魏废帝元年，又以父勋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长城郡公。周孝闵帝践阼，除河州刺史。以父负衅，久废于家。保定三年，乃授龙州刺史。天和六年，袭爵河内郡公。从帝东讨，以功授上开府。寻除兖州刺史，政在简惠，百姓安之。卒于州，赠持节、柱国、五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

子览嗣，位右候卫大将军。大业末卒。

陀字黎邪。仕周，胥附上士。坐父徙蜀十余年，宇文护诛，始归长安。隋文帝禅，拜上开府、领左右将军，累转延州刺史。

陀性好左道，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，已杀其舅郭沙罗，因转入其家。上微闻而不信。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，召医视之，皆曰：“此猫鬼疾。”上以陀，后之异母弟，陀妻，杨素之异母妹，由是意陀所为。阴令其兄左监门郎将穆以情喻之，上又避左右讽陀，陀言无有。上不说，左转迁州刺史。出怨言，上令左仆射高颎、纳言苏威、大理正皇甫孝绪、大理丞杨远等杂案之。陀婢徐阿尼言：本从陀母家来，常事猫鬼，每以子日夜祀之。言子者鼠也。其猫鬼每杀人者，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。陀尝从家中索酒，其妻曰：“无钱可酤。”陀因谓阿尼曰：“可令猫鬼向越公家，使我足钱。”阿尼便咒之，居数日，猫鬼向素家。后上初从并州还，陀于园中谓阿尼曰：“可令猫鬼向皇后所，使多赐吾物。”阿尼复咒之，遂入宫中。杨远乃于门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，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，以匙扣而呼曰：“猫女可来，无住宫中。”久之，阿尼色正青，若被牵拽者，云猫鬼已到。上以其事下公卿。奇章公牛弘曰：“妖由人兴，杀其人，可以绝矣。”上令犊车载陀夫妻，将赐死于其家。陀弟司勋侍中整诣阙求哀，于是免陀死，除名，以其妻杨氏为尼。先是有人讼其母为人猫鬼所杀者，上以为妖妄，怒而遣之。及此，诏诛被讼行猫鬼家。陀未几而卒，

炀帝即位，追念舅氏，听以礼葬。乃下诏赠正义大夫。帝意犹不已，复赠银青光禄大夫。二子，延福、延寿。

陀弟整，位幽州刺史。大业初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平乡侯。

窦炽，字光成，扶风平陵人，后汉大鸿胪章之后也。章子统，灵帝时为雁门太守，避窦武之难，亡奔匈奴，遂为部落大人。后魏南徙，子孙因家代，赐姓纥豆陵氏。累世仕魏，皆至大官。父略，平远将军，以炽著勋，赠少保、住国大将军、建昌公。炽性严明，有谋略，美须髯，身長八尺二寸。少从范阳

祁忻受《毛诗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略通大义。善骑射，膂力过人。魏正光末，北镇扰乱，乃随略避地定州，投葛荣。荣欲官略，略不受。荣疑其有异志，遂留略于冀州，将焯及焯兄善随军。及尔硃荣破葛荣，焯乃将家随荣于并州。时葛荣别帅韩娄等据蓟城不下，以焯为都督，从骠骑将军侯深讨之。焯手斩娄，以功拜扬烈将军。

魏孝武即位，蠕蠕等诸蕃并遣使朝贡，帝临轩宴之。有鸱飞鸣于殿前，帝素知焯善射，固欲矜示远人，乃给焯御箭两只，命射之，鸱乃应弦而落，诸蕃人咸叹异焉。帝大悦。寻随东南道行台樊子鹄追尔硃仲远，仲远奔梁。时梁主又遣元树入寇，据谯城。子鹄令焯击破之，封行唐县子，寻进爵上洛县伯。时帝与齐神武构隙，以焯有威重，堪处爪牙任，拜阁内大都督，迁硃衣直阁，遂从帝西迁。仍与其兄善至城下，与武卫将军高金龙战于千秋门，败之。因入宫城，取御马四十匹并鞍勒，进之行所。帝大悦。赐焯及善骏马各二匹，弩马十匹。

大统元年，别封真定县公。从周文帝禽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皆有功。河桥之战，诸将退走，焯时独从两骑，为敌人追至芒山。焯乃下马，背山抗之。俄而敌众渐多，矢下如雨，焯骑士所执弓，并为敌人所射破。焯乃总收其箭以射之，所中人马，应弦而倒。敌乃相谓曰：“得此三人，未足为功。”乃稍引退。焯因其怠，遂突围得出。又从太保李弼讨白额稽胡，破之。

高仲密以北豫州来，焯从周文援之。至洛阳，会东魏人据芒山为阵，周文命留辂于瀘曲，率轻骑奋击，中军与右军大破之，悉虏其步卒。焯独追至石济而还。大统十三年，进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出为泾州刺史，莅职数年，政号清静。改封安武县公。

魏废帝元年，除原州刺史。焮抑挫豪右，申理幽滞，在州十载，甚有政绩。州城北有泉水，焮屡经游践，尝与僚吏宴于泉侧，因酌水自饮，曰：“吾在此州，唯当饮水而已。”及去职后，人吏感其遗惠，每至此泉者，莫不怀之。恭帝元年，进爵广武郡公。属蠕蠕寇广武，焮与柱国赵贵分路讨之。蠕蠕引退，焮度河至鞠伏川追及，大破之。武成二年，拜柱国大将军。周明帝以焮前朝旧臣，勋望兼重，欲独为造第。焮辞以天下未平，干戈未偃，不宜辄发徒役，周明不许。寻而帝崩，事方得寢。

保定元年，进封邓国公，邑一万户，别食资阳县一千户，收其租赋。天和五年，自大宗伯为宜州刺史。先是周文田于渭北，令焮与晋公护分射走兔，焮一日获十七头，护十一头。护耻不及，因以为嫌。至是，焮又以周武年长，有劝护归政之议，护恶之，故左迁焉。及护诛，征拜太傅。

焮既朝之元老，名望素隆，至于军国大谋，常与参议。尝有疾，周武帝幸其第问之，因赐金石之乐。其见礼如此。帝于大德殿将谋伐齐，焮年已衰老，乃扼腕曰：“臣虽朽迈，请执干櫓，首启戎行。得一睹诛翦鲸鲵，廓清寰宇，省方观俗，登岳告成，然后归魂泉壤，无复余恨。”帝壮其志节，遂以焮第二子武当公恭为左二军总管。齐平之后，帝乃召焮历观相州宫殿。焮拜贺曰：“陛下真不负先帝矣。”帝大悦，进位上柱国。

宣政元年，兼雍州牧。及周宣营建东京，以焮为京洛营作大监，宫苑制度，皆取决焉。大象初，改食乐陵县，邑户如旧。隋文帝入辅政，停洛阳宫作，焮请入朝。属尉迟迥举兵，焮乃移入金墉，与洛州刺史、平凉公元亨同心固守，仍权行洛阳镇事。相州平，焮方入朝。属文帝初为相国，百僚皆劝进，自以累世受恩，遂不肯署笏，时人绵高其节。及帝践极，拜太傅，

加殊礼，赞拜不名。开皇四年八月薨，时年七十八。赠八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炽事亲孝，奉诸兄以悌顺闻。及其望位隆重，而子孙皆处列位，遂为当时盛族。

子茂嗣。茂有弟十三人，恭、威最知名。

恭位至大将军。从周武平齐，封赞国公，除西兖州总管，以罪赐死。

炽兄善，以中军大都督、南城公从魏孝武西迁，仕至太仆、卫尉卿、汾北华瀛三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永富县公，谥曰忠。子荣定嗣。

荣定沉深有器局，容貌魁伟，美须髯，便弓马。初为魏文帝千牛备身，周文帝见而奇之，授平东将军，赐爵宜君县子。后从周文与齐人战于北芒，周师不利，荣定与汝南公宇文神庆帅精骑击却齐师。以功拜上仪同。寻复以军功进位开府。袭爵永富县公，除忠州刺史。从平齐，加上开府，拜前将军、饮飞中大夫。

其妻，则隋文帝长姊安成长公主也，文帝少与之情契甚厚。荣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，尤相推结。及帝作相，领左右宫伯，使镇守天台，总统露门内两厢仗卫，常宿禁中。遇尉迟迥初平，朝廷颇以山东为意，拜荣定为洛州总管以镇之。前后赐缣四千匹、西凉女乐一部。及受禅，来朝，赐马三百匹、部曲八十户遣之。坐事除名。公主曰：“天子姊乃作田舍儿妻！”上不得已，寻拜右武候大将军。上数幸其第，恩锡甚厚，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，珍味称是。以佐命功，拜上柱国。

历位宁州刺史、右武候大将军、秦州总管，赐吴乐一部。突厥沙钵略寇边，为行军元帅，率总管出凉州。与虏战于高越原，两军相持，地无水，士卒渴甚，至刺马血而饮，死者十二

三。荣定仰天太息，俄而澍雨，军复振。于是进击，数挫其锋，突厥惮之，请盟而去。赐缣万匹，进爵安丰郡公，复封子宪为安康郡公，赐缣五千匹。岁余，拜右武卫大将军。帝欲以为三公，荣定上书固辞，陈畏惧之道，帝乃止。前后赏赐不可胜计。及卒，帝为之废朝，令左卫大将军元旻监护丧事，赙绢三千匹。上谓侍臣曰：“吾每欲致荣定于三事，其人固让不可。今欲赐之，重违其志。”于是赠冀州刺史、陈国公，谥曰懿。子抗嗣。

抗美容仪，性通率，长于巧思。父卒后，恩遇弥厚，所赐钱帛金宝亦以钜万。位定州刺史，检校幽州总管。炀帝即位，汉王谅反，以为抗与通谋，由是除名，以其弟庆袭封陈公。

庆亦有姿容，性和厚，颇工草隶。初封永富郡公，位河东太守、卫尉卿。大业末，为南郡太守，为盗贼所害。

庆弟璉，亦工草隶，颇解钟律。历位颍川、南郡、扶风太守。

炽兄子毅。毅字天武。父岳早卒，及毅著勋，追赠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毅深沉有器度，事亲以孝闻。魏孝武初，起家员外散骑侍郎。时齐神武擅朝，毅慨然有徇主之志。从孝武西迁，封奉高县子。从禽奚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，进爵安武县公。恭帝元年，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改封永安县公。出为幽州刺史。周孝闵帝践阼，进爵神武郡公。保定三年，拜大将军。

时与齐人争衡，戎车岁动，并交结突厥以为外援。突厥已许纳女于周，齐人亦甘言重币，遣使求婚，狄人便欲有悔。朝廷乃令杨荐等累使结之，往返十余，方复前好。至是虽期往逆，犹惧改图。以毅地兼勋戚，素以威重，乃令为使。乃毅至，齐使亦在焉，突厥君臣，犹有贰志。毅抗言正色，以大义责之，累旬乃定，卒以皇后归。朝议嘉之，别封成都县公，进位柱国。

历同州刺史、蒲金二州总管，加上柱国，入为大司马。隋开皇初，拜定州总管。累居藩镇，咸得人和。二年，薨于州，赠襄、郢等六州刺史，谥曰肃。

毅性温和，每以谨慎自守，又尚周文帝第五女襄阳公主，特为朝廷所委信，虽任兼出内，未尝有矜惰之容，时人以此称焉。子贤嗣。

贤字托贤，志业通敏，少知名。宣政元年，授使持节、仪同大将军。开皇中，袭爵神武公，除迁州刺史。

毅第二女即大唐太穆皇后。武德元年，诏赠毅司空、使持节、总管荆郢等十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、杞国公。又追赠贤子绍宣秦州刺史，并袭贤爵。绍宣无子，仍以绍宣兄子德藏嗣。

贺兰祥，字盛乐，其先与魏俱起，有乞伏者，为贺兰莫何弗，因以为氏。后有以良家子镇武川者，遂家焉。父初真，少知名，为乡间所重，尚文帝姊建安长公主。保定二年，追赠太傅、柱国、常山郡公。祥年十一而孤，居丧合礼。长于舅氏，特为周文帝所爱，虽在戎旅，常博延儒生，教以书传。周文初入关，祥与晋公护俱在晋阳，后乃遣使迎致之。解褐奉朝请。少有胆气，志在立功。寻擢补都督，恆居帐下。从平侯莫陈悦，又迎魏孝武，以前后功封抚夷县伯。仍从击潼关，获东魏将薛长儒，又攻回洛拔之。还拜左右直长，进爵为公。

大统九年，从周文与东魏战于芒山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十四年，除都督、荆州刺史，进爵博陵郡公。先是祥尝行荆州事，虽未期月，颇有惠政，至是重往，百姓安之。由是汉南流人襁负至者，日有千数，还近蛮夷莫不款附。祥随机抚纳，咸得其欢心。时盛夏亢阳，祥亲巡境内，观政得失，见有发掘古冢，暴露骸骨，乃谓守令曰：“此岂仁者为政邪！”命所在收葬之。即日澍雨，是岁大有年。境内多

古墓，其俗好行发掘，至是遂息。祥虽周文密亲，性甚清素。州境南接襄阳，西通岷蜀，物产所出，多诸珍异。既与梁通好，行李往来，公私赠遗，一无所受。梁雍州刺史、岳阳王萧詧钦其风素，乃以竹屏风、絺绤之属及经史赠之。祥难违其意，取而付诸所司。周文后闻之，并以赐祥。十六年，拜大将军。周文以泾、渭溉灌之处，渠堰废毁，乃令祥修造富平堰，开渠引水，东注于洛。功用既毕，人获其利。魏废帝二年，行华州事，后改华州为同州，仍以祥为刺史。寻拜尚书左仆射。六官建，授小司马。周孝闵帝践阼，进位柱国、大司马。时晋公护执政，祥与护中表，少相亲爱，军国之事，护皆与祥参谋。及诛赵贵，废闵帝，祥有力焉。

武成初，吐谷浑侵掠州郡，诏祥与宇文贵总兵讨之。祥乃遣其军司檄吐谷浑，与浑广定王、锤留王等战，破之，因拔其洮阳、洪和二城，以其地为洮州。抚安西土，振旅而还。进封凉国公。薨，赠太师、同岐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，谥曰景。

有七子，敬、让、璨、师、宽知名。

敬少历显职，封化隆县侯，后袭爵凉国公。位柱国、华州刺史。

让，大将军、郑州刺史、河东郡公。

璨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宣阳郡公。建德五年，从于并州战歿，赠上仪同大将军，追封清都公。

师，尚明帝女，位上仪同大将军、幽州刺史、博陵郡公。

宽，开府仪同大将军、武始公。入隋，历汴、郑二州刺史，并著政绩。

祥弟隆，大将军、襄乐县公。隋文帝与祥有旧，开皇初，追赠上柱国。

叱列伏龟，字摩头陀，代郡西部人也。其先为部落大人，魏初入附，遂世为第一领人酋长，至龟五世。龟容貌瑰伟，腰带十围，进止详雅，兼有武艺。嗣父业复为领人酋长。魏孝昌三年，以别将从长孙承业西征，累迁金紫光禄大夫。从还洛，授都督，遂为齐神武所宠任，加授大都督。沙苑之败，随例来降。周文帝以其豪门，解缚礼之，仍以邵惠公女妻之。大统四年，封长乐县公。自此常从征讨，亟有战功。历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恆州刺史。卒，子椿嗣。

椿字千年。明帝时，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永世县公。天和初，除左宫伯，进位大将军。

阎庆，字仁度，河阴人也。曾祖善，仕魏历龙骧将军、云州镇将，因家云州之盛乐郡。祖提，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敦煌镇都大将。父进，有谋略，勇冠当时。正光中，拜龙骧将军。属卫可瑰作乱，攻围盛乐，进率众拒守，以功拜盛乐郡守。庆幼聪敏，重然诺，风仪端肃，望之俨然。随父因守盛乐，颇有力焉，拜别将。后以军功拜步兵校尉、中坚将军。既而齐神武举兵入洛，魏孝武西迁，庆谓所亲曰：“高欢将有篡逆之谋，岂可苟安目前，受其控制也？”遂以大统三年自宜阳归阙。稍迁后将军，封安次县子，以功进爵为伯。庆善于绥抚，士卒未休，未尝先舍，故能尽其死力，屡获勋劳。累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云州大中正，加侍中，赐姓大野氏。周孝闵帝践阼，出为河州刺史，进爵石保县公。州居河外，地接戎夷，庆留心抚纳，颇称简惠。就拜大将军，进爵太安郡公。入为小司空，历云、宁二州刺史。庆性宽和，不苛察，百姓悦之。天和六年，进位柱国。

晋公护母，庆之姑也。护虽擅朝，而庆未尝阿附。及护诛，武帝以此重之。诏庆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。庆虽位望隆

重，婚连帝室，常以廉慎自守，时以此称之。建德二年，抗表致事，优诏许焉。庆既衰老，恆婴沉痼。宣帝以其先朝耆旧，特异恆伦，乃诏静帝至第问疾。赐布千段，医药所需，令有司供给。大象二年，拜上柱国。

隋文帝践极，又令皇太子就第问疾，仍供医药之费。开皇二年薨，年七十七。赠司空、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谥曰成。长子常，先庆卒。次子毗嗣。

毗，七岁袭爵石保县公。及长，仪貌矜严，颇好经史，受汉书于萧该，略通大旨。能篆书，草隶尤善，为当时之妙。周武帝见而悦之，命尚清都公主。宣帝即位，拜仪同三司。

隋文帝受禅，以技艺侍东宫。数以瑰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，由是甚见亲待，每称之于上。寻拜车骑，宿卫东宫。上尝遣高颀大阅于龙台泽，诸军部伍多不齐整，唯毗一军，法制肃然。颀言之于上，特蒙赐制。俄兼太子宗卫率长史，寻加上仪同。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为。及太子废，毗坐杖一百，与妻子俱配为官奴婢。二岁放免。

炀帝嗣位，盛修军器，以毗性巧，练习旧事，诏典其职。寻授朝请郎。毗立议，鞬辂车舆，多所增损。擢拜起部郎。

帝尝大备法驾，嫌属车太多，顾谓毗曰：“开皇之日，属车十二乘，于事亦得。今八十一乘，以牛驾车，不足以益文物，朕欲减之，从何为可？”毗曰：“臣初定数，共宇文愷参详故实，据汉胡伯始、蔡邕等议，属车八十一乘。此起于秦，遂为后式。故张衡赋云‘属车九九’是也。次及法驾，三分减一，为三十六乘，此汉制也。又据宋孝建时，有司奏议，晋迁江左，唯设五乘，尚书令建平王宏曰：“八十一乘，义兼六国，三十六乘，无所准凭，江左五乘，俭不中礼。但帝王文物旗旒之数，爰及冕玉，皆用十二，今宜准此，设十二乘。”开皇平陈，因

以为法。今宪章往古，大驾依秦，法驾依汉，小驾依宋，以为差等。”帝曰：“何用秦法！大驾宜三十六，法驾宜十二，小驾除之。”毗研精故事，皆此类也。

长城之役，毗总其事。及帝有事恆岳，诏毗营立坛场。寻转殿内丞，从幸张掖郡。高昌王朝于行所，诏毗持节迎劳，遂将护入东都。寻以母忧去职，末期，起令视事。将兴辽东之役，自洛口开渠达涿郡以通漕，毗督其役。明年，兼领右翊卫长史，营建临朔宫。及征辽东，以本官领武贲郎将，典宿卫。时军围辽东城，帝令毗诣城下宣谕，贼弓弩乱发，流矢中所乘马，毗颜色不变，辞气抑扬，卒事而去。迁殿内少监，又领将作少监。后复从帝征辽东。会杨玄感作逆，帝班师，从至高阳郡，卒。帝甚悼惜之，赠殿内监。

史宁，字永和，建康表氏人也。曾祖豫，仕沮渠氏为临松令。魏平凉州，祖灌随例迁于抚宁镇，因家焉。父遵，初为征虏府铠曹参军。杜洛周构逆，六镇自相屠隐，遵遂率乡里奔恆州。其后恆州为贼所败，遵后归洛阳，拜楼烦郡守。及宁著勋，赠散骑常侍、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谥曰贞。宁少以军功，累加持节、征东将军、金光禄大夫。贺拔胜为荆州刺史，宁以本官为胜军司，随胜之部。会荆蛮骚动，三鹑路绝。宁先驱平之，因抚慰蛮左，翕然降附。寻除南郢州刺史。及胜为大行台，表宁为大都督。攻梁下溘戍破之，封武平县伯。又攻拔梁齐兴镇等九城。未及论功，属孝武西迁，东魏遣侯景寇荆州，宁随胜奔梁。梁武帝引宁至香蹬前，谓之曰：“观卿风表，终是富贵，我当使卿衣锦还乡。”宁答曰：“臣世荷魏恩，位为列将，天长丧乱，本朝倾覆，不能北面事逆贼，幸得息肩有道。倘如明诏，欣幸实多。”因涕泣横流，梁武为之动容。在梁二年，胜乃与宁密图归计。宁曰：“殊异既为梁主所信任，请往见之。”

胜然其言。宁乃见异，申以投分之言，微托思归之意，辞气雅至。异亦嗟挹，为奏梁主，果许胜等归。

大统二年，自梁归，进爵为侯。久之，迁车骑将军，行泾州事。时贼帅莫折后炽寇掠居人，宁率州兵与行原州事李贤讨破之。转东义州刺史。东魏亦以胡梨苟为东义州刺史。宁仅得入州，梨苟亦至，宁逆击破之，斩其洛安郡守冯善道。州既邻接疆场，百姓流移，宁留心抚慰，咸来复业。转凉州刺史。宁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作乱，诏独孤信与宁讨之。宁先至凉州，为陈祸福，城中吏人皆相率降附。仲和仍据城不下，寻亦克之。后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为公。

十六年，宕昌叛羌獠甘作乱，逐其王弥定而自立，并连结傍乞铁勿及郑五丑等。诏宁率军与宇文贵、豆卢宁等讨之。宁别击獠甘，而山路险阻，才通单骑，獠甘已分其党立栅守险。宁进兵攻之，遂破其栅。獠甘将百骑走投生羌巩廉玉。弥定遂得复位。宁以未获獠甘，遂进军大破之，生获獠甘，徇而斩之。并执巩廉玉送阙。所得军实，悉分赏将士，宁无私焉。师还，召宁率所部镇河阳。

宁先在凉州，戎夷服其威惠，迁镇之后，边人并思慕之。魏废帝元年，复除凉甘瓜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初蠕蠕与魏和亲，后更离叛。寻为突厥所破，杀其主阿那环。部落逃逸者，仍奉环之子孙，抄掠河右。宁率兵邀击，获环子孙二人，并其种落酋长。自是每战破之，前后降数万人。进爵安政群公。二年，吐谷浑通使于齐，宁击获之，就拜大将军。宁后遣使诣周文帝请事，周文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等赐宁，谓其使人曰：“为我谢凉州，孤解衣以衣公，推心以委公，善始令终，无损功名也。”

时突厥木汗可汗假道凉州，将袭吐谷浑，周文令宁率骑随

之。军至番禾，吐谷浑已觉，奔于南山。木汗将分兵追之，令俱会于青海。宁谓木汗曰：“树敦、贺真二城是吐谷浑巢穴，今若拔其本根，余种自然离散，此上也。”木汗从之，即分为两军，木汗从北道向贺真，宁趣树敦。浑娑周王率众逆战，宁击斩之。逾山履险，遂至树敦。树敦是浑之旧都，多诸珍藏。而浑主先已奔贺真，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。宁进兵攻之，伪退，浑人果开门逐之，因回兵奋击，门未及阖，宁兵遂得入。生获其征南王，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。浑贺罗拔王依险为栅，欲塞宁路，宁攻破之。木汗亦破贺真，虏浑主妻子，大获珍物。宁还军于青海，与木汗会。木汗握宁手，叹其勇决，并遗所乘良马，令宁于帐前乘之，木汗亲自步送。突厥以宁所图必破，皆畏惮之，咸曰：“此中国神智人也。”及将班师，木汗又遗宁奴婢一百口、马五百匹、羊一万口。宁乃还州，寻被征入朝。属周文帝崩，宁悲恸不已，乃请赴陵所尽哀，并告行师克捷。

周孝闵帝践阼，拜小司徒，出为荆州刺史、荆襄浙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镇防诸军事。宁有谋画，识兵权，临敌指撻，皆如其策，甚得当时之誉。及在荆州，颇自奢纵，贪浊不修法度。尝出，有人诉州佐屈法，宁还付被讼者治之。自是有事者不敢复言，声名大损于西州。保定三年，卒于州，谥曰烈。子雄嗣。

雄字世武。少勇敢，膂力过人，便弓马，有算略。年十四，从宁于牵屯山奉迎周文帝。仍从校猎，弓无虚发，周文叹异之。寻尚周文女永富公主。除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累迁驾部中大夫、司驭中大夫。从柱国、袍罕公辛威镇金城，遂卒于军，时年二十四。雄弟祥。

祥字世休，少有文武才干。仕周，太子车右中士，袭爵武遂县公。隋文帝践阼，拜仪同，领交州事，进爵阳城郡公。在

州颇有惠政。转骠骑将军。伐陈之役，从宜阳公王世积出九江道，破陈师，进拔江州。文帝大悦，下诏慰勉之。进位上开府。寻拜蕲州刺史，迁蕲州总管，征拜左领军将军。复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广破突厥于灵武。迁右卫将军。仁寿中，率兵屯弘化以备胡。炀帝时在东宫，遗祥书，论旧行兵时事，申以恩旨。祥为书陈谢。太子甚亲遇之。

及即帝位，汉王谅作乱，遣其将慕容良自滏口徇黎阳，塞白马津，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。帝以祥为行军总管，军于河阴，久不得济。祥谓军吏曰：‘余公理轻而无谋，又新得志，谓其众可恃，恃众必骄。且河北人先不习兵，所谓拥市人而战，不足图也。’乃令军中修攻具。公理使谍知之，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备。祥于是舫船南岸，公理聚甲当之。祥乃简精锐，于下流潜度。公理拒之，未成列，祥纵击大破之。东趣黎阳，讨慕容良。慕容良弃军走，其众大溃。进位上大将军，赐缣彩七千段、女妓十人、良马二十疋。转太仆卿。帝尝赐祥诗曰：“伯炯朝寄重，夏侯亲遇深，贵耳唯闻古，贱目讵知今？早操劲草质，久有背淮心，扫逆黎山外，振旅河之阴。功已书王府，留情太仆箴。”祥上表辞谢。帝手诏曰：“昔岁劳公，问罪河朔。贼尔日塞两关之路，据仓阻河，公竭诚奋勇，一举而克。故聊示所怀，亦何谢也。”

寻迁鸿胪卿，从征吐谷浑。祥出玉门道，击虏破之。进位右光禄大夫，拜右骁卫大将军。及征辽东，出蹋顿道，不利，由是除名。俄拜燕郡太守，被贼高开道所围，城陷，开道甚礼之。会开道与罗艺通和，送祥于涿郡，卒于涂。子义隆，永年令。

祥弟云，字世高，亦以父勋赐爵武平县公。历位司织下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、莱州刺史。

云弟威，字世仪，亦以父勋赐爵武当县公。

权景宣，字晖远，天水显亲人也。父昙腾，魏陇西郡守，赠秦州刺史。景宣少聪悟，有气侠，宗党皆叹异之。年十七，魏行台萧宝夤见而奇之，表为轻车将军。及宝夤败，景宣归乡里。周文帝平陇右，擢为行台郎中。孝武四迁，授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加平西将军、秦州大中正。大统初，转祠部郎中。景宣晓兵权，有智略。从周文拔弘农，破沙苑，皆先登陷阵。转外兵郎中。从开府于谨援洛阳，景宣督课粮储，军以周济。

时初复洛阳，将修缮宫室，景宣率徒三千，先出采运。会东魏兵至，司州牧元季海等以众少拔还，属城悉叛，道路拥塞。景宣将二十骑且战且走，从骑略尽。景宣轻马突围，手斩数级，驰而获免，因投人家自匿。景宣以久藏非计，乃伪作周文书，招募得五百余人，保据宜阳，声言大军续至。东魏将段琛等率众至九曲，惮景宣不敢进。景宣恐琛审其虚实，乃将腹心自随，诈云迎军，因得西遁。与仪同李延孙相会，攻拔孔城。洛阳以南，寻亦来附。周文即留景宣守张白坞，节度东南义军。东魏将王元轨入洛，景宣与延孙等击走之，以功授大行台左丞。进屯宜阳，攻襄城，拔之，获郡守王洪显。周文嘉之，徵入朝。录前后功，封显亲县男，除南阳郡守。郡邻敌境，旧制发人守防三十五处，多废农桑，而奸宄犹作。景宣至，并除之，唯修起城楼，多备器械，寇盗敛迹，人得肆业焉。百姓称之，立碑颂德。周文特赏粟帛，以旌其能。迁广州刺史。

侯景举河南来附，景宣从仆射王思政经略应接。既而侯景南叛，恐东魏复有其地，以景宣为大都督、豫州刺史，镇乐口。东魏亦遣张伯德为刺史。伯德令其将刘贵平率其戍卒及山蛮，屡来攻逼。景宣珍不满千人，随机奋击，贵平乃退走。进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颍川陷后，周文以乐口等诸城

道路阻绝，悉令拔还。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获罪。景宣号令严明，戎旅整肃，所部全济，独被优赏。仍留镇荆州，委以鷓南之事。

初，梁岳阳王萧詧将以襄阳归朝，仍勒兵攻梁元帝于江陵。詧叛将杜岸乘虚袭之。景宣乃率骑三千助詧。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质。景宣又与开府杨忠取梁将柳仲礼，拔安陆、随郡。久之，随州城人吴士英杀刺史黄道玉，因聚为寇。景宣以英小贼，可以计取之，若声其罪，恐同恶者众。乃与英书，伪称道玉凶暴，归功英等。英等果信之，遂相率而至。景宣执而戮之，获其党与。进攻应城，拔之，获夏侯珍洽。于是应礼安随并平。朝议以景宣威行南服，乃授并安肆郢新应六州诸军事、并州刺史。寻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兼督江、北司二州诸军事，进爵为伯。唐州蛮田鲁嘉自号豫州伯，引致齐兵，大为人害。景宣又破之，获鲁嘉，以其地为郡。转安州刺史。梁定州刺史李洪远初款后叛，景宣恶其怀贰，密袭破之，虏其家口及部众。洪远脱身走免。自是酋帅慑服，无敢叛者。

燕公于谨征江陵，景宣别破梁司空陆法和司马羊亮于涇水。又遣别帅攻拔鲁山。多造舟舫，益张旗帜，临江欲度，以惧梁人。梁将王琳在湘州，景宣遗书喻以祸福，琳遂遣长史席壑因景宣请举州款附。周孝闵帝践阼，征为司宪中大夫。寻除基郡硤平四州五防诸军事、江陵防主，加大将军。保定四年，晋公护东讨，景宣别略河南。齐豫州刺史王士良、永州刺史世怡并以城降。景宣以开府谢彻守永州，开府郭彦守豫州，以士良、世怡及降卒一千人归诸京师。寻而洛阳不守，乃弃二州，拔其将士而还。至昌州而罗阳蛮反，景宣回军破之。还次霸上，晋公护亲迎劳之。天和初，授荆州刺史，总管十七州诸军事，

进爵千金郡公。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款附，表请援兵。敕景宣统水军与皎俱下。景宣到夏口，陈人已至。而景宣以任遇隆重，遂骄傲纵恣，多自矜伐，兼纳贿货，指麾节度，朝出夕改。将士愤怒，莫肯用命。及水军始交，一时奔北，战舰器仗，略无子遗。时卫公直总督诸军，以景宣负败，欲绳以军法。朝廷不忍加罪，遣使就军赦之。寻遇疾卒。赠河、渭、鄆三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如璋嗣，位至开府、胶州刺史。

如璋弟仕玠，仪同大将军、广川县侯。

论曰：王盟始以亲党升朝，终而才能进达，勤宣运始，位列周行，实参迹于功臣，盖弗由于恩泽。谊文武奇才，以刚正见忌，有隋受命，郁为名臣，末路披猖，信有终之克鲜。独孤信威申南服，化洽西州，信著遐方，光昭邻国，虽不免其身，庆延于后，三代外戚，何其盛欤！窦炽仪表魁梧，器识雄远，入参朝政，则嘉谋屡陈，出总藩条，则惠政斯洽。毅忠萧奉上，温恭接下，茂实彰于本朝，义声播于殊俗。并以国华人望，论道当官，荣映一时，庆流来叶。及炽迟疑劝进，有送故之心，虽王公恨恨，何以加此。荣定以功懋赏，以劳定国，保其禄位，貽厥子孙，盛矣。贺兰祥、叱列伏龟、阎庆等虽阶缘戚属，各以功名自终，而毗制造之功，亦足传于后叶。史宁、权景宣并以将帅之才，受内外之宠，总戎薄伐，著克敌之功，布政莅人，垂称职之誉，若此者，岂非有国之良翰欤！然而史在末年，货财亏其雅志，权亦晚节矜骄，丧其威声，惜矣。杨谅干纪，祥独克之，效亦足称云尔。

卷第六十二

列传第五十

王罽 孙长述

王思政 尉迟迥 弟纲 纲子运

王轨 乐运

王罽，字熊罽，京兆霸城人，汉河南尹遵之后，世为州郡著姓。罽质直木强，处物平当，州间敬惮之。魏太和中，除殿中将军，稍迁雍州别驾，清廉疾恶，励精公事。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鉴，见罽雅相钦挹。亮后转定州，启罽为长史。执政者恐罽不称，不许。及梁人寇硖石，亮为都督南讨，复启罽为长史，带锐军。朝廷以亮频举罽，故当可用。及克硖石，罽功居多。先是南岐、东益氏羌反叛，乃拜罽冠军将军，镇梁州，讨平诸贼。还，授西河内史，辞不拜。时人谓曰：‘西河大邦，奉禄优厚，何为致辞？’罽曰：“京洛材木，尽出西河，朝贵营第宅者，皆有求假。如其私办，则力所不堪，若科发人间，又违犯宪法。以此致辞耳。”

后以军功封定阳子，除荆州刺史。梁复遣曹义宗围荆州，堰水灌城，不没者数版。时既内外多虞，未遑救援，乃遗罽铁券，云城全当授本州刺史。城中粮尽，罽乃煮粥与将士均分食之。每出战，常不擐甲胄，大呼告天曰：“荆州城，孝文皇帝所置。天若不佑国家，使箭中王罽额；不尔，王罽须破贼。”

屡经战阵，亦不被伤。弥历三年，义宗方退。进封霸城县公。元颢入洛，以黑为左军大都督。颢败，庄帝以黑受颢官，故不得本州，更除岐州刺史。

时南秦数叛，以黑行南秦州事。黑至州，召其魁帅为腹心，击捕反者略尽。乃谓魁帅等曰：“汝党皆死尽，何用活为！”乃以次斩之。自是南秦无复反者。又诏黑行秦州事。寻迁泾州刺史。未及之部，属周文帝征兵为勤王之举，黑请前驱效命，遂为大都督，镇华州。孝武西迁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别封万年县伯，乃除华州刺史。齐神武率军进潼关，人怀危惧，黑劝勦交士，众心乃安。神武退，拜骠骑大将军，加侍中、开府。尝修州城未毕，梯在城外。神武遣韩轨、司马子如从河东宵济袭黑，黑不觉。比晓，轨众已乘梯入城。黑尚卧未起，闻阁外汹汹有声，便袒身露髻徒跣，持一白棒，大呼而出，谓曰：“老黑当道卧，貉子那得过！”敌见，惊退。逐至东门，左右稍集，合战破之。轨遂投城遁走。文帝闻而壮之。时关中大饥，征税人间谷食，以供军费。或隐匿者，令递相告，多被笞捶，以是人有逃散。唯黑信著于人，莫有隐者，得粟不少诸州，而无怨讟。沙苑之役，神武士马甚盛。文帝以华州冲要，遣使劳黑，令加守备。及神武至城下，谓黑曰：“何不早降？”黑乃大呼曰：“此城是王黑家，死生在此，欲死者来！”神武不敢攻。

后移镇河东，以前后功进爵扶风郡公。河桥之战，王师不利，赵青雀据长安城，所在莫有固志。黑乃大开州门，召城中战士谓曰：“如闻天子败绩，不知吉凶，诸人相惊，咸有异望。王黑受委于此，以死报恩。诸人若有异图，可来见杀。必恐城陷没者，亦任出城。如有忠诚，能与王黑同心，可共固守。”军人见其诚信，皆无异心。及军还，征拜雍州刺史。是蠕蠕度

河南寇，候骑已至豳州。朝廷虑其深入，乃征发士马，屯守京城，堑诸街巷，以备侵轶。右仆射周惠达召黑议之。黑不应命，卧而不起，谓其使曰：“若蠕蠕至渭北者，王黑率乡里自破之，不烦国家兵。何为天子城中，遂作如此惊动！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。”黑轻侮权贵，守正不回，皆此类也。未几，还镇河东。

黑性俭率，不事边幅。尝有台使至，黑为设食，使乃裂去薄饼缘。黑曰：“耕种收获，其功已深，舂爨造成，用力不少，尔之选择，当是未饥。”命左右撤去之。使者愕然大惭。又客与黑食瓜，客削瓜皮，侵肉稍厚，黑意嫌之。及瓜皮落地，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。客甚愧色。性又严急，尝有吏挟私陈事者，黑不暇命捶扑，乃手自取鞞履，持以击之。每至享会，自秤量酒肉，分给将士。时人尚其均平，嗤其鄙碎。黑举动率情，不为巧诈，凡所经处，虽无当时功迹，咸去乃见思。卒于官，赠太尉、都督、相冀等十州刺史，谥曰忠。

黑安于贫素，不营生业，后虽贵显，乡里旧宅，不改衡门，身死之日，家甚贫罄，当时伏其清洁。

子庆远，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阁将军，先黑卒。孙述。

述字长述。少孤为祖黑所养。聪敏有识度。年八岁，周文帝见而奇之曰：“王公有此孙，足为不朽。”解褐员外散骑侍郎，封长安县伯。黑薨，居丧过礼，有诏褒之。免丧，袭封扶风郡公。除中书舍人，修起居注，改封龙门郡公。周受禅，拜宾部下大夫。累迁广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朝议嘉之，就拜大将军。后历襄、仁二州总管，并有能名。隋文帝为丞相，授信州总管，位上大将军。王谦作乱，遣使致书于长述。因执其使，上书，又陈取谦策。上大悦，前后赐金五百两，授行军总管，讨谦。以功进位柱国。开皇初，献平陈计，修营战舰，为上流之师。上善其能，频加赏劳。后数岁，以行军总管击南宁，未

至而卒。上甚伤惜之。赠上柱国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庄。

子谟嗣。谟弟轨，大业末郡守。少子文楷，起部郎。

王思政，太原祁人，汉司徒允之后也。自魏太尉凌诛后，冠冕遂绝。父佑，州主簿。思政容貌魁梧，有筹策，解褐员外散骑侍郎。属万俟丑奴、宿勤明达等扰乱关右，北海王顓讨之，闻思政壮健，启与随军，所有谋议，并与参详。时孝武在藩，素闻其名，乃引为宾客，遇之甚厚。及登大位，委以心膂。预定策功，封祁县侯，为武卫将军。俄而齐神武潜有异图，帝以思政可任大事，拜使持节、中军大将军、大都督，总宿卫兵。思政乃言于帝曰：“洛阳四面受敌，非用武之地。关中有崤函之固，且士马精强。宇文夏州纠合同盟，愿立功效若闻车驾西幸，必当奔走奉迎。藉天府之资，因已成之业，二年修复旧京，何虑不克。”帝深然之。及神武兵至河北，帝乃西迁。进爵太原郡公，拜光禄卿、并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、大都督。

大统之后，思政虽被任委，自以非相府之旧，每不自安。周文帝曾在同州，与群公宴集，出锦罽及杂绫绢数千段，令诸将擣蒲取之。物尽，周文又解所服金带，令诸人遍擣，曰：“先得卢者即与之。”群公擣将遍，莫有得者。次至思政，乃敛容跪而誓曰：“王思政羁旅归朝，蒙宰相国士之遇，方愿尽心效命，上报知己。若此诚有实，令宰相赐知者，愿擣即为卢；若内怀不尽，神灵亦当明之，使不作也，便当杀身以谢所奉。”辞气慷慨，一座尽惊。即拔所佩刀，横于膝上，揽擣蒲，拊髀擣之。比周文止之，已擣为卢矣。徐乃拜而受带。自此朝寄更深。

及河桥之战，思政下马，用长槊左右横击，一击踣数人。时陷阵既深，从者死尽，思政被重创闷绝。会日暮，敌亦收军。思政久经军旅，战唯著破衣弊甲，敌人疑非将帅，故得免。有

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，会已苏，遂相得。乃割衣裹创，扶思政上马，夜久方得还军。仍镇弘农，除侍中、东道行台。思政以玉壁地险要，请筑城。即自营度，移镇之。管汾晋并三州诸军事、并州刺史、行台如故，仍镇玉壁。八年，东魏复来寇，卒不能克。以全城功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，周文亲接援之，乃驿召思政，将镇成皋。未至而班师，复命思政镇弘农。思政入弘农，令开城门，解衣而卧，慰勉将士，示不足畏。数日后，东魏将刘丰生率数千骑至城下，惮之，不敢进，乃引军还。于是修城郭，起楼橹，营田农，积刍秣，凡可以守御者皆具焉。弘农之有备，自思政始也。

十二年，加特进，兼尚书左仆射、行台、都督、荆州刺史。境内卑湿，城堑多坏。思政乃命都督蔺小欢督工匠缮修之。掘得黄金三十斤，夜中密送。至旦，思政召佐史，以金示之曰：“人臣不宜有私。”悉封金送上。周文嘉之，赐钱二十万。思政之去玉壁也，周文命举代人，思政乃进所部都督韦孝宽。其后东魏来寇，孝宽卒能全城，时论称其知人。

十三年，侯景叛东魏，请援乞师。当时未即应接。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，后悔无及，即率荆州步骑万余，从鲁关向阳翟。周文闻思政已发，乃遣太尉李弼赴颍川。东魏将高岳等闻大军至，收军而遁。思政入守颍川。景引兵向豫州，外称略地，乃密遣送款于梁。先是，周文遣帅都督贺兰愿德助景扞御，景既有异图，因厚抚愿德等，冀为己用。思政知景诡诈，乃密追愿德。思政分布诸军，据景七州十二镇。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节、太傅、大将军，兼尚书令、河南大行台、河南诸军事，回授思政，思政并让不受。频使敦喻，唯受河南诸军事。

十四年，拜大将军。九月，东魏太尉高岳、行台慕容绍宗、

仪同刘丰生等率步骑十万来攻颍川，杀伤甚众。岳又筑土山以临城中，飞梯火车，尽攻击之法。思政亦作火，因迅风便投之土山。又射以火箭，烧其攻具。仍募勇士，继而出战，据其两土山，置楼堞以助防守。齐文襄更益兵，堰洧水以灌城。时虽有怪兽，每冲坏其堰。然城被灌已久，多亦崩颓。岳悉众苦攻。思政身当矢石，与士卒同劳苦。岳乃更修堰，作铁龙杂兽，用厌水神。堰成，水大至。城中泉涌溢，悬釜而炊，粮力俱竭。慕容绍宗、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意以为闲，共乘楼船以望城内，令善射人俯射城中。俄而大风暴起，船乃飘至城下。城上人以长钩牵船，弓弩乱发。绍宗窃急，透水而死。丰生浮向土山，复中矢而毙。禽永珍，并获船中器械。思政谓永珍曰：“仆之破亡，在于晷漏。诚知杀卿无益，然人臣之节，守之以死。”乃流涕斩之。并收绍宗等尸，以礼埋瘞。

岳既失绍宗等，志气沮丧，不敢逼城。齐文襄闻之，乃率步骑十万来攻。思政知不济，率左右据土山，因仰天大哭，左右皆号恸。思政西向再拜，便欲自刭。先是，文襄告城中人曰：“有能生致王大将军者，封侯重赏。若大将军身有损伤，亲近左右皆从大戮。”都督骆训固止之，不得引决。齐文襄遣其通直散骑常侍赵彦深，就土山遗以白羽扇而说之，牵手以下。引见文襄，辞气慷慨，涕泪交流，无挠屈之容。文襄以其忠于所事，起而礼之，接遇甚厚。其督将分禁诸州地牢。数年尽死。

思政初入颍川，士卒八千人。被围既久，城中无盐，肿死者十六七，及城陷之日，存者才三千人。虽外无救援，遂无叛者。思政常以勤王为务，不营资产。尝被赐园地，思政出征后，家人种桑果杂树。及还，见而怒曰：“匈奴未灭，去病辞家，况大贼未平，欲事产业，岂所谓忧公忘私邪！”命左右拔而弃之。故身陷之后，家无蓄积。及齐文宣受东魏禅，以思政为都

官尚书、仪同三司。卒，赠以本官，加兖州刺史。

初，思政在荆州，自武关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，置三十余城，并当冲要之地。凡所举荐，咸得其才。

子康，沈毅有度量，后为周文亲信。思政陷后，诏以因水城陷，非战之罪，增邑三千五百户，以康袭爵太原公，除骠骑大将军、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康弟揆，先封中都县侯，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，进爵为公。揆弟邗，封西安县侯。邗弟恭，忠诚县伯。恭弟细，显亲县伯。康姊封齐郡君。康兄元逊亦陷于颍川，封其子景晋阳县侯。康抗表固让，不许。十六年，王师东讨，加康使持节、大都督，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。魏废帝二年，随尉迟迥征蜀，镇天水郡。寻赐姓拓王氏。为鄜州刺史。武成末，除匠师中大夫，转载师。保定二年，历安、襄二州总管，位柱国。入隋，终于汴州刺史。

尉迟迥，字薄居罗，代人也。其先，魏之别种，号尉迟部，因而氏焉。父俟兜，性弘裕有鉴识，尚周文帝姊昌乐大长公主，生迥及纲。迥年七岁，纲年六岁，俟兜病且卒，呼二子，抚其首曰：“汝等并有贵相，但恨吾不见耳，各勉之。”武成初，追赠柱国大将军、太傅、长乐郡公，谥曰定。迥少聪敏，美容仪。及长，有大志，好施爱士。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封西都侯。大统十一年，拜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魏安郡公。十五年，迁尚书左仆射，兼领军将军。迥通敏有干能，虽任兼文武，颇允时望，周文以此深委仗焉。十六年，拜大将军。

侯景之渡江也，梁元帝时镇江陵，请修邻好。其弟武陵王纪在蜀称帝，率众东下，将攻之。梁元帝大惧，移书请救。周文曰：“蜀可图矣！取蜀制梁，在兹一举。”乃与群公会议，诸将多有异同。唯迥以为纪既尽锐东下，蜀必空虚，王师临之，

必有征无战。周文以为然，谓曰：“伐蜀之事，一以委汝。”于是令迥督开府元珍、乙弗亚、侯吕陵始、叱奴兴、綦连雄、宇文升等六军甲士取晋寿，开平林旧道。迥前军临剑阁，纪安州刺史乐广以州先降。纪梁州刺史杨乾运时镇潼水，先已遣使诣阙，密送诚款，然恐其下不从，犹据潼水别营拒守。迥遣元珍、侯吕陵始等袭之，乾运还保潼川。珍等遂围之，乾运降。迥至潼川，大饷将士，度涪江，至青溪，登南原，勒兵讲武，修缮约束，阅器械，自开府以下赏金帛各有差。时夏中连雨，山路险峻，将士疲病者十二三，迥亲自劳问，加以汤药，引之而西。纪益州刺史萧搃婴城自守，进军围之。初，纪至巴郡，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、幽州刺史赵拔扈等为搃外援。迥分遣元珍、乙弗亚等击破之。拔扈等遁走，欣景遂降。搃被围五旬，频战为迥所破。遣使乞降，许之。

搃乃与纪子宜都王圆肃率其文武诣军门请见，迥以礼接之。其吏人等各令复业，唯收僮隶及储积以赏将士。号令严肃，军无私焉。诏以迥为大都督、益潼等十二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。三年，加督六州，通前十八州诸军事。以平蜀功，封一子安固郡公。自剑阁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。迥乃明赏罚，布恩威，绥辑新邦，经略未附，人夷怀而归之。

性至孝，色养不怠，身虽在外，所得四时甘脆，必先荐奉，然后敢尝。大长公主年高多病，迥往在京师，每退朝参候起居，忧悴形于容色。大长公主每为之和颜进食，以宁迥心。周文知其至性，征迥入朝，以慰其母意。遣大鸿胪郊劳，仍赐迥衮冕之服。蜀人思之，为立碑颂德。六官初建，拜小宗伯。

周孝闵帝践阼，进位柱国大将军，以迥有平蜀功，同霍去病冠军之义，改封宁蜀公。迁大司马。寻以本官镇陇右。武成元年，进封蜀国公，邑万户，除秦州总管、秦渭等十四州诸军

事、陇右大都督。保定二年，拜大司马。及晋公护东伐，迥帅师攻洛阳。齐王宪等军于芒山，齐众度河，诸军惊散。迥率麾下反行却敌，于是诸将遂得全师而还。迁太保、太傅。建德初，拜太师，寻加上柱国。宣帝即位，以迥为大右弼，转大前疑，出为相州总管。宣帝崩，隋文帝辅政，以迥位望宿重，惧为异图，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赍诏书以会葬征迥。寻以郟国公韦孝宽代迥为总管。迥以隋文帝当权，将图篡夺，遂谋举兵，留惇而不受代。隋文帝又令候正破六韩裒诣迥喻旨，密与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书，令为之备。迥闻之，杀昶，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楼而令之。于是众咸从命，莫不感激。乃自称大总管，承制署官司。于时赵王招已入朝，留少子在国，迥又奉以号令。迥弟子大将军、成平郡公勤时为青州总管，初得迥书表送之，寻亦从迥。迥所管相、卫、黎、毛、洛、贝、赵、冀、瀛、沧，勤所统青、齐、胶、光、莒诸州皆从之，众数十万。荥州刺史邵国公宇文胄、申州刺史李惠、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国、东潼州刺史曹孝达各据州以应迥。徐州总管司录席毗与前东平郡守毕义绪据兖州及徐州之兰陵郡，亦以应迥。永桥镇将纥豆陵惠以城降迥。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；南连陈人，许割江淮之地。

隋文帝于是征兵讨迥，即以韦孝宽为元帅，阴罗云监诸军，郟国公梁士彦、乐安公元谐、化政公宇文忻、濮阳公宇文述、武乡公崔弘度、清河公杨素、陇西公李询、延寿公于仲文等皆为行军总管。迥遣所署大将军石慈攻建州，刺史宇文弁以州降慈。迥又遣西道行台韩长业攻陷潞州，执刺史赵威，署城人郭子胜为刺史。上仪同赫连士猷攻晋州，即据小乡城。纥豆陵惠袭陷定州之钜鹿郡，遂围恆州。上大将军宇文威攻汴州，上开府莒州刺史乌丸尼、开府尉迟俊率胶、光、青、齐、莒、兖之众围沂州。大将军檀让攻陷曹、亳二州，屯兵梁郡。大将军、

东南道行台席毗众号八万，军于藩城，攻陷昌虑、下邑、丰县。李惠自申州攻永州，焚之而还。宇文胄军于洛口。开府梁子康攻怀州。

魏安公惇率众十万人入武德，军于沁东。孝宽等诸军隔水，相持不进。隋文帝又遣高颍驰驿督战。惇布兵二十余里，麾军小却，欲待孝宽军半度而击之。孝宽因其却，乃鸣鼓齐进，惇遂大败。孝宽乘胜进至鄴，迥与其子惇、佑等又悉其卒十三万，阵于城南。迥别统万人，皆绿巾锦袄，号曰黄龙兵。勤率众五万自青州赴迥，以三千骑先到。迥旧集军旅，虽老，犹被甲临阵。其麾下兵皆关中人，为之力战。孝宽等军失利而却。鄴中士女观者如堵。高颍与李询乃整阵先犯观者，因其扰而乘之。迥众大败，遂入鄴城。迥走保北城，孝宽纵兵围之。李询、贺娄子干以其属先登。迥上楼，射杀数人，乃自杀。勤、惇、佑等东走青州，未至，开府郭衍追及之，并为衍所获。隋文帝以勤初有诚款，特释之。李惠先是自缚归罪，隋文帝复其官爵。

迥末年衰耄，惑于后妻王氏，而诸子多不睦。及起兵，以开府、小御正崔达拏为长史，自余委任，亦多用齐人。达拏文士，无筹略，举措多失纲纪，不能匡救。迥自起兵至于败，凡经六十八日焉。

子宽，大将军、长乐郡公，先迥卒。宽兄谊，开府、资中郡公。宽弟顺，以迥平蜀功，授开府、安固郡公。后以女为宣帝皇后，拜上柱国，封胙国公。顺弟惇，军正下大夫、魏安郡公。惇弟佑耆，西都郡公。皆被诛，而谊等诸子以年幼，并获全。

武德中，迥从孙库部员外郎耆福上表请改葬。朝议以迥忠于周室，有诏许焉，仍赠绢百匹。迥弟纲。

纲字婆罗，少孤，与兄迥依托舅氏。周文帝西讨关陇，迥、

纲与母昌乐大长公主留于晋阳。后方入关。从周文征伐，常陪侍帷幄，出入卧内。以军功封广宗县伯。纲骁果有膂力，善骑射，周文甚宠之，委以心膂。河桥之战，周文马中流矢，因而惊奔。纲与李穆等左右力战，众皆披靡，文帝方得乘马。大统十四年，进爵平昌郡公。废帝二年，拜大将军，兼领军。及魏帝有异谋，言颇漏泄。周文以纲职典禁旅，使密为之备。俄而废帝立齐王，仍以纲为中领军，总宿卫事。

纲兄迥伐蜀，从周文送之于城西，见一走兔，周文命纲射之。誓曰：“若获此兔，必当破蜀。”俄而纲获兔而返。周文喜曰：“事平，当赏汝佳口。”及克蜀，赐纲侍婢二人。又尝从周文北狩云阳，见五鹿俱走，纲获其三。每从游宴，周文以珍异之物令诸功臣射而取之，纲所获辄多。

周孝闵帝践阼，纲以亲戚掌禁兵，除小司马。又与晋公护废帝。明帝即位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武成元年，进封吴国公，邑万户，除泾州总管。历位少傅、大司空、陕州总管。晋公护东讨，乃配纲甲士，留镇京师。大军还，纲复归。天和二年，以纲政绩可纪，赐帛及钱谷等，增邑，以褒赏之。陈公纯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将入塞，诏征纲与大将军王杰率众迎卫于境首。三年，追论河桥功，封一子县公。四年，薨于京师。赠太保，谥曰武。

第二子安以嫡嗣。大象末，位柱国。入隋，历鸿胪卿、左卫大将军。安兄运。

运少强济，志在立功。魏大统十六年，以父勋封安喜县侯。周明帝立，以预定勋，进爵周城县公。历位陇州刺史，再迁左武伯中大夫，寻加军司马。运既职兼文武，甚见委任。进爵广业郡公，转右司卫。时宣帝在东宫，亲狎谄佞，数有罪失。武帝于朝臣内选忠谅鲠正者以匡弼之，于是以运为右宫正。

建德三年，帝幸云阳宫，又令运以本官兼司武，与长孙览辅皇太子居守。俄而卫刺王直作乱，率其党袭肃章门。览惧，走行在所。运时偶在门中，直兵奄至，不暇命左右，乃手自阖门。直党与运争门，斫伤运指，仅而得闭。直既不得入，乃纵火。运恐火尽，直党得进，乃取宫中材木及床等以益火，更以膏油灌之，火转炽。久之，直不得进，乃退。运率留守兵因其退以击之，直大败而走。是夜微运，宫中已不守矣。武帝嘉之，授大将军，赐以直田宅、妓乐、金帛、车马、什物等不可胜数。

四年，出为同州刺史，同州、蒲津、潼关等六防诸军事。帝将伐齐，召运参议，东夏底定，颇有力焉。五年，拜柱国，进爵卢国公。转司武上大夫，总宿卫军事。帝崩于云阳宫，秘未发丧，运总侍卫兵还京师。

宣帝即位，授上柱国。运之为官正也，数进谏于帝。帝不纳，反疏忌之。时运又与王轨、宇文孝伯等皆为武帝亲待。轨屡言帝失于武帝，帝谓运预其事，愈更衔之。及轨被诛，运惧及于祸，寻而得出秦州总管。至州，犹惧不免，遂以忧薨于州。赠太后丞、七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，谥曰忠。子靖嗣。

运弟勤，大象末，青州总管，起兵应伯迥。

勤弟敬，尚明帝女河南公主，位仪同三司。

王轨，太原祁人也，小名沙门。汉司徒允之后，世为州郡冠族。累叶仕魏，赐姓乌丸氏。父光，少雄武，有将帅才略。频有战功，周文帝遇之甚厚。位至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平原县公。轨性质直，起家事辅城公。及武帝即位，累迁内史下大夫，遂处腹心之任。帝将诛晋公护，轨赞成其谋。建德初，转内史中大夫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拜上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封上黄县公，军国之政，皆参预焉。从平并、鄴，以功进位上大将军，进爵郟国公。

及陈将吴明彻入寇吕梁，徐州总管梁士彦频与战不利，乃退保州城。明彻遂堰清水以灌之，列船舰于城下，以图攻取。诏以轨为行军总管，率诸军赴救。轨潜于清水入淮口，多竖大木，以铁锁贯车轮，横截水流，以断其船路，方欲密决其堰以毙之。明彻知之，乃破堰遽退，冀乘决水以得入淮。比至清口，川流已阔，水势亦衰，船并碍于车轮，不复得过。轨因率兵围而蹙之。唯有骑将萧摩诃以二十骑先走，得免。明彻及将士三万余人并器械辎重并就俘获。陈之锐卒，于是歼焉。进位柱国，仍拜徐州总管。轨性严重，善谋略，兼有吕梁之捷，威振敌境。陈人甚惮之。

宣帝之征吐谷浑也，武帝令轨与宇文孝伯并从，军中进趣，皆委轨等，宣帝仰成而已。时宫尹郑译、王端并得幸于宣帝。宣帝军中颇有失德，译等皆预焉。军还，轨等言之于武帝。武帝大怒，乃挞宣帝，除译等名，仍加捶楚。宣帝因此大衔之。轨又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及此事，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负荷。弼深以为然，劝轨陈之。轨后因侍坐，乃白武帝言：“皇太子多凉德，恐不了陛下家事。愚臣暗短，不足以论是非。陛下恆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，识度宏远，而弼比再对臣，深以此事为虑。”武帝召弼问之。弼曰：“皇太子养德春宫，未闻有过。未审陛下何从得闻此言？”既退，轨谓弼曰：“平生言论，无所不道，今者乃尔翻覆！”弼曰：“此公之过也。皇太子国之储副，岂易为言，事有差跌，便至灭门之祸。本谓公密臧否，何得遂至昌言？”轨默然久之，乃曰：“吾专心国家，遂不存私计。向者对众，良实非宜。”其后轨因内宴上寿，又捋武帝须曰：“可爱好老公，但恨后嗣弱耳！”武帝深以为然。但汉王次长，又不才，此外诸子并幼，故不能用其说。

及宣帝即位，追郑译等复为近侍。轨自知必及于祸，谓所

亲曰：“吾昔在先朝，实申社稷至计。今日之事，断可知矣。此州控带淮南，邻接强寇，欲为身计，易同反掌。但忠义之节，不可亏违。况荷先帝厚恩，每思以死自效，岂以获罪于嗣主，便欲背德于先帝？止可于此待死，义不为他计。冀千载之后，知吾此心。”

大象元年，帝使内史杜虔信就徐州杀轨。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切谏，帝不纳，遂诛之。轨立朝忠恕，兼有大功，忽以无罪被戮，天下知与不知皆伤惜。

时京兆郡丞乐运亦以直言数谏于帝。乐运，字承业，南阳涪阳人，晋尚书令广之八世孙。祖文素，齐南郡守。父均，梁义阳郡守。运少好学，涉猎经史。年十五而江陵灭，随例迁长安。其亲属等多被籍没，运积年为人佣保，皆赎免之。事母及寡嫂甚谨，由是以孝闻。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，次其行事为孝义传。性方直，未尝求媚于人。临淄公唐瑾荐之，自柱国府记室为露门学士。前后犯颜屡谏武帝，多被纳用。建德二年，除万年县丞。抑挫豪右，号称强直。武帝嘉之，特许通籍，事有不利于时者，令巨细奏闻。

武帝尝幸同州，召运赴行在所。既至，谓曰：“卿言太子如何人？”运曰：“中人也。”时齐王宪以下并在帝侧，帝顾谓宪等曰：“百官佞我，皆云太子聪明睿智，唯运云中人，方验运之忠直耳。”于是因问运中人之状。运对曰：“班固以齐桓公为中，管仲相之则霸，竖貂辅之则乱。可与为善，亦可与为恶也。”帝曰：“我知之矣。”遂妙选宫官以匡弼之。乃超拜运京兆郡丞。太子闻之，意甚不悦。

及武帝崩，宣帝嗣位，葬讫，诏天下公除，帝及六宫，便议即吉。运上疏曰：“三年之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。先王制礼，安可诬之。礼：天子七月而葬，以候天下毕至。今葬期既促，

事讫便除，文轨之内，奔赴未尽；邻境远闻，使犹未至。若以丧服受吊，不可既吉更凶；如以玄冠对使，未知此出何礼？进退无据，愚臣窃所未安。”书奏，帝不纳。

自是德政不修，数行赦宥。运又上疏曰：“臣谨按周官曰：‘国君之过市，刑人赦。’此谓市者交利之所，君子无故不游观焉，则施惠以悦之也。尚书曰：‘眚灾肆赦。’此谓过误为害，罪虽大，当缓赦之。谨寻经典，未有罪无轻重，溥天大赦之文。故管仲曰：‘有赦者，奔马之委辔；不赦者，痼疽之砺石。’又曰：‘惠者，人之仇讎；法者，人之父母。’吴汉遗言，犹云‘唯愿无赦。’王符著论，亦云：‘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。’大尊岂可数施非常之惠，以肆奸宄之恶乎。”帝亦不纳，而昏暴滋甚。运乃舆棹诣朝堂，陈帝八失：

一曰：内史御正，职在弼谐，皆须参议，共理天下。大尊比来小大之事，多独断之。尧、舜至圣，尚资辅弼，况大尊未为圣主，而可专恣己心？凡诸刑罚爵赏，爰及军国大事，请参诸宰辅，与众共之。

二曰：内作色荒，古人重诫。大尊初临四海，德惠未洽，先搜天下美女，用实后宫，又诏仪同以上女，不许辄嫁。贵贱同怨，声溢朝野。请姬媵非幸御者，放还本族。欲嫁之女，勿更禁之。

三曰：天子未明求衣，日旰忘食，犹恐万机不理，天下拥滞。大尊比来一入后宫，数日不出。所须闻奏，多附内竖。传言失实，是非可惧。事由宦者，亡国之征。请准高祖，居外听政。

四曰：变故易常，乃为政之大忌；淫刑酷罚，非致安之弘规。若罚无定刑，则天下皆惧；政无常法，则人无适从。岂有削严刑之诏未及半祀，便即遣改，更严前制？政令不定，乃至

于此！今宿卫之官，有一夜不直者，罪至削除；因而逃亡者，遂便籍没。此则大逆之罪，与杖十同科。虽为法愈严，恐人情愈散。一人心散，尚或不可止，若天下皆散，将如之何？请遵轻典，并依大律，则亿兆之人，手足有所措矣。

五曰：高祖折雕为朴，本欲传之万世。大尊朝夕趋庭，亲承圣旨。岂有崩未逾年，而遽穷奢丽，成父之志，义岂然乎？请兴造之制，务从卑俭，雕文刻镂，一切勿营。

六曰：都下之人，徭赋稍重。必是军国之要，不敢惮劳。岂容朝夕征求，唯供鱼龙烂漫；士庶从役，只为俳優角抵？纷纷不已，财力俱竭，业业相顾，无复聊生。凡无益之事，请并停罢。

七曰：近见有诏，上书字误者即科其罪。假有忠讷之人，欲陈时事，尺有所短，文字非工，不密失身，义无假手，脱有舛谬，便迫严科。婴径尺之鳞，其事非易；下不讳之诏，犹惧未来。更加刑戮，能无钳口？大尊纵不能采诽谤之言，无宜杜献替之路。请停此诏，则天下幸甚。

八曰：或桑谷生朝，殷王因之获福，今玄象垂戒，此亦兴周之祥。大尊虽灭膳撤县，未尽销谴之理。诚愿谘询善道，修布德政，解兆庶之愠，引万方之罪。则天变可除，鼎业方固。大尊若不革兹八事，臣见周庙不血食矣。

帝大怒，将戮之。内史元严谏，因而获免。翌日，帝颇感悟，召运谓之曰：“朕昨夜思卿所奏，实是忠臣。先皇圣明，卿数有规谏；朕既昏暗，卿复能如此！”乃赐御食以赏之。朝之公卿，初见帝甚怒，莫不为运寒心。后见获赏，又皆相贺，以为幸免兽口。

内史郑译常以私事请托，运不之许，因此衔之。及隋文帝为丞相，译为长史，遂左迁运为广州滢阳令。开皇五年，转毛

州高唐令。频历二县，并有声绩。运常愿处一谏官，从容讽议，而性讦直，为人所排抵，遂不被任用。乃发愤录夏、殷以来谏争事，集而部之，凡六百三十九条，合四十一卷，名曰谏苑。奏上之。隋文帝览而嘉焉。

论曰：王罃刚峭有余，弘雅未之闻也。情安俭率，志在公平。既而奋节危城，抗辞勅敌，梁人为之退舍，高氏不敢加兵。以此见称，信非虚矣。至述不隕门风，亦足称也。王思政驱驰有事之秋，慷慨功名之际。及乎策名霸府，作镇颍川，设萦带之险，修守御之术，以一城之众，抗倾国之师，率疲骹之兵，当劲勇之卒，犹能亟摧大敌，屡建奇功。忠节冠于本朝，义声动于邻听。运穷事蹙，城陷身囚，壮志高风亦足奋于百世矣。尉迟迥地则舅甥，职惟台衮，沐恩累叶，荷眷一时，居形胜之地，受籓维之托，颠而不扶，忧责斯在？及主威云谢，鼎业将迁，九服移心，三灵改卜，遂能志存赴蹈，投袂称兵。忠君之勤未宣，违天之祸便及。校其心，翟义、葛诞之俦欤。纲、运积宣王室，勤劳出内。观其自致荣宠，岂唯恩泽而已乎？夫士之成名，其途不一，盖有不待爵禄而贵，不因学艺而重者何？亦云忠孝而已。若乃竭力以奉其亲者，人子之行也；致身以事其君者，人臣之节也。斯固弥纶三极，囊括百代。当宣帝之在东朝，凶德方兆，王轨志惟无讳，极议于骨肉之间，竟遇淫刑，以至夷灭。若斯人者，人或以为其不忠，则天下莫之信也。观乐运之所以行已之节，其有古之遗直之风乎。

卷第六十三

列传第五十一

周惠达 冯景 苏绰 子威 从兄亮

周惠达，字怀文，章武文安人也。父信，历乐乡、平舒、成平三县令，皆以廉能称。惠达幼有节操，好读书，美容貌。魏齐王萧宝夤为瀛州刺史，召惠达及河间冯景同在阁下，甚礼之。及宝夤还明，惠达随入洛阳。宝夤西征，惠达复随入关。宝夤除雍州刺史，令惠达使洛阳。未还，而宝夤谋反闻于京师。有司以惠达是其行人，将执之。惠达乃私驰还。至潼关，遇大使杨侃。侃谓曰：“何为故入兽口？”惠达曰：“萧王必为左右所误，今往，庶其改图。”及至，宝夤反形已露，不可弥缝。遂用惠达为光禄勋、中书舍人。宝夤既败，唯惠达等数人从之。宝夤语惠达曰：“人生富贵，左右咸言尽节，及遭厄难，乃知岁寒也。”

贺拔岳为关中大行，惠达为岳府属。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惠达遁入汉阳之麦积崖。悦平，归于周文帝。文帝复以为府司马，便委任焉。周文帝为大将军、大行台，以惠达为行台尚书、大将军府司马，封文安县子。周文出镇华州，留惠达知后事。时既承丧乱，庶事多阙。惠达营造戎仗，储积仓粮，简阅士马，以济军国之务，甚为朝廷所称。后拜中书令，进爵为公。大统四年，兼尚书右仆射。其年，周文与魏文帝东讨，令惠达辅魏

太子居守，总留台事。及芒山失律，人情骇动。赵青雀据长安子城反，惠达奉太子出渭桥北以御之。军还，青雀等诛。拜吏部尚书。久之，复为右仆射。自关右草创，礼乐缺然。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，是以仪轨稍备。魏文帝因朝奏乐，顾谓惠达曰：“此卿功也。”惠达虽居显职，性廉退，善下人，尽心勤公，爱拔良士，以此皆敬而附之。薨，子题嗣。隋开皇初，以惠达著绩前代，追封萧国公。

冯景，字长明，河间武垣人也。父杰，为伏与令。景少与周惠达友，俱以客从萧宝夤。宝夤后为尚书右仆射，引景领尚书都令史。正光中，宝夤为关西大行台，景又为行台都令史。及宝夤败还长安，或议归罪阙下，或言留州立功。景曰：“拥兵不还，此罪将大。”宝夤不从，遂反。及宝夤平，景方得还洛。朝廷闻景有谏言，故不罪之。后事贺拔岳为行台郎。岳使景诣齐神武，察其行事。神武闻岳使至，甚有喜色，问曰：“贺拔公讵忆吾邪？”即与景歃血，托岳为兄弟。景还，以状报岳。岳曰：“此奸有余，而实不足。自古王臣无私盟者也，吾料之熟矣。”岳北合费也头，东引纥豆陵伊利，西总侯莫陈悦、河州刺史梁景睿及酋渠为盟誓，共会平凉，移军东下。惧有专任之嫌，使景启孝武帝。帝甚悦。又为岳大都督府从事中郎。后侯莫陈悦平，周文使景于京师告捷。帝有西迁意，因问关中事势。景劝帝西迁。后以迎孝武功，封高阳县伯，除散骑常侍、行台尚书。大统初，诏行泾州事，卒于官。

苏绰，字令绰，武功人，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。累世二千石。父协，武功郡守。绰少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尤善算术。从兄让为汾州刺史，周帝饯于都门外。临别，谓曰：“卿家子弟之中，谁可任用者？”让因荐绰。周文乃召为行台郎中。在官岁余，未见知。然诸曹疑事，皆询于绰而后定。所行公文，绰又

为之条式。台中咸称其能。周文与仆射周惠达论事，惠达不能对，请出外议之。乃召绰，告以其事，绰即为量定。惠达入呈，周文称善，谓曰：“谁与卿为此议者？”惠达以绰对，因称其有王佐才。周文曰：“吾亦闻之久矣。”寻除著作佐郎。

属周文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，行至城西汉故仓地，顾问左右，莫有知者。或曰：“苏绰博物多通，请问之。”周文乃召绰问，具以状对。周文大悦，因问天地造化之始，历代兴亡之迹。绰既有口辩，应对如流。周文益嘉之，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，竟不设网罟而还。遂留绰至夜，问以政道，卧而听之。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，兼述申、韩之要。周文乃起，整衣危坐，不觉膝之前席。语遂达曙不厌。诘朝，谓周惠达曰：“苏绰真奇士，吾方任之以政。”即拜大行台左丞，参典机密。自是宠遇日隆。绰始制文案程式，硃出墨入，及计帐、户籍之法。

大统三年，齐神武三道入寇，诸将咸欲分兵御之，独绰意与周文同。遂并力拒窦泰，擒之于潼关。封美阳县伯。十一年，授大行台度支尚书，领著作，兼司农卿。

周文方欲革易时政，务弘强国富人之道，故绰得尽其智能，赞成其事。减官员，置二长，并置屯田以资军国。又为六条诏书，奏施行之。

其一，先修心，曰：

凡今之方伯守令，皆受命天朝，出临下国，论其尊贵，并古之诸侯也。是以前代帝王，每称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。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，然其理人之本，莫若守宰之最重也。凡理人之体，当先理己心，心者一身之主，百行之本。心不清静，则思虑妄生。思虑妄生，则见理不明。见理不明，则是非谬乱。是非既乱，则一身不能自理，安能理人也？是以理人之要，在于清心而已。夫所谓清心者，非不贪货财之谓，乃欲使

心气清和，志意端静。心和志静，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。邪僻不作，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。率至公之理以临其人，则彼下人孰不从化？是以称理人之本，先在理心。

其次又在理身。凡人君之身者，乃百姓之表，一国之都也。表不正，不可求直影；的不明，不可责射中。今君身不能自理，而望理百姓，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；君行不能自修，而欲百姓修行者，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。故为人君者，必心如清水，形如白玉，躬行仁义，躬行孝悌，躬行忠信，躬行礼让，躬行廉平，躬行俭约，然后继之以无倦，加之以明察。行此八者以训其人。是以其人畏而爱之，则而象之，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。

其二，敦教化，曰：

天地之性，唯人为贵。明其有中和之心，仁恕之行，异于木石，不同禽兽，故贵之耳。然性无常守，随化而迁。化于敦朴者则质直，化于浇伪者则浮薄。浮薄者则衰弊之风，质直者则淳和之俗。衰弊则祸乱交兴，淳和则天下自治。自古安危兴亡，无不皆由所化也。

然世道彫丧，已数百年。大乱滋甚，且二十载。人不见德，唯兵革是闻；上无教化，唯刑罚是用。而中兴始尔，大难未弭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凡百草创，率多权宜。致使礼让弗兴，风俗未反。比年稍登稔，徭赋差轻，衣食不切，则教化可修矣。凡诸牧守令长，各宜洗心革意，上承朝旨，下宣教化矣。

夫化者，贵能扇之以淳风，浸之以太和，被之以道德，示之以朴素。使百姓蠢蠢，日迁于善，邪伪之心，嗜欲之性，潜以消化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此之谓化也。然后教之以孝悌，使人慈爱；教之以仁顺，使人和睦；教之以礼义，使人敬让。慈爱则不遗其亲，和睦则无怨于人，敬让则不竞于物。三者既备，

则王道成矣。此之谓教也。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，还淳反素，垂拱而临天下以至于太平者，莫不由此。此之谓要道也。

其三，尽地利，曰：

人生天地之间，衣食为命。食不足则饥，衣不足则寒。饥寒切体，而欲使人兴行礼让者，此犹逆坂走丸，势不可得也。是以古之圣王知其若此，先足其衣食，然后教化随之。夫衣食所以足者，由于地利尽。地利所以尽者，由于劝课有方。主此教者，在乎牧守令长而已。人者冥也，智不自周，必待劝教然后得尽其力。诸州郡县，每至岁首，必戎敕部人，无问少长，但能操持农器者，皆令就田，垦发以时，勿失其所。及布种既讫，嘉苗须理，麦秋在野，蚕停于室，若此之时，皆宜少长悉力，男女并功，若扬汤救火，寇盗之将至，然后可使农夫不失其业，蚕妇得就其功。若游手怠惰，早归晚出，好逸恶劳，不勤事业者，则正长牒名郡县，守令随事加罚，罪一劝百。此则明宰之教也。

夫百亩之田，必春耕之，夏种之，秋收之，然后冬食之。此三时者，农之要月也。若失其一时，则谷不可得而食。故先王之戒曰：“一夫不耕，天下必有受其饥者；一妇不织，天下必有受其寒者。”若此三时，不务省事，而令人废农者，是则绝人之命，驱以就死然。单劣之户，及无牛之家，劝令有无相通，使得兼济。三农之隙，及阴雨之暇，又当教人种桑植果，艺其蔬菜，修其园圃，畜育鸡豚，以备生生之资，以供养老之具。

夫为政不欲过辞，碎则人烦；劝课亦不容太简，简则人怠。善为政者，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。故诗曰：“不刚不柔，布政优优，百禄是求。”如不能尔，则必陷于刑辟矣。

其四，擢贤良，曰：

天生蒸黎，不能自化，故必立君以理之。人君不能独理，故必置臣以佐之。上自帝王，下及列国，置臣得贤则安，失贤则乱，此乃自然之理，百王不能易也。

今刺史县令，悉有僚吏，皆佐助之人也。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；其州吏以下，并牧守自置。自昔以来，州郡大夫，但取门资，多不择贤良；未曹小吏，唯试刀笔，并不问志行。夫门资者，乃先世之爵禄，无妨子孙之愚瞽；刀笔者，乃身外之末材，不废性行之浇伪。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，是则策骐驎而取千里也；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，是则土牛木马，形似而用非，不可以涉道也。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，是则金相玉质，内外俱美，实为人宝也；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，是则饰画朽木，悦目一时，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。今之选举者，当不限资阴，唯在得人。苟得其人，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，则伊尹、傅说是也，而况兄州郡之职乎？苟非其人，则丹硃、商均虽帝王之胤，不能守百里之封，而况于公卿之胄乎？由此而言，官人之道可见矣。

凡所求材艺者，为其可以理人。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，必以材而为理也；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，将因其官而乱也，何致化之可得乎？是故将求材艺，必先择志行，善者则举之，其志行不善则去之。

而今择人者，多云邦国无贤，莫知所举。此乃未之思也，非适理之论。所以然者，古人有言；明主聿兴，不降佐于昊天；大人基命，不擢才于后土。常引一世之人，理一世之务。故殷、周不待稷、契之臣，魏、晋无假萧、曹之佐。仲尼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”岂有万家之都，而云无士？但求之不勤，择之不审，或授之不得其所，任之不尽其材，故云无耳。古人云：“千人之秀曰英，万人之英曰俊。”今之智效一

官，行闻一邦者，岂非近英俊之士也？但能勤而审之，去虚取实，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，则人无多少，皆足化矣。孰云无贤！

夫良玉未剖，与瓦石相类；名骥未驰，与驽马相杂。及其剖而莹之，驰而试之，玉石骥驽，然后始分。彼贤士之未用也，混于凡品，竟何以异。要任之以事业，责之以成务，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。或吕望之屠钓，百里奚之饭牛，宁生之扣角，管夷吾之三败，当此之时，悠悠之徒，岂谓其贤？及升王朝，登霸国，积数十年，功成事立，始识其奇士也。于是后世称之，不容于口。彼环玮之才，不世之杰，尚不能以未遇之时，自异于凡品，况降此者哉！若必待太公而后用，是千载无太公；必待夷吾而后任，是百世无夷吾。所以然者，士必从微而至著，功必积小以至大，岂有未任而已成，不用而先达也？若识此理，则贤可求，士可择。得贤而任之，得士而使之，则天下之理，何向而不可成也？

然善官人者，必先省其官。官省，则善人易充。善人易充，则事无不理。官烦，则必杂不善之人。杂不善之人，则政必有得失。故语曰：“官省则事省，事省则人清；官烦则事烦，事烦则人浊。”清浊之由，在于官之烦省。案今吏员，其数不少。昔人殷事广，尚能克济，况今户口减耗？依员而置，犹以为少。如闻在下州郡，尚有兼假，扰乱细人，甚为无理。诸如此辈，悉宜罢黜，无得习常。

非直州郡之官，宜须善人，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，皆当审择，各得一乡之选，以相监统。夫正长者，理人之基。基不倾者上必安。

凡求贤之路，自非一途。然所以得之审者，必由任而试之，考而察之。起于居家，至于乡党，访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则人道明矣，贤与不肖别矣。率此以求，则庶无愆悔矣。

其五，恤狱讼，曰：

人受阴阳之气以生，有情有性。性则为善，情则为恶。善恶既分，赏罚随焉。赏罚得中，则恶止而善劝；赏罚不中，则人无所措手足，则怨叛之心生。是以先王重之，特加戒慎者，欲使察狱之官，精心悉意，推究根源。先之以五听，参之以证验。妙睹情状，穷鉴陷伏，使奸无所容，罪人必得。然后随事加刑，轻重皆当，舍过矜愚，得情勿喜。又能消息情理，斟酌礼律，无不曲尽人心，而远明大教，使获罪者如归。此则善之上者也。然宰守非一，不可人人皆有通识，推理求情，时或难尽。唯当率至公之心，去阿枉之志，务求曲直，念尽平当。听察之理，必穷所见，然后拷讯以法，不苛不暴，有疑则从轻，未审不妄罚，随事断理，狱无停滞。此亦其次。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，同人木石，专用捶楚。巧诈者，虽事彰而获免；辞弱者，乃无罪而被罚。有如此者，斯则下矣，非共理所寄。今之宰守，当勤于中科，而慕其上善。如在下条，则刑所不赦。

又当深思远大，念存德教。先王之制曰：与杀无辜，宁赦有罪；与其害善，宁其利淫。明必不得中，宁滥舍有罪，不谬害善人也。今之从政者则不然，深文巧劾，宁致善人于法，不免有罪于刑。所以然者，非皆好杀人也，但云为吏宁酷，可免后患。此则情存自便，不念至公，奉法如此，皆奸人也。夫人者，天地之贵物，一死不可复生。然楚毒之下，以痛自诬，不被申理，遂陷刑戮者，将恐往往而有。是以自古已来，设五听三宥之法，著明慎庶狱之典，此皆爱人甚也。凡伐木杀草，田猎不顺，尚违时令而亏帝道；况刑罚不中，滥害善人，宁不伤天心，犯和气！和气损而欲阴阳调适，四时顺育，万物阜安，苍生悦乐者，不可得也。故语曰，一夫吁嗟，王道为之倾覆，正谓此也。凡百宰守，可无慎乎！

若深奸巨猾，伤化败俗，悖乱人伦，不忠不孝，故为背道，杀一利百，以清王化，重刑可也。识此二途，则刑政尽矣。

其六，均赋役，曰：

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位，曰仁。何以聚人，曰财。明先王必以财聚人，以仁也。今寇逆未平，军国费广，虽未遑减省，以恤人瘼，然宜令平均，使下无怨。平均者，不舍豪强而征贫弱，不纵奸巧而困愚拙，此之谓均也。故圣人曰：“盖均无贫。”

然财货之生，其功不易。纺绩织绩，起于有渐，非旬日之间，所可造次。必须劝课，使预营理。绢乡先事织经，麻土早修纺绩。先时而备，至时而输，故王赋获供，下人无困。如其不预劝戒，临时迫切，复恐稽缓，以为己过，捶扑交至，取办目前。富商大贾，缘兹射利，有者从之贵买，无者与之举息。输税之人，于是弊矣。

租税之时，虽有大式，至于斟酌贫富，差次先后，皆事起于正长，而系之于守令。若斟酌得所，则政和而人悦；若检理无方，则吏奸而人怨。又差发徭役，多不存意，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，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。守令用怀如此，不存恤人之心，皆王政之罪人也。

周文甚重之，常置诸坐右。又令百司习诵之，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，不得居官。

自有晋之季，文章竞为浮华，遂以成俗。周文欲革其弊，因魏帝祭庙，群臣毕至，乃命绰为大诰，奏行之。其词曰：

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，庶邦百辟，咸会于王庭。柱国泰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。时乃大稽百宪，敷于庶邦，用绥我王度。皇帝若曰：“或尧命羲和，允厘百工。舜命九官，庶绩咸熙。武丁命说，克号高宗。时惟休哉，朕其钦若。格尔有位，胥暨

我太祖之庭，朕将丕命女以厥官。”

六月丁巳，皇帝朝格于太庙，凡厥具僚，罔不在位。

皇帝若曰：“咨我元辅、群公、列将、百辟、卿士、庶尹、御事，朕惟夤敷祖宗之灵命，稽于先王之典训，以大诰于尔在位。昔我太祖神皇，肇膺明命，以创我皇基。烈祖、景宗，廓开四表，底定武功。暨乎文祖，诞敷文德。龚惟武考，不覆其旧。自时厥后，陵夷之弊，用兴大难于彼东土，则我黎庶，咸坠涂炭。惟台一人，纘戎下武，夙夜祗畏，若涉大川，罔识攸济。是用稽于帝典，揆于王度，拯我人瘼。惟彼哲王，示我通训，曰天生黎蒸，罔克自义，上帝降鉴叡圣，植元后以义之。时惟元后弗克独义，博求明德，命百辟群吏以佐之。肆天之命辟，辟之命这，惟以恤人，弗惟逸豫。辟惟元首，庶黎惟趾，股肱惟弼。上下一体，各勤攸司，兹用克臻于皇极。故其彝训曰：‘后克艰厥后，臣克艰厥臣，政乃义。’今台一人，膺天之嘏，既陟元后。股肱百辟，义服我国家之命，罔不咸守厥职。嗟！后弗艰厥后，臣弗艰厥臣，政于何弗敦？呜呼艰哉！凡尔在位，其敬听命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柱国，惟四海之不造，载繇二纪。天未绝我太祖、烈祖之命，用锡我以元辅。国家将附，公惟栋梁。皇之弗极，公惟作相。百揆愆度，公惟大录。公其允文允武，克明克义，迪七德，敷九功，翕暴除乱，下绥我苍生，傍施于九正，若伊之在商，周之有吕，说之相丁，用保我无疆之祚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群公、太宰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。惟公作朕鼎足，以弼乎朕躬。宰惟天官，克谐六职。尉惟司武，武在止戈。徒惟司众，敬敷五教。空惟司土，利用厚生。惟时三事，若三阶之在天；惟兹四辅，若四时之成岁。天工人其代诸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列将，汝惟鹰扬，作朕爪牙。寇贼奸宄，蛮

夷猾夏，汝徂征。绥之以惠，董之以威，刑期无刑，万邦咸宁。俾八表之内，莫违朕命，时汝功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庶邦列辟，汝惟守土，作人父母。人惟不胜其饥，故先王重农；不胜其寒，故先王贵女工。人之不率于孝慈，则骨肉之恩薄；弗悖于礼让，则争夺之萌生。惟兹六物，实为教本。呜呼！为上在宽，宽则人怠，齐之以礼，不刚不柔，稽极于道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卿士、庶尹、凡百御事，王省惟岁，卿士惟月，庶尹惟日，御事惟时。岁月日时，罔易其度，百宪咸贞，庶绩其凝。呜呼！惟若王官，陶均万国，若天之有斗，斟元气，酌阴阳，弗失其和，苍生永赖；悖其序，万物以伤。时惟艰哉！”

皇帝若曰：“惟天地之道，一阴一阳；礼俗之变，一文一质。爰自三五，以迄于兹，匪惟相革，惟其救弊；匪惟相袭，惟其可久。惟我有魏，承乎周之末流，接秦、汉遗弊，袭魏、晋之华诞，五代浇风，因而未革，将以穆俗兴化，庸可暨乎！嗟我公辅、庶僚、列辟，朕惟否德，其一朕心力，祇慎厥艰，克遵前王之丕显休烈，弗敢怠荒。咨尔在位，亦协于朕心，悖德允元，惟厥艰是务。克捐厥华，即厥实，背厥伪，崇厥诚。勿愆勿忘，一乎三代之彝典，归于道德仁义，用保我祖宗之丕命。荷天之休，克绥我万方，永康我黎庶。戒之哉，朕言不再。”

柱国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：“‘亶聪明，作元后，元后作人父母’。惟三五之王，率繇此道，用臻于刑措。自时厥后，历千载未闻。惟帝念功，将反叔世，逖致于雍熙，庸锡降丕命于我群臣。博哉王言，非言之难，行之实难。臣闻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’。商书曰；‘终始惟一，德乃日新。’惟帝

敬厥始，慎厥终，以跻日新之德，则我群臣，敢不夙夜对扬休哉！惟兹大谊，未光于四表，以迈种德，俾九域幽遐，咸昭奉元后之明训，率迁于道，永膺无疆之休。”

帝曰：“钦哉。”

自是之后，文笔皆依此体。

绰性俭素，不事产业，家无余财。以海内未平，常以天下为已任。博求贤俊，共弘政道，凡所荐达，皆至大官。周文亦推心委任，而无间言焉。或出游，常预署空纸以授绰，若须有处分，则随事施行。及还，启知而已。绰常谓为国之道，当爱人如慈父，训人如严师。每与公卿议论，自昼达夜，事无巨细，若指诸掌。积思劳倦，遂成气疾。十二年，卒于位，时年四十九。

周文痛惜之，哀动左右。及将葬，乃谓公卿等曰：“苏尚书平生谦退，敦尚俭约。吾欲全其素志，便恐悠悠之徒，有所未达；如其厚加赠谥，又乖宿昔相知之道。进退惟谷，孤有疑焉。”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而进曰：“或晏子，齐之贤大夫，一狐裘三十年。及其死也，遣车一乘。齐侯不夺其志。绰既操履清白，廉挹自居，愚谓宜从俭约，以彰其美。”周文称善，因荐瑶于朝廷。及绰归葬武功，唯载，以布车一乘。周文与群公，皆步送出同州郭外。周文亲于车后酌酒而言曰：“尚书平生为事，妻子兄弟不知者，吾皆知之。惟尔知吾心，吾知尔意。方欲共定天下，不幸遂舍吾去，奈何！”因举声恸哭，不觉卮坠于手。至葬日，又遣使祭以太牢，周文自为其文。

绰又著佛性论、七经论，并行于世。周明帝二年，以绰配享文帝庙廷。子威嗣。

威字无畏。少有至性，五岁丧父，哀毁有若成人。周文帝时，袭爵美阳县公，仕郡功曹。大冢宰宇文护见而礼之，以其

女新兴公主妻焉。威见护专权，恐祸及已，逃入山。为叔父所逼，卒不获免。然每居山寺，以讽读为娱。未几，授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改封怀道县公。武帝亲总万机，拜稍伯下大夫。前后所授，并辞疾不拜。

有从父妹适河南元世雄。世雄先与突厥有隙，突厥入朝，请世雄及其妻子，将甘心焉。周遂遣之。威以夷人昧利，遂标卖田宅，罄资产赎世雄。论者义之。宣帝嗣位，就拜开府。

隋文帝为丞相，高颀屡言其贤，亦素重其名，召入卧内，与语大悦。居月余，威闻禅代之议，遁归田里。高颀请追之。帝曰：“此不欲预吾事，且置之。”及受禅，征拜太子少保，追赠其父邳国公，以威袭焉。俄兼纳言，威上表陈让，优诏不许。

帝尝与文献皇后对觞，召威及高颀、杨素、广平王雄四人，谓曰：“太史言朕祚运尽于三年，朕忧懣，故举此酒耳。今欲营南山险处，与公等固之，以观时变，将如何？”威进曰：“周文修德，旋地动之灾；宋景一言，退法星三舍。愿陛下恢崇德度，享天之休。若弃德恃险，同舟之人，谁非敌国！纵南山之岨，安足固哉？”帝善其言，属之以酒。

初，威父绰在魏，以国用不足，为征税法，颇称为重。既而叹曰：“所为者正如张弓，非平世法也。后之君子，谁能弛乎？”威闻其言，每以为己任。至是，奏减赋役，务从轻典，帝悉从之。渐见亲重，与高颀参掌朝政。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，因盛陈节俭之美，谕帝。帝为改容，雕饰旧物，悉命除毁。帝尝怒一人，将杀之。威入阁进谏，不纳。帝怒甚，将自出斩之。威当前不去，帝避之而出。威又遮止帝，帝拂衣入。良久，乃召威谢曰：“公能若是，吾无忧矣。”于是赐马二匹、钱十余万。岁余，寻复兼大理卿、京兆尹、御史大夫，本官悉如故。

持书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领五职，安繁恋剧，无举贤自代心。帝曰：“苏威朝夕孜孜，志存远大，举贤有阙，何遽迫之。”顾谓威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！”因谓朝臣曰：“苏威不遇我，无以措其言；我不得苏威，何以行其道？杨素才辩无双，至若斟酌古今，助我宣化，非威匹也。苏威若逢乱世，商山四皓，岂易屈哉！”其见重如此。

未几，拜刑部尚书，解少保、御史大夫官。后京兆尹废，检校雍州别驾。时高颀与威同心，协赞政刑，大小无不筹之，故革运数年，天下称平。俄转户部尚书，纳言如故。属山东诸州人饥，帝令威振恤之。迁吏部尚书，兼领国子祭酒。隋承战争之后，宪章踳驳。帝令朝臣厘改旧法，为一代通典，律令格式多威所定。世以为能。九年，拜尚书右仆射。其年，以母忧去职，柴毁骨立。敕勉谕殷勤，未几，起令视事。固辞，优诏不许。明年，帝幸并州，命与高颀同总留事。俄追诣行在所，使决人讼。

寻令持节巡抚江南，得以便宜从事。过会稽，逾五岭而还。江表自晋已来，刑法疏缓，代族贵贱，不相陵越。平陈之后，牧人者尽改变之，无长幼悉使诵五教。威加以烦鄙之辞，百姓嗟怨。使还，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。上以江表初平，召户部尚书张婴，责以政急。时江南州县又论言欲徙之入关，远近惊骇。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，生啗县令，啖其肉。于是旧陈率土毕反，执长吏，抽其肠而杀之，曰：“更使依诵五教邪！”寻诏内史令杨素讨平之。时突厥都蓝可汗屡为患，复令威至可汗所。

威子夔以公子盛名，引致宾客，四海士大夫多归之。时议乐，夔与国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。于是夔、妥各为一议，使百僚署其所同。朝廷多附威，同夔者十八九。妥恚曰：“吾席间

函丈四十余年，反为昨暮兒之所屈也！”遂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、吏部侍郎薛道衡、尚书右丞王弘、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为朋党，省中呼王弘为世子，李同和为叔，言二人如威子弟。复言威以曲道任其从父弟彻、肃等罔冒为官。又国子学请黎阳人王孝逸为书学博士，威属卢恺，以为其府参军。上令蜀王秀、上柱国虞庆则等杂按之，事皆验。帝以宋书谢晦传中朋党事令威读之。威惧，免冠顿首。帝曰：“谢已晚矣！”于是免威官爵，以开府就第。知名之士，坐威得罪者百余人。未几，帝曰：“苏威德行者，但为人误耳。”命之通籍。

岁余，复爵邳公，拜纳言。从祠太山，坐不敬免。俄而复位。帝谓群臣曰：“世人言苏威诈清，家累金玉，此妄言也。然其性狠戾，不切世要，求名太甚，从己则悦，违之必怒，此其大病耳。”仁寿初，复拜尚书右仆射。帝幸仁寿宫，以威总留事。及帝还，御史奏威职事多不理。帝怒，诘责威。威谢，帝亦止。

炀帝嗣位，上将大起长城之役，威谏止之。高颎、贺若弼之诛也，威坐相连免官。岁余，拜鲁郡太守，修羽仪。召拜太常卿。从征吐谷浑，进拜右光禄大夫。岁余，复为纳言，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、黄门侍郎裴矩、御史大夫裴蕴、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，时人称为五贵。及征辽东，以本官领右武卫大将军，进位光禄大夫，赐爵房陵侯，寻进封房公。以年老乞骸骨，不许。复以本官参掌选事。明年，从征辽东，领右御卫大将军。

杨玄感之反，帝引威于帐中，惧见于色，谓曰：“此小兒聪明，得不为患邪？”威曰：“粗疏非聪明者，必无虑，但恐浸成乱阶耳。”威见劳役不已，百姓思乱，以此微欲讽帝。帝竟不悟。

从还，至涿郡，诏威安抚关中，以其孙尚鞏直长儼副。威子鸿胪少卿夔先为关中简黜大使。一家三人，俱使关右，三辅荣之。岁余，帝手诏曰：“玉以洁润，丹紫莫能渝其质；松表岁寒，霜寻莫能凋其采。可谓温仁劲直，性之然乎。房公威，先后旧臣，朝之宿齿，栋梁社稷，弼谐朕躬，守文奉法，卑身率礼。昔汉之三杰，辅惠帝者萧何；周之十乱，佐成王者邵奭。国之宝器，其在得贤。参璟台阶，具瞻斯允。虽事藉论道，终期献替，铨衡时和，朝寄为重。可开府仪同三司，余并如故。”威当时尊重，朝臣莫与为比。

后从幸雁门。为突厥所围，朝廷危惧。帝欲轻骑溃围而出。威谏曰：“城守则我有余力，轻骑则彼之所长。陛下万乘主，何宜轻脱！”帝乃止。突厥俄亦解围去。车驾次太原，威以盗贼不止，劝帝还京师，深根固本，为社稷计。帝初从之，竟用宇文述等议，遂往东都。天下大乱，威知帝不可匡正，甚患之。属帝问盗贼事。宇文述曰：“盗贼信少，不足为虞。”威不能诡对，以身隐殿柱。帝呼问之。威曰：“臣非职司，不知多少，但患其渐近。”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威曰：“他日贼据长白山，今者近在荥阳、汜水。”帝不悦而罢。属五月五日，百僚上饗，多以珍玩，威献尚书一部，微以讽帝。帝弥不平。后复问伐辽东事，威对顾赦群盗，遣讨高丽，帝益怒。御史大夫裴蕴希旨，令御史张行本，奏威昔在高阳典选，滥授人官，怯畏突厥，请还京师。帝令案其事，乃下诏曰：“威立性朋党，好异端，怀挟诡道，徼幸名利，诋诃律令，谤讪台省。昔岁薄伐，奉述先志，凡预切问，各尽胸臆，而威不以开怀，遂无对命。启沃之道，其若是乎！”于是除名。后月余，人有奏威与突厥阴谋不轨。大理簿责威。威自陈精诚不能上感，瑕纇屡彰，罪当万死。帝悯而释之。其年，从幸江都宫。帝将复用威，裴蕴、

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，帝乃止。

宇文化及弑逆，以威为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化及败，归于李密。密败，归东都，越王侗以为上柱国、邳公。王世充僭号，署太师。威自以隋室旧臣，遭逢丧乱，所经之处，皆与时消息，以求容免。

及太宗平世充，坐于东都阖闾门内，威请谒见，称老病不能拜起。上遣人数之曰：“公隋朝宰辅，政乱不能匡救，遂令品物涂炭，君弑国亡。见李密、世充皆拜伏舞蹈。今既老病，无劳相见。”寻入长安，至朝堂请见，高祖又不许。终于家，时年八十二。

威行己清俭，以廉慎见称。然每至公议，恶人异己，虽或小事，必固争之。时人以为无大臣之体。所修格令章程，并行于当世，颇伤烦碎，论者以为非简久之法。及大业末年，尤多征役，至于论功行赏，威每承望风旨，辄寝其事。时群盗蜂起，郡县有奏闻者，又诘使人，令减贼数，故出师攻讨，多不克捷。由是遂致败乱，为物议所讥。子夔。

夔字伯尼。聪敏有口辩，然性轻险无行。八岁诵诗，兼解骑射。年十三，从父至尚书省。与安德王雄射，赌得骏马而归。十四诣学，与诸儒议论，词致可观。见者皆称善。及长，博览群言，尤以锤律自命。初名哲，字知人，父威由是改之，颇为有识所哂，起家太子通事舍人。杨素见而奇之，每戏威曰：“杨素无儿，苏夔无父。”后与郑译、何妥议乐，得罪，议寝不行。著乐志十五篇以见其志。数载，迁太子舍人，以罪免居数年。仁寿三年，诏天下举达礼乐源者。晋王昭时为雍州牧，举夔。与诸州所举五十余人谒见。帝望夔，谓侍臣曰：“唯此一人，称吾所举。”于是拜晋王友。

炀帝嗣位，历太子洗马、司朝谒者。以父免职，夔亦去官。

后历尚书职方郎、燕王司马。辽东之役，以功拜朝散大夫。时帝方勤远略，蛮夷来朝。帝谓宇文述、虞世基曰：“四夷率服，观礼华夏，鸿胪之职，须归令望。宁有多才艺美容仪，可接宾客者为之乎？”威以夔对。即日拜鸿胪少卿。其年，高昌王麹伯雅来朝，朝廷妻以公主。夔有雅望，令主婚。

其后延安、弘化等数郡盗贼屯结，诏夔巡关中。及突厥围雁门，夔于镇城东南为弩楼、车箱、兽圈，一夕而就。帝见善之。以功进位通议大夫。坐父事，除名。后会丁母忧，不胜哀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

绰弟椿，字令钦。性廉慎，沈勇有决断。魏正光中，关右贼乱，椿应募讨之，授荡寇将军。以功累迁中散大夫，赐爵美阳子。大统初，拜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赐姓贺兰氏。后除帅都督，行弘农郡事。椿当官强济，特为周文帝所知。

十四年，置当州乡师，自非乡望允当众心者不得预焉。乃令驿追椿，领乡兵。其年，破槃头氏有功，除散骑常侍，加大都督。十六年，征随郡。军还，除武功郡守。既为本邑，以清俭自居，小大之政，必尽忠恕。进爵为侯，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。卒。子植嗣。

亮字景顺，绰从兄也。祖稚，字天佑，位中书侍郎、玉门郡守。父祐，泰山郡守。

亮少通敏，博学好属文，善章奏，与弟湛等皆著名西土，一家举二秀才。亮初举秀才，至洛阳，过河内常景。景深器之，而谓人曰：“秦中才学可以抗山东者，将此人乎！”魏齐王萧宝夤引为参军。宝夤迁大将军，仍为之掾。宝夤雅相知重，凡有文檄谋议，皆以委之。寻行武功郡事，甚著声绩。宝夤作乱，以亮为黄门侍郎。亮善处人间，与物无忤。及宝夤败，从之者多遇祸，唯亮获全。及长孙承业、尔硃天光等西讨，并以亮为

郎中，专典文翰。贺拔岳为关西行台，引亮为左丞，典机密。

魏孝武西迁，迁吏部郎中。大统二年，拜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中书舍人。魏文帝子宜都王式为秦州刺史，以亮为司马。帝谓亮曰：“黄门侍郎岂可为秦州司马？直以朕爱子出藩，故以心腹相委，勿以为恨。”临辞，赐以御马。八年，封临泾县子，除中书监，领著作，修国史。亮有机辩，善谈笑。周文帝甚重之，有所筹议，率多会旨。记人之善，忘人之过，荐达后进，常如弗及，故当世敬慕。历秘书监、大行台尚书，出为岐州刺史。朝廷以其作牧本州，特给路车、鼓吹，先还其宅，并给骑士三千，列习仪，游乡党，经过故人，欢饮旬日，然后入州。世以为荣。十七年，征拜侍中，卒于位。赠本官。

亮少与从弟绰俱知名，然绰文章稍不逮亮，至于经画进趣，亮又减之。故世称二苏焉。亮自大统以来，无岁不转官，一年或至三迁。金曰才至，不怪其速也。所著文笔数十篇，颇行于世。子师嗣，以亮名重于时，起家黄门侍郎。

亮弟湛，字景俊。少有志行，与亮俱著名西土。年二十余，举秀才，除奉朝请，领侍御史，加员外散骑侍郎。萧宝夤西讨，以湛为行台郎中，深见委任。及宝夤将谋叛逆，湛时卧疾于家。宝夤乃令湛从母弟天水姜俭谓湛曰：“吾不能坐受死亡，今便为身计，不复作魏臣也。与卿死生荣辱，方当共之，故以相报。”湛闻之，举声大哭。俭遽止之曰：“何得便尔？”湛曰：“阖门百口，即时屠灭，云何不哭！”哭数十声，徐谓俭曰：“为我白齐王，王本以穷而归人，赖朝廷假王羽翼，遂得荣宠至此。既属国步多虞，不能竭诚报德，岂可乘人间隙，便有问鼎之心乎！今魏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王之恩义，未洽于人，破亡之期，必不旋踵。苏湛终不能以积世忠贞之基，一旦为王族灭也。”宝夤复令俭谓湛曰：“此是救命之计，不得不尔。”湛

复曰：“凡举大事，当得天下奇士。今但共长安博徒小兒辈为此计，岂有办哉？湛不忍见荆棘生王户庭也。愿赐骸骨还旧里，庶归全地下，无愧先人。”宝夤素重之，知必不为已用，遂听还武功。宝夤后果败。

孝庄帝即位，征拜尚书郎。帝尝谓之曰：“闻卿答萧宝夤，甚有美辞，可为我说之。”湛顿首谢曰：“臣自惟言辞不如伍被远矣，然始终不易，窃谓过之。但臣与宝夤周旋契阔，言得尽心，而不能令其守节，此臣之罪也。”孝庄大悦，加散骑侍郎。寻迁中书。孝武初，以疾还乡里，终于家。赠散骑常侍、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

湛弟让，字景恕。幼聪敏，好学，颇有人伦鉴。初为本州主簿，稍迁别驾、武都郡守、镇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及周文帝为丞相，引为府属，甚见亲待。出为卫将军、南汾州刺史，有善政。寻卒官。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泾州刺史。

论曰：周惠达见礼宝夤，遂契阔于戎寇，不以夷险易志，斯固笃终之士也。周文提剑而起，百度草创，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，修太平之礼于鼎峙之日，终能斫雕为朴，变奢从俭，风化既被，而下肃上尊，疆埸屡动，而内安外附，斯盖苏绰之力也。邳公周道云季，方事幽贞，隋室龙兴，首应旌命。绸缪任遇，穷极宠荣，久处机衡，多所损益，罄竭心力，知无不为。然志尚清俭，体非弘广，好同恶异，有乖直道，不存易简，未为通德。历事二帝，三十余年，虽废黜当时，终称遗老。君邪而不能正言，国亡而情均众庶，予违汝弼，徒闻其语，疾风劲草，未见其人。礼命阙于兴王，抑亦此之由也。夔志识沈敏，方雅可称，若天假之年，足以不亏堂构矣。

卷第六十四

列传第五十二

韦孝宽 兄夔 夔子世康

韦瑱 子师 柳虬 弟桧、庆 庆子机 机子述

机弟弘、旦、肃 机从子謩之

韦叔裕，字孝宽，京兆杜陵人也，少以字行。世为三辅著姓。祖直善，魏冯翊、扶风二郡守。父旭，武威郡守。建义初，为大行台右丞，加辅国将军、雍州大中正。永安二年，拜右将军、南豳州刺史。时氏贼数为抄窃，旭随机招抚，并即归附。寻卒官，赠司空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惠。孝宽沈敏和正，涉猎经史。弱冠，属萧宝夤作乱关右，乃诣阙，请为军前驱。朝廷嘉之，即拜统军。随冯翊公长孙承业西征，每战有功。拜国子博士，行华山郡事。属侍中杨侃为大都督，出镇潼关，引孝宽为司马。侃奇其才，以女妻之。永安中，授宣威将军、给事中，寻赐爵山北县男。普泰中，以都督从荆州刺史源子恭镇穰城，以功除淅阳郡守。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，同隶荆州，与孝宽情好款密，政术俱美，荆部吏人号为连璧。孝武初，以都督镇城。周文帝自原州赴雍州，命孝宽随军。及克潼关，即授弘农郡守。从矜窻泰，兼左丞，节度宜阳兵马事。仍与独孤信入洛，为阳城郡守，复与宇文贵、怡峰应接颍川义徒，破东魏将任祥、尧雄于颍川。孝宽又进平乐口，下豫州，获刺史冯邕。又从战于

河桥。时大军不利，边境骚然，乃令孝宽以本将军行宜阳郡事。寻迁南兖州刺史。是岁，东魏将段琛、尧杰复据宜阳，遣其阳州刺史牛道恆扇诱边人。孝宽深患之，乃遣谍人访获道恆手迹，令善学书者伪作道恆与孝宽书，论归款意，又为落烬烧迹，若火下书者，还令谍人送于琛营。琛得书，果疑道恆，其所欲经略，皆不见用。孝宽知其离阻，因出奇兵掩袭，禽道恆及琛等，崤澠遂清。大统五年，进爵为侯。八年，转晋州刺史，寻移镇玉壁，兼摄南汾州事。先是，山胡负险，屡为劫盗，孝宽示以威信，州境肃然。进授大都督。

十二年，齐神武倾山东之众，志图西入，以玉壁冲要，先命攻之。连营数十里，至于城下。乃于城南起土山，欲乘之以入。当其山处，城上先有两高楼。孝宽更缚木接之，令极高峻，多积战具以御之。齐神武使谓城中曰：“纵尔缚楼至天，我会穿城取尔。”遂于城南凿地道，又于城北起土山，攻具，昼夜不息。孝宽复掘长堑，要其地道，仍简战士屯堑。城外每穿至堑，战士即擒杀之。又于堑外积柴贮火，敌人有在地道内者，便下柴火，以皮排吹之。火气一冲，咸即灼烂。城外又造攻车，车之所及，莫不摧毁，虽有排楯，莫之能抗。孝宽乃缝布为幔，随其所向则张设之。布悬于空中，其车竟不能坏。城外又缚松于竿，灌油加火，规以烧布，并欲焚楼。孝宽复长作铁钩，利其锋刃，火竿一来，以钩遥豁之，松麻俱落。外又于城四面穿地，作二十一道，分为四路，于其中各施梁柱。作讫，以油灌柱，放火烧之，柱折，城并崩坏。孝宽又随崩处，竖木栅以捍之，敌不得入。城外尽其攻击之术，孝宽咸拒破之。神武无如之何，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征谓曰：“未闻救兵，何不降也？”孝宽报云：“我城池严固，兵食有余，攻者自劳，守者常逸，岂有旬朔之间，已须救援？适忧尔众有不反之危。孝宽关西男

子，必不为降将军也。”俄而孝征复谓城中人曰：“韦城主受彼荣禄，或复可尔，自外军士，何事相随入汤火中邪？”乃射募格于城中云：“能斩城主降者，拜太尉，封开国郡公，邑万户，赏帛万匹。”孝宽手题书背，反射城外，云：“若有斩高欢者，一依此赏。”孝宽弟子迁，先在山东，又锁至城下，临以白刃云：“若不早降，便行大戮。”孝宽慷慨激扬，略无顾意。士卒莫不感励，人有死难之心。神武苦战六旬，伤及病死者十四五，智力俱困，因而发疾。其夜遁去。后因此忿恚，遂殂。魏文帝嘉孝宽功，令殿中尚书长孙绍远、左丞王悦至玉壁劳问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建忠郡公。

废帝二年，为雍州刺史。先是，路侧一里置一土堠，经雨颓毁，每须修之。自孝宽临州，乃勒部内，当堠处植槐树代之。既免修复，行旅又得庇阴。周文后见，怪问知之，曰：“岂得一州独尔，当令天下同之。”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，十里种三树，百里种五树焉。恭帝元年，以大将军与燕公于谨伐江陵，平之，以功封穰县公。还，拜尚书右仆射，赐姓宇文氏。三年，周文北巡，命孝宽还镇玉壁。周孝闵帝践祚，拜小司徒。明帝初，参麟趾殿学士，考校图籍。保定初，以孝宽立勋玉壁，置勋州，仍授勋州刺史。齐人遣使至玉壁，求通互市。晋公护以其相持日久，绝无使命，一日忽来求交易，疑别有故。又以皇姑、皇世母先没在彼，因其请和之际，或可致之。遂令司门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，共孝宽详议。孝宽乃于郊盛设供帐，令公正接对使人，兼论皇家亲属在东之意。使者辞色甚悦。时又有汾州胡抄得关东人，孝宽复放东还，并致书一牋，具陈朝廷欲敦邻好。遂以礼送皇姑及护母等。孝宽善于抚御，能得人心，所遣间谍入齐者，皆为尽力。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，遥通书疏。故齐动静，朝廷皆先知。时有主帅许益，孝宽度以心膺，令守

一城。盆乃以城东入。孝宽怒，遣谋取之，俄而斩首而还。其能致物情如此。

汾州之北，离石以南，悉是生胡，抄掠居人，阻断河路。孝宽深患之，而地入于齐，无方诛剪。欲当其要处，置一大城。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，甲士百人，遣开府姚岳监筑之。岳色惧，以兵少为难。孝宽曰：“计成此城，十日即毕。既去晋州四百余里，一日创手，二日伪境始知，设令晋州征兵，二日方集，谋议之间，自稽三日，计其军行，二日不到。我之城隍，足得办矣”。乃令筑之。齐人果至南首，疑有大军，乃停留不进。其夜，又令汾水以南，傍介山、稷山诸村，所在纵火。齐人谓是军营，遂收兵自固。版筑克就，卒如其言。

四年，进位柱国。时晋公护将东讨，孝宽遣长史辛道宪启陈不可，护不纳。既而大军果不利。后孔城遂陷，宜阳被围。孝宽乃谓其将帅曰：“宜阳一城之地，未能损益。然两国争之，劳师数载。彼多君子，宁乏谋猷？若弃崤东，来图汾北，我之疆界，必见侵扰。今宜于华谷及长秋速筑城，以杜贼志。脱其先我，图之实难。”于是画地形，具陈其状。晋公护令长史叱罗协谓使人曰：“韦公子孙虽多，数不满百。汾北筑城，遣谁固守？”事遂不行。

天和五年，进爵郟国公，增邑通前一万户。是岁，齐人果解宜阳之围，经略汾北，遂筑城守之。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东，请与孝宽相见。明月云：“宜阳小城，久劳战争。今既入彼，欲于汾北取偿，幸勿怪也。”孝宽答曰：“宜阳彼之要冲，汾北我之所弃。我弃彼图，取偿安在？且若辅翼幼主，位重望隆，理宜调阴阳，抚百姓，焉用极武穷兵，构怨连祸！且沧、瀛大水，千里无烟，复欲使汾、晋之间，横尸暴骨，苟贪寻常之地，涂炭疲弊之人，窃为君不取。”孝宽参军曲岩颇知卜筮，谓孝

宽曰：“来年东朝必大相杀戮。”孝宽因令岩作谣歌曰：“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。”百升，斛也。又言：“高山不摧自崩，榭树不扶自竖。”令谋人多赉此文，遗之于鄴。祖孝征既闻，更润色之，明月竟以此诛。

建德之后，武帝志在平齐。孝宽乃上疏陈三策。

其第一策曰：“臣在边积年，颇见间隙，不因际会，难以成功。是以往岁出军，徒有劳费，功绩不立，由失机会。何者？长淮之南，旧为沃土，陈氏以破亡余烬，犹能一举平之。齐人历年赴救，丧败而反。内离外叛，计尽力穷。传不云乎：‘讎有衅焉，不可失也。’今大军若出轶关，方轨而进，兼与陈氏共为犄角；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

鵠；又募山南骁锐，沿河而下，复遣北山稽胡绝其并、晋之路。凡此诸军，仍令各募关、河之外劲勇之士，厚其爵赏，使为前驱。岳动川移，雷骇电激，百道俱进，并趋虏庭。必当望旗奔溃，所向摧殄。一戎大定，实在此机。”

其第二策曰：“若国家更为后图，未即大举，宜与陈人分其兵势。三鵠以北，万春以南，广事屯田，预为贮积。募其骁悍，立为部伍。彼既东南有敌，戎马相持，我出奇兵，破其疆场。彼若兴师赴援，我则坚壁清野，待其去远，还复出师。常以边外之军，引其腹心之众。我无宿春之费，彼有奔命之劳。一二年中，必自离叛。且齐氏昏暴，政出多门，鬻狱卖官，唯利是视，荒淫酒色，忌害忠良。阖境熬然，不胜其弊。以此而观，覆亡可待。然后乘间电扫，事等摧枯。”

其第三策曰：“窃以大周土宇，跨据关、河，蓄席卷之威，持建瓴之势。太祖受天明命，与物更新，是以二纪之中，大功克举。南清江、汉，西翕巴、蜀，塞表无虞，河右底定。唯彼赵、魏，独为榛梗者，正以有事三方，未遑东略。遂使漳、滏

游魂，更存余晷。昔勾践亡吴，尚期十载；武王取乱，犹烦再举。今若更存遵养，且复相时，臣谓宜还崇邻好，申其盟约，安人和众，通商惠工，蓄锐养威，观衅而动。斯则长策远驭，坐自兼并也。”

书奏，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伟、开府伊娄谦等重币聘齐。尔后遂大举，再驾而定山东。卒如孝宽之策。

孝宽每以年迫悬车，屡请致仕。帝以海内未平，优诏弗许。至是，复称疾乞骸骨。帝曰：“往已面申本怀，何烦重请也。”

五年，帝东伐，过幸玉壁。观御敌之所，深叹美之，移时乃去。孝宽自以习练齐人虚实，请为先驱。帝以玉壁要冲，非孝宽无以镇之，乃不许。及赵王招率兵出稽胡，与大军犄角，乃敕孝宽为行军总管，围守华谷以应接之。孝宽克其四城。武帝平晋州，复令孝宽还旧镇。及帝凯旋，复幸玉壁。从容谓孝宽曰：“世称老人多智，善为军谋。然朕唯共少年一举平贼，公以为如何？”孝宽对曰：“臣今衰耄，唯有诚心而已。然昔在少壮，亦曾输力先朝，以定关右。”帝大笑曰：“实如公言。”乃诏孝宽随驾还京。拜大司空，出为延州总管，进位上柱国。

大象元年，除徐、兖等十一州十五镇诸军事、徐州总管。又为行军元帅，徇地淮南。乃分遣已公宇文亮攻黄城，郿公梁士彦攻广陵，孝宽率众攻寿阳，并拔之。初，孝宽到淮南，所在皆密送诚款。然彼五门，尤为险要，陈人若开塘放水，即津济路绝。孝宽遽令分兵据守之。陈刺史吴文立果遣决堰，已无及。于是陈人退走，江北悉平。军还，至豫州，宇文亮举兵反，立以数百骑袭孝宽营。时亮国官茹宽密白其状，孝宽有备，亮不得入，遁走，孝宽追获之。诏以平淮南之功，别封一子滑国公。

及宣帝崩，隋文帝辅政。时尉迟迥先为相州总管，诏孝宽代之。又以小司徒叱列长叉为相州刺史，先令赴鄴。孝宽续进，至朝歌，迥遣其大都督贺兰贵赉书候孝宽。孝宽留贵与语以察之，疑其有变，遂称疾徐行。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，密以伺之。既到汤阴，逢长叉奔还。孝宽兄子魏郡守艺又弃郡南走。孝宽审知其状，乃驰还。所经桥道，皆令毁撤，驿马悉拥以自随。又勒驿将曰：“蜀公将至，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。”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，驿司供设丰厚，所经之处，皆辄停留，由是不及。

时或劝孝宽，以为洛京虚弱，素无守备，河阳镇防，悉是关东鲜卑，迥若先往据之，则为祸不小。乃入保河阳。河阳城内，旧有鲜卑八百人，家并在鄴，见孝宽轻来，谋欲应迥。孝宽知之，遂密造东京官司，诈称遣行，分人诣洛受赐。既至洛阳，并留不遣。因此离解，其谋不成。

六月，诏发关中兵，以孝宽为元帅东伐。七月，军次河阳。迥所署仪同薛公礼等围逼怀州，孝宽遣兵击破之。进次怀县永桥城之东南，其城既在要冲，雉堞牢固，迥已遣兵据之。诸将士以此城当路，请先攻取。孝宽曰：“城小而固，若攻而不拔，损我兵威。今破其大军，此亦何能为也？”于是引军次于武陟，大破迥子惇，惇轻骑奔鄴。军次于鄴西门豹祠之南，迥自出战，又破之。迥穷迫自杀。兵士在小城中者，尽坑之于游豫园。诸有未服，皆随机讨之。关东悉平。十月，凯还京师。十一月，薨，时年七十二。赠太傅、十二州诸军事、雍州牧，谥曰襄。

孝宽在边多载，屡抗强敌。所有经略，布置之初，人莫之解；见其成事，方乃惊服。虽在军中，笃意文史，政事之余，每自披阅。末年患眼，犹令学士读而听之。又早丧父母，事兄嫂甚谨，所得俸禄，不入私房。亲族有孤遗者，必加振赡。朝

野以此称焉。长子谏，年十岁，魏文帝欲以女妻之。孝宽辞以兄子世康年长。帝嘉之，遂以妻世康。

孝宽有六子，总、寿、霁、津知名。

总字善会，聪敏好学。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纳言、京兆尹。武帝尝戏总曰：“卿师尹帝乡，故当不以富贵威福乡里邪？”总乃正色对曰：“陛下擢臣非分，窃谓已鉴愚诚。今奉严旨，便似未照丹赤。岂可久忝此职，用疑圣虑。请解印绶，以避贤能。”帝大笑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五年，从武帝东征。总每率麾下，先驱陷敌，遂于并州战歿，时年二十九。赠上大将军，追封河南郡公，谥曰贞。六年，重赠柱国、五州刺史。

子国成嗣，后袭孝宽爵郟国公。隋文帝追录孝宽旧勋，开皇初，诏国成食封三千户，收其租赋。

寿字世龄，以贵公子早有令誉。位京兆尹。武帝亲征齐，委以后事。以父军功，赐爵永安县侯。隋文帝为丞相，以其父平尉迟迥，拜寿仪同三司，进封滑国公。文帝受禅，历位恆、毛二州刺史，颇有能名。以疾征还，卒于家。谥曰定。仁寿中，文帝为晋王昭纳其女为妃。其子保彦嗣。

寿弟霁，位太常少卿、安邑县伯。

霁弟津，位内史侍郎、户部侍郎、判尚书事。

孝宽兄夔。夔字敬远，志尚夷简，澹于荣利。弱冠，被召拜雍州中从事，非其好也，遂谢疾去。前后十见征辟，皆不应命。属周文帝经纶王业，侧席求贤，闻夔养高不仕，虚心敬悦，遣使辟之，备加礼命。虽情谕甚至，而竟不能屈。弥以重之，亦弗之夺也。所居之宅，枕带林泉。夔对玩琴书，萧然自逸，时人号为居士焉。至有慕其闲素者，或载酒从之，夔亦为之尽欢，接对忘倦。明帝即位，礼敬愈厚。乃为诗以贻之曰：“六

爻贞遁世，三辰光少微。颖阳让逾远，沧州去不归。香动秋兰佩，风飘莲叶衣。坐石窥仙洞，乘槎下钓矶。岭松千仞直，岩泉百丈飞。聊登平乐观，遥望首阳薇。讵能同四陷，来参余万机？”夔答帝诗，愿时朝谒。帝大悦，敕有司日给河东酒一斗，号之曰逍遥公。时晋公护执政，广营第宅。尝召夔至宅，访以政事。夔仰视其堂，徐而叹曰：“酣酒嗜音，峻宇雕墙，有一于此，未或弗亡。”护不悦。有识者以为知言。陈遣其尚书周弘正来聘，素闻夔名，请与相见。朝廷许之。弘正乃造夔，谈谑尽日，恨相遇之晚。后请夔至宾馆，夔不时赴。弘正乃赠诗曰：“德星犹未动，真车讵肯来？”其为当时所钦挹如此。

武帝尝与夔夜宴，大赐之缣帛，令侍臣数人负以送出。夔唯取一匹，示承恩旨而已，帝以此益重之。孝宽为延州总管，夔至州，与孝宽相见。将还，孝宽以所乘马及辔勒与夔。夔以其华饰，心弗欲之。笑谓孝宽曰：“昔人不弃遗簪坠履者，恶与之同出，不与同归。吾之操行，虽不逮前烈，然舍旧录新，亦非吾志也。”于是乃乘旧马以归。武帝又以佛、道、儒三教不同，诏夔辨其优劣。夔以三教虽殊，同归于善，其迹似有深浅，其致理如无等级。乃著《三教序》奏之。帝览而称善。时宣帝在东宫，亦遗夔书，并令以帝所乘马迎之，问以立身之道。夔对曰：“《传》不云乎，俭为德之恭，侈为恶之大。欲不可纵，志不可满。并圣人之训也，愿殿下察之。”

夔子瓘，行随州刺史，因疾物故。孝宽子总复于并州战歿。一日之中，凶问俱至。家人相对悲恸，而夔神色自若，谓之曰：“死生命也，去来常事，亦何足悲！”援琴抚之如旧。夔又雅好名义，虚襟善诱，虽耕夫牧竖，有一介可称者，皆接引之。特与族人处玄及安定梁旷为放逸之友。少爱文史，留情著述，手自抄录数十万言。晚年虚静，唯以体道会真为务，旧所制述，

咸削其藁，故文笔多并不存。

建德中，夔以年老，预戒其子等曰：“昔士安以籩箪束体，王孙以布囊绕尸，二贤高达，非庸才能继。吾死之日，可敛旧衣，勿更新造。使棺足周尸，牛车载柩，坟高四尺，圻深一丈。其余烦杂，悉无用也。朝晡奠食，于事弥烦，吾不能顿绝汝辈之情，可朔望一奠而已。仍荐蔬素，勿设牲牢。亲友欲以物吊祭者，并不得为受。吾常恐临终恍惚，故以此言预戒汝辈。瞑目之日，勿违吾志也。”宣政元年二月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七。武帝遣使吊祭，赠赙有加。其丧制葬礼，诸子等并遵其遗戒。子世康。

世康幼而沈敏，有器度。年十岁，州辟主簿。在魏，弱冠为直寝，封汉安县公，尚周文帝女襄乐公主，授仪同三司。仕周，历位典祠下大夫，沔、硤二州刺史。从武帝平齐，授司州总管长史。时东夏初定，百姓未安，世康绥抚之，士庶胥悦。入为户部中大夫，进位上开府，转司会中大夫。尉迟迥之乱，隋文谓世康曰：“汾、绛旧是周、齐分界，因此乱阶，恐生摇动，今以委公。”因授绛州刺史。以雅望镇之，阖境清肃。

世康性恬，素好古，不以得丧干怀。在州有止足之志，与子弟书曰：“吾生因绪余，夙沾纓弁，驱驰不已，四纪于兹，亟登袞命，频莅方岳，志除三惑，心慎四知，以不贪而为实，处脂膏而莫润。如斯之事，颇为时悉。今耄虽未及，壮年已谢。霜早梧楸，风先蒲柳。眼闇更剧，不见细书；足疾弥增，非可趋走。禄岂须多，防满则退；年不待暮，有疾便辞。况 襄春秋已高，温清宜奉，晨昏有阙，罪在我躬。今世穆、世文，并从武役，吾与世冲，复婴远任，陟岵瞻望，此情弥切。桓山之悲，倍深常恋。意欲上闻，乞遵礼教，未访汝等，故遣此及。兴言远慕，感咽难胜。”诸弟报以事恐难遂，乃止。

在任有惠政，奏课连最，擢为礼部尚书。世康寡嗜欲，不慕势贵，未尝以位望矜物。闻人之善，若己有之，亦不显人过咎，以求名誉。进爵上庸郡公。转吏部尚书，选用平允，请托不行。以母忧去职，固辞，乞终私制。上不许。开皇七年，将事江南，议重方镇，拜襄州刺史。坐事免。未几授安州总管，迁信州总管。十三年，复拜吏部尚书，前后十余年间，多所进拔，朝廷称为廉平。

尝因休暇，谓子弟曰：“吾闻功遂身退，古人常道。今年将耳顺，志在悬车，汝辈以为云何？”子福嗣答曰：“大人澡身浴德，名立官成。盈满之戒，先哲所重，欲追踪二疏，伏奉尊命。”后因侍宴，世康再拜陈让，愿乞骸骨。上曰：“冀与公共理天下，今之所请，深乖本望。纵筋力衰谢，犹屈公卧临一隅。”于是出拜荆州总管。时天下唯置荆、并、杨、益四大总管，并、杨、益三州并亲王临统，唯荆州委于世康，时论以此为美。世康为政简静，百姓爱悦。卒于州。上闻而痛惜，赠大将军，谥曰文。

世康性孝友，初以诸弟位并隆贵，独季弟世约宦途不达，共推父时田宅尽以与之。世多其义。

长子福子，位司隶别驾。

次子福嗣，位内史舍人。后以罪黜。杨玄感之乱，从卫玄战，败于城北，为玄感所获。令为文檄，词甚不逊。寻背玄感还东都，帝衔之，车裂于高阳。

少子福奖，通事舍人。在东都，与玄感战没。

世康兄洸，字世穆。性刚毅，有器干，少便弓马。仕周，释褐直寝上士。数从征伐，累迁开府，赐爵卫国县公。隋文帝为丞相，从季父孝宽击尉迟迥于相州，以功拜柱国，进襄阳郡公。时突厥寇边，皇太子屯咸阳，令洸统兵出原州道。与虜相

遇，击破之。拜江陵总管，俄拜安州总管。伐陈之役，为行军总管。及陈平，拜江州总管。略定九江，遂进图岭南。上与书慰勉之。洸至广州，岭表皆降之。上闻而大悦，许以便宜从事。洸所绥集二十四州，拜广州总管。岁余，番禺夷王仲宣反，以兵围洸，洸拒之，中流矢卒。赠上柱国，赐绵绢万段，谥曰敬。

子协，字钦仁。好学有雅量，位秘书郎。其父在广州有功，上命协赉诏书劳问，未至而父卒。上以其父死王事，拜协柱国，历定、息、秦三州刺史，有能名。卒官。

洸弟瓘，字世恭。御正下大夫，仪同三司、行随州刺史。

瓘弟芝，字世文。周武帝时，以军功位上仪同，赐爵修武县侯，授左旅下大失，出为魏郡太守。及隋文帝为丞相，尉迟迥阴图不轨，朝廷遣芝季父孝宽驰往代迥。孝宽将至鄴，诈病止传舍，从迥求药，以密观变。芝因投孝宽，即从孝宽击迥。以功进位上大将军，改封武威县公，以修武县侯别封一子。文帝受禅，进封魏兴郡公，拜齐州刺史。为政通简，士庶怀惠。迁营州总管。芝容貌瑰伟，每夷狄参谒，必整仪卫，盛服以见之，独坐满一榻。蕃人畏惧，莫敢仰视。而大修产业，与北夷贸易，家资巨万。颇为清论所讥。卒官。谥曰怀。

芝弟冲，字世冲。以名家子，在周释褐卫公府礼曹参军。从大将军元定度江伐陈，为陈人所虏。周武帝以币赎还之。帝复令冲以马千匹使陈，赎开府贺拔华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还。冲有辞辩，奉使称旨。累迁小御伯下大夫，加上仪同，拜汾州刺史。

隋文帝践阼，征兼散骑常侍，进位开府，赐爵安固县侯。岁余，发南汾州胡千余人北筑长城，在途皆亡。上呼冲问计，冲曰：“皆由牧宰不称所致，请以理绥静，可不劳兵而定。”上因命冲绥怀叛者，月余，并赴长城。上降书劳勉之。寻拜石

州刺史，甚得诸胡欢心。以母忧去职。俄起为南宁州总管，持节抚慰，复遣柱国王长述以兵继进。冲既至南宁，渠帅首领皆诣府参谒。上大悦，下诏褒扬之。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，掠人之妻，士卒纵暴，边人失望。上闻之，大怒，令蜀王秀按其事。益州长史元岩性方正，按冲无所宽贷。竟坐免官。其弟太子洗马世约谮岩于皇太子。上谓太子曰：“古人云：‘酤酒酸而不售者，为噬犬耳。’今何用世约乎！”世约遂除名。

后令冲检校括州事。时东阳贼帅陶子定、吴州贼帅罗慧方并聚众为乱，冲率兵破之。改封义丰县侯，检校泉州事，迁营州总管。冲容貌都雅，宽厚得众心，抚靺鞨、契丹，皆能致其死力。奚、勳畏惧，朝贡相续。高丽尝入寇，冲击走之。及文帝为豫章王暕纳冲女为妃，征拜户部尚书。卒官。少子挺知名。

韦瑱，字世珍，京兆杜陵人也。世为三辅著姓。曾祖惠度，姚泓尚书郎。随刘义真过江，仕宋为顺阳太守、行南雍州事。后于襄阳归魏，拜中书侍郎，赠洛州刺史。祖千雄，略阳郡守。父英，代郡守，赠兖州刺史。瑱幼聪敏，有夙成之量。起家太尉府法曹参军，累迁谏议大夫。周文帝为丞相，封长安县男。转行台左丞，迁南郢州刺史，复令为行台左丞。瑱明察有干局，再居左辖，时论荣之。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加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从战河桥，进爵为子。大统八年，齐神武侵汾、绛，瑱从周文御之。军还，以本官镇蒲津关，带中丞，单城主。历鸿胪卿。以望族兼领乡兵，加帅都督，进散骑常侍。

魏恭帝二年，赐姓宇文氏。三年，除瓜州刺史。州通西域，蕃夷往来，前后刺史多受赂遗，胡寇犯边，又莫能御。瑱雅性清俭，兼有武略，蕃夷赠遗，一无所受。胡人畏威，不敢为寇。公私安静，夷夏怀之。周孝闵帝践祚，进爵平齐县伯。秩满还京，吏人恋慕，老幼追送，留连十数日方得出境。明帝嘉之，

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卒，赠岐、宜二州刺史，谥曰惠。又追封为公，诏其子峻袭。

峻位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峻子德政，隋大业中给事郎。峻弟师。

师字公颖。少沈谨，有至性。初就学，始读《孝经》，舍书而叹曰：“名教之极，其在兹乎！”少丁父母忧，居丧尽礼，州里称其有孝行。及长，略涉经史，尤工骑射。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，转宾曹参军。师雅知诸蕃风俗及山川险易，其有夷狄朝贡，师必接对，论其国俗，如视诸掌。夷人惊服，无敢陷情。齐王宪为雍州牧，引为主簿，本官如故。及武帝亲总万机，转少府大夫。及齐平，诏师安抚山东。徙为宾部大夫。隋文帝受禅，拜吏部侍郎，赐爵井陘侯。迁河北道行台兵部尚书。奉诏为山东、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。奏事称旨，兼领晋王广司马。

其族人世康为吏部尚书，与师素怀胜负。于时广为雍州牧，盛存望第，以司空杨雄、尚书左仆射高颍并为州都，引师为主簿，而世康弟世约为法曹从事。世康恚恨不能食，又耻世约在师之下，召世约数之曰：“汝何故为从事！”遂杖之。

后从上幸醴泉宫，上召师与左仆射高颍、上柱国韩擒等于卧内赐宴，令各叙旧事，以为笑乐。平陈之役，以本官领元帅掾。陈国府藏，悉委于师，秋毫无犯，称为清白。后上为长宁王俨纳其女为妃。除汴州刺史，甚有政名。卒官，谥曰定。

师宗人暮，仕周，位内史大夫。隋文帝初，以定策功，累迁上柱国，封普安郡公。开皇初，卒于蒲州刺史。

柳虬，字仲盘，河东解人也。五世祖恭，仕后赵为河东郡守。后以秦、赵丧乱，率人南徙，居汝、颍间，遂仕江表。祖缙，宋司州别驾、宋安郡守。父僧习，善隶书，敏于当世。与

豫州刺史裴叔业据州归魏，历北地颍川二郡守、扬州大中正。虬年十三，便专精好学。时贵游子弟就学者，并车服华盛，唯虬不事容饰。遍受五经，略通大义，兼涉子史，雅好属文。孝昌中，扬州刺史李宪举虬秀才，兖州刺史冯俊引虬为府主簿。既而樊子鹄为吏部尚书，其兄义为扬州刺史，乃以虬为扬州中从事，加镇远将军。非其好也，并弃官还洛阳。属天下丧乱，乃退耕于阳城，有终焉之志。

大统三年，冯翊王元季海、领军独孤信镇洛阳。于时旧京荒废，人物罕存，唯有虬在阳城，裴讷在颍川。信等乃俱征之，以虬为行台郎中，讷为北府属，并掌文翰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北府裴讷，南府柳虬。”时军旅务殷，虬励精从事，或通夜不寝。季海常云：“柳郎中判事，我不复重看。”四年入朝，周文帝欲官之，虬辞母老，乞侍医药。周文许焉。又为独孤信开府从事中郎。信出镇陇右，因为秦州刺史，以虬为二府司马。虽处元僚，不综府事，唯在信左右谈论而已。因使见周文，被留为丞相府记室。追论归朝功，封美阳县男。

虬以史官密书善恶，未足惩劝，乃上疏曰：“古者人君立史官，非但记事而已，盖所为鉴诫也。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，彰善瘅恶，以树风声。故南史抗节，表崔杼之罪；董狐书法，明赵盾之愆。是知执笔于朝，其来久矣。而汉、魏已还，密为记注，徒闻后世，无益当时。非所谓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者。且著述之人，密书纵能直笔，人莫知之。何止物生横议，亦自异端互起。故班固致受金之名，陈寿有求米之论。著汉、魏者非一氏，造晋史者至数家。后代纷纭，莫知准的。伏惟陛下则天稽古，劳心庶政，开诽谤之路，纳忠谏之言。诸史官记事者，请皆当朝显言其状，然后付之史阁。庶令是非明著，得失无陷，使闻善者日修，有过者知惧。”事遂施行。十四年，

除秘书丞，领著作。旧丞不参史事，自虬为丞，始令监掌焉。迁中书侍郎，修起居注，仍领丞事。时人论文体者，有今古之异。虬又以为时有古今，非文有古今，乃为文质论。文多不载。废帝初，迁秘书监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虬脱略人间，不事小节，弊衣蔬食，未尝改操。人或讥之。虬曰：“衣不过适体，食不过充饥，孜孜营求，徒劳思虑耳。”恭帝元年冬卒，时年五十四。赠兖州刺史，谥曰孝。有文章数十篇，行于世。子鸿渐嗣。虬弟桧。

桧字季华。性刚简，任气少文，善骑射，果于断决。年十八，起家奉朝请。居父丧，毁瘠骨立。服阕，除阳城郡丞、防城都督。大统四年，从周文战于河桥，先登有功。授都督，镇鄆州。八年，拜湟河郡守，仍典军事。寻加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吐谷浑入寇郡境，时桧兵少，人怀忧惧，桧抚而勉之，众心乃安。因率数十人先击之，浑人溃乱，余众乘之，遂大败而走。以功封万年县子。时吐谷浑强盛，数侵疆场，自桧镇鄆州，屡战必破之。数年之后，不敢为寇。十四年，迁河州别驾，转帅都督。俄拜使持节、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。居三载，征还京师。

时桧兄虬为秘书丞，弟庆为尚书左丞。桧尝谓兄弟曰：“兄则职典简牍，褒贬人伦；弟则管辖九司，股肱朝廷。可谓荣宠矣。然而四方未静，车书不一，桧唯当蒙矢石，履危难，以报国恩耳。”顷之，周文谓桧曰：“卿昔在鄆州，忠勇显著。今西境肃清，无劳经略。九曲，国之东鄙，当劳君守之。”遂令桧镇九曲。

寻从大将军王雄讨上津、魏兴，平之，即除魏兴、华阳二郡守。安康人黄众宝谋反，连结党与，将围州城，乃相谓曰：“常闻柳府君勇悍有余，不可当。今既在外，方为吾徒腹心之疾也，不如先击之。”遂围桧郡。郡城卑下，士众寡弱，又无

守御之备。连战积十余日，士卒仅有存者。于是力屈城陷，身被十余创，遂为贼所获。既而众宝等进围东梁州，乃缚桧置城下，欲令诱城中。桧乃大呼曰：“群贼乌合，粮食已罄，行即退散，各宜勉之！”众宝大怒，乃临桧以兵曰：“速更汝辞！不尔便就戮矣。”桧守节不变，遂害之，弃尸水中。城中人皆为之流涕。众宝解围之后，桧兄子止戈方收桧尸还长安。赠东梁州刺史。子斌嗣。

斌字伯达。年十七，齐公宪召为记室。早卒。

斌弟雄亮，字信诚。父桧在华阳见害，雄亮时年十四，哀毁过礼，阴有复讎之志。武帝时，众宝率其部归长安，帝待之甚厚。雄亮手斩众宝于城中，请罪阙下。帝特原之。后累迁内史中大夫，赐爵汝阳县子。隋文帝受禅，拜尚书考功侍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尚书省凡所奏事，多所驳正，深为公卿所惮。俄以本官检校太子左庶子，进爵为伯。秦王俊镇陇右，出为秦州总管府司马，领山南道行台左丞。卒。子赞嗣。

桧弟鸞，好学善属文，卒于魏临淮王记室参军事。

子带韦，字孝孙。深沈有度量，少好学，身長八尺三寸，美风仪，善占对。周文辟为参军事。侯景作乱江南，周文令带韦使江、郢二州，与梁邵陵、南平二王通好。行至安州，遇段宝等反，带韦乃矫为周文书以安之，并即降附。及见邵陵，具申周文意。邵陵遣使随带韦报命。以奉使称旨，授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

后达奚武经略汉川，以带韦为行台左丞，从军南讨。时梁宜丰侯萧修守南郑，武攻之未拔，乃令带韦入城，说修降之。废帝元年，出为解县令。加授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转汾阴令。发摘奸伏，百姓畏而怀之。周武成元年，授武藏下大夫。天和二年，封康城县男。累迁兵部中大夫。虽频改职，仍领武

藏。五年，转武藏中大夫。俄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凡居剧职十有余年，处断无滞，官曹清肃。

时谯王俭为益州总管，汉王赞为益州刺史。武帝以带韦为益州总管府长史，领益州别驾，辅弼二王，总知军事。及大军东讨，征为前军总管齐王宪府长史。齐平，以功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，进爵为公。陈王纯镇并州，以带韦为并州司会、并州总管府长史。卒官，谥曰愷。

子祚嗣。少有名誉，位宣纳上士。入隋，位司勋侍郎。

鸞弟庆。庆字更兴。幼聪敏有器量，博涉群书，不为章句，好饮酒，闲于占对。年十三，因暴书，父僧习试令庆于杂赋集中取赋一篇千余言，诵之。庆立读三遍，便诵之无所漏。时僧习为颍川郡守，地接都畿，人多豪右。将选乡官，皆依贵势，竞来请托。选用既定，僧习谓诸子曰：“权贵请托，吾并不用。其使欲还，皆须有答。汝各以意为吾作书。”庆乃具书草。僧习读，叹曰：“此儿有意气，丈夫理当如是。”即依庆所草以报。起家奉朝请。

庆出后第四叔，及遭父忧，议者不许为服重。庆泣曰：“礼缘人情，若于出后之家，更有直斩之服，可夺此以从彼。今四叔薨背已久，情事不追。岂容夺礼，乖违天性！”时论不能抑，遂以苦塊终丧。既葬，乃与诸兄负土成坟。

孝武将西迁，庆以散骑侍郎驰传入关。庆至高平，见周文，共论时事。周文即请奉迎舆驾，仍令庆先还复命。时贺拔胜在荆州，帝屏左右谓庆曰：“朕欲往荆州，何如？”庆曰：“关中金城千里，天下之强国也。荆州地无要害，宁足以固鸿基？”帝纳之。及帝西迁，庆以母老不从。独孤信之镇洛阳，乃得入关。除相府东阁祭酒。

大统十年，除尚书都兵郎中，并领记室。时北雍州献白鹿，

群臣欲贺。尚书苏绰谓庆曰：“近代已来，文章华靡，逮于江左，弥复轻薄。洛阳后进，祖述未已。相公柄人轨物，君职典文房，宜制此表，以革前弊。”庆操笔立成，辞兼文质。绰读而笑曰：“枳橘犹自可移，况才子也！”

寻以本官领雍州别驾。广陵王欣，魏之懿亲。其甥孟氏，屡为凶横。或有告其盗牛。庆捕得实，趣令就禁。孟氏殊无惧容，乃谓庆曰：“若加以桎梏，后独何以脱之？”欣亦遣使辨其无罪。孟氏由此益骄。庆乃大集僚吏，盛言孟氏倚权侵虐之状。言毕，令笞杀之。此后贵戚敛手。

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，寄人居止。每欲出行，常自执管钥。无何，缄闭不异而并失之。谓主人所窃。郡县讯问，主人自诬服。庆疑之，乃召问贾人曰：“卿钥恆置何处？”对曰：“恆自带之。”庆曰：“颇与人同宿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“与同饮乎？”曰：“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，醉而昼寝。”庆曰：“沙门乃真盗耳。”即遣捕沙门，乃怀金逃匿。后捕得，尽获所失金。十二年，改三十六曹为十二部，以庆为计部郎中，别驾如故。

又有胡家被劫，郡县按察，莫知贼所，邻近被囚者甚多。庆以贼是乌合，可以诈求之。乃作匿名书，多榜官门曰：“我等共劫胡家，徒侣混杂，终恐泄露。今欲首伏，惧不免诛。若听先首免罪，便欲来告。”庆乃复施免罪之牒。居二日，广陵王欣家奴面缚自告牒下，因此尽获党与。庆之守正明察，皆此类也。每叹曰：“或于公断狱无私，辟高门以待封。傥斯言有验，吾其庶几乎。”封清河县男，除尚书左丞，摄计部。

周文尝怒安定国臣王茂，将杀之，而非其罪。朝臣咸知，而莫敢谏。庆乃进争之。周文逾怒曰：“卿若明其无罪，亦须坐之。”乃执庆于前。庆辞气不挠，抗声曰：“窃闻君有不达

者为不明。臣有不争者为不忠。庆谨竭愚诚，实不敢爱死，但惧公为不明之君耳。”周文乃悟而赦茂，已不及矣。周文默然。明日，谓庆曰：“吾不用卿言，遂令王茂冤死。可赐茂家钱帛，以旌吾过。”寻进爵为子。庆威仪端肃，枢机明辩。周文每发号令，常使庆宣之。天性抗直，无所回避。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。恭帝初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，转左仆射，领著作。六官建，拜司会中大夫。

周孝闵帝践祚，赐姓宇文氏，进爵平齐县公。晋公护初执政，欲引为腹心。庆辞之，颇忤旨。又与杨宽有隙，及宽参知政事，庆遂见疏忌，出为万州刺史。明帝寻悟，留为雍州别驾，领京兆尹。武成二年，除宜州刺史。庆自为郎，迄为司会，府库仓储，并其职也。及在宜州，宽为小冢宰，乃囚庆故吏，求其罪失。案验积六十余日，吏或有死于狱者，终无所言，唯得乘锦数匹。时人服其廉慎。又入为司会。

先是，庆兄桧为魏兴郡守，为贼黄众宝所害。桧子三人皆幼弱，庆抚养甚笃。后众宝归朝，朝廷待以优礼。居数年，桧次子雄亮白日手刃众宝于长安城中。晋公护闻而大怒，执庆诸子侄皆囚之，让庆擅杀人。对曰：“庆闻父母之讎不同天，昆弟之讎不同国。明公以孝临天下，何乃责于此乎？”护逾怒，庆辞色无屈，竟以俱免。卒。赠鄜、绥、丹三州刺史，谥曰景。子机嗣。

机字匡时。伟容仪，有器局，颇涉经史。年十九，周武帝时为鲁公，引为记室。及帝嗣位，累迁太子中舍人，封平齐县公。宣帝时，为御正上大夫。机见帝失德，屡谏不听，恐祸及己，托于郑译，求出，拜华州刺史。及隋文帝作相，征还京师。时周代旧臣皆劝禅让，机独义形于色，无所陈请。俄拜卫州刺史。及践祚，进爵建安郡公，征为纳言。机性宽简，有雅望，当近

侍，无所损益。又好饮酒，不亲细务。数年，出为华州刺史，奉诏每月朝见。寻转冀州刺史。后征入朝，以其子述尚兰陵公主，礼遇益隆。初，机在周，与族人文城公昂俱历显要，及此，昂、机并为外职。杨素时为纳言，方用事，因上赐宴，素戏曰：“二柳俱摧，孤杨独耸。”坐者欢笑，机竟无言。未几还州。前后作守，俱称宽惠。后以征还，卒于家。赠大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曰简。子述嗣。

述字业隆。性明敏，有干略，颇涉文艺。以父廕为太子亲卫。后以尚主故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内史侍郎。上于诸婿中特见宠遇。岁余，判兵部尚书事。父艰去职。未几，起摄给事黄门侍郎事，袭爵建安郡公。

仁寿中，判吏部尚书事。述虽职务修理，为当时所称，然不达大体，暴于驭下，又怙宠骄豪，无所降屈。杨素时方贵重，朝臣莫不耆惮，述每陵侮之，数于上前面折素短。判事有不合，素意或令述改，辄谓将命者曰：“语仆射，道尚书不肯。”素由是衔之。俄而杨素被疏忌，不知省事。述任寄逾重，拜兵部尚书，参掌机密。述自以无功可纪，过叨匪服，抗表陈让。上许之，命摄兵部尚书。

上于仁寿宫寝疾，述与杨素、黄门侍郎元岩等侍疾宫中。时皇太子无礼于陈贵人，上知之，大怒，令述召房陵王。述与元岩出外作敕书。杨素见之，与皇太子谋，矫诏执述、岩属吏。及炀帝嗣位，述坐除名。公主请与同徙，帝不听。述在龙川数年，复徙宁越，遇瘴病死。

机弟弘，字匡道。少聪颖，工草隶，博涉群书，辞采雅贍。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交。解巾中外府记室。建德初，除内史上士。历小宫尹、御正上士。陈遣王偃人来聘，武帝令弘劳之。偃人谓弘曰：“来日至蓝田，正逢滋水暴长，所賚国信，溺而从流。

今所进，假之从吏。请勒下流人见为寻此物。”弘曰：“昔淳于之献空笼，前史称以为美。足下假物而进，讵是陈君命乎？”偃人惭不能对。武帝闻而嘉之，尽以偃人所进物赐弘，仍令报聘。占对敏捷，见称于时。后卒于御正下大夫。赠晋州刺史。杨素谏之曰：“山阳王弼，风流长逝；颍川荀粲，零落无时。修竹夹池，永绝梁园之赋；长杨映沼，无复洛川之文。”其为士友所痛惜如此。有文集行于世。

弘弟旦，字匡德。工骑射，颇涉书籍。仕周，位兵部下大夫。以行军长史从梁睿讨王谦，以功授仪同三司。开皇元年，加开府，封新城县男，授掌设骠骑。历罗、浙、鲁三州刺史，并有能名。大业初，拜龙川太守。郡人居山洞，好相攻击。旦为开设学校，大变其风。帝闻，下诏褒美之。征为太常少卿，摄判黄门侍郎事。卒。

子燮，官至河内郡掾。

旦弟肃，字匡仁。少聪敏，闲于占对。仕周，位宣纳上士。隋文帝作相，引为宾曹参军。开皇初，授太子洗马。陈使谢泉来聘，以才学见称，诏肃宴接，时论称其华辩。历太子内舍人，迁太子仆。太子废，坐除名。大业中，帝与段达语及庶人罪恶。达云：“柳肃在宫，大见疏斥。”帝问其故。答曰：“学士刘臻尝进章仇太翼宫中，为巫蛊事。肃知而谏曰：‘殿下位当储贰，戒在不孝，无患见疑。刘臻书生，鼓摇唇舌，适足以相诬误。愿勿纳之。’庶人不悛，他日，谓臻曰：‘汝何漏泄，使柳肃知之，令面折我！’自是后，言皆不用。”帝曰：“肃横除名。”乃召守礼部侍郎。坐事免。后守工部侍郎，大见亲任，每幸辽东，常委于涿郡留守。卒官。

机从子謩之，字公正。父蔡年，周顺州刺史。謩之身長七尺五寸，仪容甚伟，风神爽亮，进止可观。为童儿时，周齐王

宪遇之于途，异而与语，大奇之，因奏为国子生。以明经擢第，拜宫师中士，转守庙下士。武帝有事太庙，謩之读祝文，音韵清雅，观者属目。帝善之，擢为宣纳上士。开皇初，拜通事舍人，寻迁内史舍人。历兵部、司勋二曹侍郎。朝廷以謩之雅望，善谈谑，又饮酒至一石不乱，由是，每梁陈使至，辄令接对。迁光禄少卿。出入十余年，每参掌敷奏。

会吐谷浑来降，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，以謩之兼散骑常侍，送公主于西域。及突厥启人可汗求和亲，复令謩之送义成公主于突厥。前后使二国，得赠马二千余匹，杂物称是，皆散之宗族，家无余财。出为肃、息二州刺史，俱有惠政。炀帝践祚，复拜光禄。大业初，启人可汗自以内附，遂畜牧于定襄、马邑间。帝使謩之谕令出塞。还，拜黄门侍郎。

时元德太子初薨，朝野注望，以齐王当立。帝方重王府之选，拜为齐王长史。帝法服临轩，命齐王立于西朝堂，遣吏部尚书牛弘、内史令杨约、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从殿廷引謩之诣齐王所，西面立。弘宣敕谓齐王曰：“我出蕃之初，时年十二。先帝立我于西朝堂，乃令高颎、虞庆则、元旻等从内送王子相于我。诫我曰：‘以汝未更世事，令子相作辅于汝，事无大小，皆可委之。无得昵近小人，疏远子相。若从我言者，有益于社稷，成立汝名行；如不用此言，唯国及身，败无日矣。’吾受敕，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坠。微子相之力，吾几无今日矣。若与謩之从事，一如子相也。”又敕謩之曰：“今以卿作辅于齐，副朕所望。若齐王德业修备，富贵自当锤卿一门。若有不善，罪亦相及。”时齐王擅宠，乔令则之徒，深见昵狎，謩之知其非，不能匡正。及王得罪，謩之竟坐除名。及帝幸辽东，召检校燕郡事。帝班师至燕郡，坐供顿不给，配戍岭南，卒于涯口。子威明。

论曰：高氏藉四胡之势，跨有山东，周文承二将之余，创基关右，似商、周之不敌，若汉、楚之争雄。又连官渡之兵，未定鸿沟之约。虽弘农、沙苑，齐卒先奔；而河桥、北芒，周师烧败。于是竞图进取，各务兵戈，齐谓兼并有余，周则自守不足。韦孝宽奇材异度，纬武经文，居要害之地，受干城之托。东人怙恃其众，悉力来攻，将欲酺酒未央，饮马清渭。孝宽乃冯兹雉堞，抗彼仇讎，事甚析骸，势危负户，终能奋其智勇，应变无方，城守六旬，竟摧大敌。齐人既焚营宵遁，高氏遂愤恚而殂。虽即墨破燕，晋阳存赵，何以能尚？若使平阳不守，鄴城无众人之师；玉壁启关，函谷失封泥之固。斯岂一城之得丧，实亦二国之兴亡者欤。韦夔陷不负人，贞不绝俗，怡神坟籍，养素丘园，哀乐无以动其心，名利不足干其虑，确乎不拔，实近代之高人也。明帝比诸园、绮，岂徒然哉！世康风神雅量，一代称伟，簪纓人物，见重京华。瑱素望高风，亦云美矣。柳虬兄弟，雅道是基，并能誉重搢绅，岂虚至也。庆束带立朝，匪躬是蹈，莅官从政，清白著美。至于畏避权宠，违忤宰臣，虽取诤于一时，实获申于千载矣。机立身行己，本以宽雅流誉，至于登朝正色，可谓不违直道。虽陵谷迁贸，终以雅正自居，古所谓以道事人，斯之谓矣。述虽干略见称，终乃败于骄宠，惜矣。

卷第六十五

列传第五十三

达奚武 若干惠 怡峰 刘亮 王德 赫连达 韩果 蔡祐
常善 辛威 匡狄昌 梁椿 梁台 田弘 子仁恭 孙德懋

达奚武，字成兴，代人也。祖眷，父长，并为镇将。武少倜傥好驰射，贺拔岳征关右，引为别将。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武与赵贵收尸归平凉，同翊载周文帝。从平悦，封须昌县伯。大统初，自大丞相府中兵参军出为东秦州刺史。齐神武与奚泰、高敖曹三道来侵，周文欲并兵击泰，诸将多异议，唯武及苏绰与周文意同，遂禽之。周文进图弘农，遣武从两骑觐候。武与其候奇遇，即交战，斩六级，获三人而反。齐神武趣沙苑，周文复遣武规之。武从三骑，皆衣敌人衣，至暮，下马潜听其军号，历营若警夜者，有不如法者，往往搃之。具知敌情以告，周文遂从破之。进爵高阳郡公。

四年，周文援洛阳，武为前锋，与李弼破莫多娄贷文。又进至河桥，力战，斩其司徒高敖曹。再迁雍州刺史。复从战芒山，时大军不利，齐神武乘胜进军至陕。武御之，乃退。十七年，诏武经略汉川。梁梁州刺史宜丰侯萧修固守南郑。武围之，修请服。会梁武陵王遣其将杨乾运等救修，修更不下。武击走乾运，修乃降。自斂门以北悉平。明年，振旅还京师。朝议欲以武为柱国，武曰：“我作柱国，不应在元子孝前。”固辞。

以大将军出镇玉壁。

周孝闵帝践祚，授柱国、大司寇。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举州来附，诏武与杨忠迎消难以归。武成实，转大宗伯，进封郑国公。齐将斛律敦侵汾、绛，武御之，敦退。武筑柏壁城，留开府权严、薛羽生守之。保定三年，迁太保。其年，大军东伐，随公杨忠引突厥自北道，武以三万骑自东道期会晋阳。武至平阳，后期不进，而忠已还，武尚未知。齐将斛律明月遣武书曰：“鸿鹤已翔于寥廓，罗者犹视于沮泽也。”武览书，乃班师。出为同州刺史。明年，从晋公护东伐。时尉迟迥围洛阳，为敌所败。武与齐王宪于芒山御之。至夜，收军。宪欲待明更战。武曰：“洛阳军散，人情骇动，不因夜速还，明日欲归不得。”宪从之，遂全军而返。天和三年，转太傅。

武微时，奢侈好华饰。及居重位，不持威仪，行常单马，左右从一两人而已，门外不施戟，恆昼掩一扉。或谓曰：“公位冠群后，何轻率若是？”武曰：“吾昔在布衣，岂望富贵！今日富贵，不可顿忘畴昔。且天下未平，国恩未报，安可过事威容乎？”言者惭而退。武之在同州，时旱，武帝敕武祀华岳。岳庙旧在山下，常所祈祷。武谓僚属曰：“吾备位三公，不能燮理阴阳，不可同于众人，在常祀所，必须登峰展诚，寻其圣奥。”岳既高峻，人迹罕通。武年逾六十，唯将数人攀藤而上，于是稽首祈请。晚不得还，即于岳上藉草而宿。梦一白衣来执武手曰：“快辛苦。”甚相嘉尚。武遂惊觉，益用祇肃。至旦，云雾四起，俄而澍雨，远近沾洽。武帝闻之，玺书劳武，赐彩百匹。

武性贪吝，其为大司寇也，在库有万钉金带，当时宝之，武因入库，乃取以归。主得白晋公护，护以武勋重，不彰其过，因而赐之。时论深鄙焉。薨，赠太傅、十五州诸军事、同州刺

史，谥曰桓。子震嗣。

震字猛略。少骁勇，走及奔马。周文尝于渭北校猎，时有兔过周文前，震与诸将竞射之，马倒而坠。震足不倾蹶，因步走射之，一发中兔。顾马才起，遂回身腾上。周文喜曰：“非此父不生此子。”乃赐震杂彩一百段。后封魏昌县公。明帝初，拜司右中大夫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武成初，进爵广平郡公，除华州刺史。震虽出自膏腴，少习武艺，然颇有政术。天和六年，拜柱国。建德初，袭爵郑国公。从平鄴，赐妾二人、女乐一部，拜大宗伯。震父尝为此职，时论荣之。宣政中，出为原州总管。隋开皇初，薨于家。

震弟基，大象末，为益州刺史，与王谦据蜀起兵，被诛。

若干惠，字惠保，代武川人也。其先与魏俱起，以国为姓。父树利周，从魏广阳王深征葛荣，战没，赠冀州刺史。惠以别将从贺拔岳，以功封北平县男。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惠与寇洛、赵贵等同谋翊戴周文。仍从平悦，拜直阁将军。从禽奚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惠每先登陷阵。加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封长乐郡公。大统四年，从魏文帝东巡洛阳，与齐神武战于河桥，力战破之。七年，迁领军。及高仲密举北豫州来附，周文迎之。军至洛阳，齐神武屯于芒山。惠为右军，与中军大破之。齐神武兵乃萃左军，军将赵贵等战不利。会日暮，齐神武进兵攻惠，惠击之，皆披靡。至夜中，神武骑复来追惠。惠徐下马，顾命厨人营食。食讫，谓左右曰：“长安死，此中死，异乎？”乃建旗鸣角，收军而还。神武追骑惮惠，疑有伏兵，不敢逼。至弘农，见周文，陈贼形势，恨其垂成之功，亏于一篲，嘘唏不自胜。周文壮之，迁司空。惠性刚质，有勇力，容貌魁岸。善于抚御，将士莫不怀恩。及侯景内附，朝议欲收辑河南，令惠以本官镇鲁阳。遇病，薨于军。

惠于诸将年最少。早丧父，事母以孝闻。周文尝造射堂新成，与诸将宴射。惠窃叹曰：“亲老矣，何时办此！”周文闻之，即日徙堂于惠宅。其见重如此。及薨，为流涕久之。惠丧至，又临抚焉。加赠秦州刺史，谥曰武烈。子凤嗣。

凤字达摩，有识度。袭父爵长乐郡公，尚周文女。位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馭中大夫。后录惠佐命功，封凤徐国公，拜柱国。

怡峰，字景阜，辽西人也。本姓默台，因避难改焉。高祖宽，燕辽西郡守，魏道武时归朝，拜羽真，赐爵长蛇公。曾祖文，冀州刺史。峰少以骁勇闻。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，赐爵蒲阴县男。岳被害，峰与赵贵等同谋翊戴周文，进爵为伯。及齐神武与孝武帝构隙，文帝令峰与都督赵贵赴洛阳。至潼关，孝武西迁，峰即从周文帝拔回洛，复潼关。后以讨曹泥功，进爵华阳县公。又从破窦泰于小关。复弘农，破沙苑，进爵乐陵郡公。仍与元季海、独孤信复洛阳。东魏行台任祥率步骑万余攻颍川，峰复以轻骑五百邀击，大破之。自是威名转盛。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及周文与东魏战河桥，时峰为左军，不利，与李远先还，周文遂班师。诏原其罪。拜夏州刺史。大统十五年，东魏围颍川，峰与赵贵赴援。至南阳，病卒。峰沈毅有胆略，得士卒心，当时号骁将。周文嗟悼者久之。赠华州刺史，谥曰襄威。

子昂嗣。位开府仪同三司。朝廷追录峰功，封昂郡公。

昂弟光，少以峰勋，赐爵安平县侯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

光弟春，少知名，位吏部下大夫、仪同三司。

刘亮，中山人也，本名道德。父特真，位领人酋长。魏大统中，以亮著勋，追赠恆州刺史。亮少倜傥，有从横计略，姿貌魁杰，见者惮之。以都督从贺拔岳西征，以功封广兴县子。侯莫陈悦害岳，亮与诸将谋迎周文。及平悦后，悦党豳州刺史

孙定兒仍据州不下，众至数万。周文令亮袭之。定兒以义兵犹远，未为之备。亮乃轻将二十骑，先竖一纛于近城高岭，即驰入城中。定兒方置酒高会，卒见亮至，众皆骇愕。亮乃麾兵斩定兒，悬首州门，号令贼党。仍遥指城外纛，命二骑曰：“出追大军。”贼党凶惧，一时降服。及周文置十二军，简诸将领之，亮领一军。每征讨，常与怡峰俱为骑将。以复潼关功，封饶阳县伯。寻加侍中。从禽窦泰，复弘农，虞沙苑，并力战有功。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进爵长广公。以母忧去职，居丧毁瘠。周文嗟其至性，每忧惜之。起复本官。亮以勇敢见知，为当时名将，兼屡陈谋策，多合机宜。周文谓曰：“卿文武兼资，即孤之孔明也。”乃赐名亮，并赐姓侯莫陈氏。出为东雍州刺史，为政清静，百姓安之。卒于州。丧还京，周文亲临之，泣而谓人曰：“股肱丧矣，腹心何寄！”令鸿胪卿临护丧事，追赠太尉，谥曰襄。后配饷周文庙廷。子昶嗣。

昶尚周文女西河长公主，大象中，位柱国、秦灵二州总管，以亮功封彭国公。隋开皇中，坐事死。

昶弟静，天水郡守。静弟恭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饶阳县伯。恭弟干，上仪同三司、褒中侯。

王德，字天恩，代武川人也。少善骑射，虽不经师训，以孝悌称。初从尔硃荣讨元颢，赐爵同官县子。又从贺拔岳讨平万俟丑奴，别封深泽县男。及侯莫陈悦害岳，德与寇洛等议，翊戴周文，于是除平凉郡守。德虽不知书，至于断决处分，良吏无以过。泾州所部五郡，德常为最。及孝武西迁，进封下博县伯，行东雍州事。在州未几，百姓怀之。赐姓乌丸氏。大统元年，进爵为公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北雍州刺史。后常从周文征伐，累有战功，加开府、侍中，进爵河间郡公。先是河、渭间种羌屡叛，以德有威名，拜河州刺史。群羌率服。

后卒于泾州刺史，谥曰献。德性厚重廉慎，言行无择。母几年百岁，后德终。

子庆嗣，小名公奴。性谨厚，位开府仪同三司。初德丧父，贫无以葬，乃卖公奴并一女以营葬事。因遭兵乱，不复相知。及德在平凉，始得之，遂名曰庆。

赫连达，字朔周，盛乐人，勃勃之后也。曾祖库多汗，因避难改姓杜氏。达性刚鲠有胆力。少从贺拔岳征讨有功，赐爵长广乡男。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赵贵建议迎周文，达赞成其议，请轻骑告周文，仍迎之。诸将或欲南追贺拔胜，或云东告朝廷。达又曰：“此皆远水不救近火，何足道哉！”谋遂定，令达驰往。周文见达恸哭，遂以数百骑南赴平凉，令达率骑据弹箜峡。时百姓惶惧奔散者，军争欲掠之。达止之，乃抚以恩信，人皆悦附。周文闻而嘉之。加平东将军。周文谓诸将曰：“当清水公遇祸之日，君等性命悬于贼手。杜朔周冒万死之难，远来见及，遂得同雪雠耻。劳而不酬，何以劝善？”乃赐马二百疋。孝武入关，褒叙勋义，以达首迎元帅，匡复秦、陇，进爵魏昌县伯。从仪同李虎破曹泥。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诏复姓赫连。以达勋望兼隆，乃除云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从大将军达奚武攻汉中。梁宜丰侯萧修拒守积时，后乃送款。开府贺兰愿德等以其食尽，欲急攻取之。达曰：“不战而获城，策之上也。无容利其子女，贪其财帛，仁者不为。如其困兽犹斗，则成败未可知。”武遂受修降。师还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蓝田县公。保定初，为大将军、夏州总管。达虽非文吏，然性质直，遵奉法度，轻于鞭撻，而重慎死罪。性又廉俭。边境胡人或馈达羊，达欲招异类，报以缿帛。主司请用官物。达曰：“羊入我厨，物出官库，是欺上也。”命取私帛与之。识者嘉其仁恕。寻进爵乐川郡公，位柱国。薨。

子迁嗣。位大将军、蒲州刺史。

韩果，字阿六拔，代武川人也。少骁雄，善骑射。贺拔岳西征，引为帐内，击万俟丑奴。后从周文讨平侯莫陈悦。大统初，累进爵为石城公。果性强记，兼有权略，善伺敌虚实，揣知情状。有潜匿溪谷欲为间侦者，果登高望之，所疑处，往必有获。周文由是以果为虞候都督。每从征行，常领候骑，昼夜巡察，略不眠寝。从平窦泰于潼关，周文因其规画，军以胜返，赏真珠金带一条。又从复弘农，破沙苑，战河桥，并有功。历朔、安二州刺史。从战芒山，军还，除河东郡守。又从大将军破稽胡于北山。胡地险阻，人迹罕至，果进兵穷讨，散其种落。稽胡惮果劲勇骄捷，号为著翅人。周文闻之，笑曰：“著翅之名，宁灭飞将。”累迁开府仪同三司、进爵褒中郡公。保定三年，拜少师，进位柱国。天和初，授华州刺史。为政宽简，吏人称之。薨。

子明嗣。为黎州刺史，与尉迟迥同谋反，被诛。

蔡祐，字承先，其先陈留圉人也。曾祖绍为夏州镇将，徙居高平，因家焉。父袭，名著西州。魏正光中，万俟丑奴乱关中，袭乃背贼归洛阳。拜齐安郡守。及孝武西迁，始拔难西归。赐爵平舒县伯，除岐、雍二州刺史。祐性聪敏，有行检。袭之背贼东归，祐年十四，事母以孝闻。及长，有膂力。周文在原州，召为帐下亲信。及迁夏州，以祐为都督。侯莫陈悦害贺拔岳，诸将迎周文，周文将赴之。夏州首望弥姐元进等阴有异计。周文微知之，召元进等入计事，既而目祐。祐即出外，衣甲持刀直入，叱元进而斩之，并其党伏诛。一坐皆战栗。于是与诸将盟，同心诛悦。周文以此重之，谓祐曰：“吾今以尔为子，尔其父事我。”栗迎孝武于潼关，以前后功封葭乡县伯。后从禽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授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

又从战河桥，祐下马步斗，左右劝乘马以备急卒。祐怒之曰：“丞相养我如子，今日岂以性命为念？”遂率左右十余人，齐声大呼，杀伤甚多。敌以其无继，围之十余重。祐乃弯弓持满，四面拒之。东魏人乃募厚甲长刀者，直进取祐。去祐可三十步，左右劝射之。祐曰：“吾曹性命，在此一矢耳，岂虚发哉！”敌人可十步，祐乃射之，中其面，应弦而倒，便以槊刺杀之。敌乃稍却。祐乃徐引退。是战也，西军不利，周文已还。祐至弘农，夜与周文会。周文字之曰：“承先，尔来吾无忧矣！”周文惊，不得寝，枕祐股上乃安。以功进爵为公，授京兆郡守。

高仲密举北豫来附，周文率军援之，与齐神武遇于芒山。祐时著明光铁铠，所向无敌。齐人咸曰：“此是铁猛兽也。”皆避之。历青、原二州刺史，寻除大都督。遭父忧，请终丧纪，弗许。累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赐姓大利稽氏，进爵怀宁郡公。六官建，授兵部中大夫。周文不豫，祐与晋公护、贺兰祥等侍疾。及周文崩，祐悲慕不已，遂得气疾。

周孝闵帝践祚，拜少保。祐与尉迟纲俱掌禁兵。时帝信任司会李植等，谋害晋公护。祐每泣谏，帝不听。寻而帝废。明帝之为公子也，与祐特相友昵，及即位，礼遇弥隆。加拜小司马。御膳每有异味，辄以赐祐，群臣朝宴，每被别留，或至昏夜，列炬鸣笳，送祐还宅。祐以过蒙殊遇，常辞疾避之。至于婚姻，尤不愿结于权要。寻以本官权镇原州。顷之，授宜州刺史。未之部，卒于原州。

祐少与乡人李穆布衣齐名，常相谓曰：“大丈夫当建立功名，以取富贵，安能久处贫贱。”言讫，各大笑。后皆如言。及从征伐，为士卒先。军还，诸将争功，祐终无所竞。周文每叹之曰：“承先口不言勋，孤当代其论叙。”性节俭，所得禄秩，皆散宗族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。赠柱国大将军、原州都

督，谥曰庄。子正嗣。

祐弟泽，颇好学，有干能。后为云州刺史，以不从司马消难被害。

常善，高阳人也。家本豪族。魏孝昌中，从尔硃荣入洛，封房城县男。后周文平侯莫陈悦，除天水郡守。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西安州刺史，转蔚州刺史。频莅二藩，有政绩。进爵永阳郡公。周孝闵帝践祚，拜大将军、宁州总管。保定二年，入为小司徒。卒，赠柱国大将军、都督、延州刺史。子昂和嗣。

辛威，陇西人也。少慷慨有志略。初从贺拔岳征伐有功，假辅国将军、都督。及周文统岳众，见威奇之，引为帐内，封白土县伯，后进爵为公。累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普屯氏。出为鄜州刺史。威时望既重，朝廷以桑梓荣之，迁河州刺史、本州大中正。频领二镇，颇得人和。周孝闵帝践祚，拜大将军，进爵枹罕郡公。宣政元年，进位上柱国。大象二年，进封宿国公，复为少傅。薨。威性持重，有威严。历官数十年，未尝有过，故得以身名终。兼其家有义，五世同居，时以此称之。

子永达嗣。位仪同大将军。

匡狄昌，字恃德，神武人也。少便弓马，有膂力。及长，进止闲雅，胆气壮烈，每以将帅自许。从尔硃天光定关中。天光败，又从贺拔岳征讨。及岳被害，昌与诸将议翊戴周文。从平侯莫陈悦，赐爵阴盘县子。后从迎孝武，复潼关，改封长子县子。大统初，累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方城公。六官建，授稍伯中大夫。周孝闵帝践祚，拜大将军。卒。

梁椿，字千年，代人也。初从尔硃荣入洛，又从贺拔岳讨平万俟丑奴，仍从周文平侯莫陈悦。大统中，累以战功封东平郡公，位开府仪同三司。周孝闵帝践祚，除华州刺史，改封清

陵郡公。保定元年，拜大将军，卒于位。赠都督、恆州刺史，谥曰烈。椿性果毅，善于抚纳，所获赏物，分赐麾下，故每践敌场，咸得其死力。雅好俭素，不营货产，时论以此称焉。

子明，以椿功赐爵丰阳县公。后袭椿爵，旧封回授弟朗。

梁台，字洛都，茌池人也。少果敢，有志操。从尔硃天光平关、陇，赐爵陇城乡男。及天光败于韩陵，贺拔岳又引为心膂。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台与诸将翊戴周文。从平悦，累功授颍州刺史，赐姓贺兰氏。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、侍中。周孝闵帝践祚，进爵中部县公。保定四年，拜大将军。时大军围洛阳，久不拔。齐骑奄至，齐公宪御之。有数人为敌所执，已去。台单马突入，射杀两人，敌皆披靡，被执者遂还。齐公宪每叹曰：“梁台果毅胆决，不可及也。”五年，拜鄆州刺史。台性疏通，恕以待物，至于莅人，尤以惠爱为心。不过识千余字，口占书启，词意可观。年过六十，犹能被甲跨马，足不蹶蹬，驰射弋猎，矢不虚发。后以疾卒。

田弘，字广略，高平人也。少慷慨，有谋略。初陷万俟丑奴。尔硃天光入关，弘自原州归顺。及周文统众，弘求谒见，乃论时事，即处以爪牙之任。又以迎孝武功，封鹑阴县子。周文尝以所著铁甲赐弘，云：“天下若定，还将此甲示孤也。”累功赐姓纥干氏，授原州刺史。以弘勋望兼至，故以衣锦荣之。周文在同州，文武并集，乃谓之曰：“人人如弘尽心，天下岂不早定？”即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魏废帝元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平蜀后，梁信州刺史萧韶等未从朝化，诏弘讨平之。又讨西平反羌及凤州叛氐等，并破之。每临阵，推锋直前，身被一百余箭，破骨者九，马被十槊。朝廷壮之。周孝闵践阼，进爵雁门郡公。保定元年，出为岷州刺史。弘虽武将，而动遵法式，百姓赖安之。三年，从随公杨忠伐齐，拜

大将军。后进柱国大将军，历位大司空、少保、襄州总管。薨于州。子仁恭嗣。

仁恭，字长贵。性宽仁，有局度。历位幽州总管。隋文帝受禅，进上柱国，拜太子太师，甚见亲重。尝幸其第，宴饮极欢，礼赐甚厚。寻奉诏营太庙，进爵观国公，拜右武卫大将军，转左武卫大将军。卒官，赠司空，谥曰敬。子世师嗣。

次子德懋，少以孝友知名。开皇初，以父军功赐爵平原郡公，授太子千牛备身。丁父艰，哀毁骨立，庐于墓侧，负土成坟。帝闻而嘉之，遣员外散骑侍郎元志就吊焉。复降玺书存问，赐帛及米，下诏表其闾。大业中，位尚书驾部郎，卒官。

时有玉城郡公王景、鲜虞县公谢庆恩并位上柱国；大义公辛遵及其弟韶并位柱国。隋文帝以其俱佐命功臣，特加崇贵，亲礼与仁恭等，事皆亡失云。

论曰：周文接丧乱之际，乘战争之余，发迹平凉，抚征关右。于时外虞孔炽，内难方殷，羽檄交驰，戎轩屡驾，终能荡清逋孽，克固鸿基。虽稟算于庙堂，实责成于将帅。达奚武、若干惠、怡峰、刘亮、王德、赫连达、韩果、蔡祐、常善、辛威、匡狄昌、梁椿、梁台、田弘等，并兼资勇略，咸会风云，或效绩中权，或立功方面，均分休戚，同济艰危，可谓国之爪牙，朝之御侮者也。而武协规文后，得隗小关，周瑜赤壁之谋，贾诩乌巢之策，何以能尚？一言兴邦，斯之谓矣。惠、德本以果毅知名，而能率由孝道，虽图史所叹，何以加焉？勇者不必有仁，斯不然矣。以赫连达之先识而加之以仁恕，蔡祐之敢勇而终之以不伐，斯岂企及之所致乎，抑亦天性而已。仁恭出内荣显，岂徒然哉。德懋道协天经，亦足嘉矣。

卷第六十六

列传第五十四

王杰 王勇 宇文虬 耿豪 高琳 李和 子彻 伊娄穆
达奚寔 刘雄 侯植 李延孙 韦祐 陈欣 魏玄 泉人山
李迁哲 杨乾运 扶猛 阳雄 席固 任果

王杰，金城直城人也，本名文达。父巢，魏榆中镇将。杰少有壮志，每以功名自许。从孝武西迁，赐爵都昌县子。周文奇其才，尝谓诸将曰：“王文达万人敌也，但恐勇决太过耳。”从复潼关，破沙苑，争河桥，战芒山，皆以勇敢闻。亲待日隆，于是赐姓宇文氏，进爵为公。累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恭帝元年，从于谨围江陵。时栅内有人，善用长槊，将士登者，多为所毙。谨令杰射之，应弦而倒。登者乃得入，遂拔之。谨曰：“济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。”周孝闵帝践祚，进爵张掖郡公，为河州刺史。朝廷以杰勋望俱重，故授以本州。后与随公杨忠自漠北伐齐。又从齐公宪东御齐将斛律明月。进位柱国。建德初，除泾州总管，颇为百姓所慕。宣帝即位，拜上柱国。薨。赠七州诸军事、河州刺史，追封鄂国公，谥曰威。

子孝迁，位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王勇，代武川人也，本名胡仁。少雄健，有胆决。数从侯莫陈悦、贺拔岳征讨，功居多，拜别将。周文为丞相，封包信

县子。从禽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气盖众军，所当必破。周文叹其勇敢，赏赐特隆，进爵为公。大军不利，唯胡仁及王文达、耿令贵三人力战，皆有殊功。军还，拜上州刺史，以雍州、岐州、北雍州拟授胡仁等。然州颇有优劣，文令探筹取之。胡仁遂得雍州，文达得岐州，令贵得北雍州。仍赐胡仁名勇，令贵名豪，文达名杰，以彰其功。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恭帝元年，从柱国赵贵征蠕蠕，破之，进爵新阳郡公，赐姓库汗氏。又论讨蠕蠕功，别封永固县伯。时有别封者，例听回授次子，勇独请封兄子兴，时人义之。寻进位大将军。勇性雄猛，为当时骁将。矜功伐善，好论人之恶，时论亦以此鄙之。柱国侯莫陈崇勋高望重，与诸将同谒晋公护，闻勇数论人短，乃于众中折辱之。勇惭恚，因疽发背卒。

子昌嗣。官至大将军。

宇文虬，字乐仁，代武川人也。骁悍有胆略。少从征讨，累有战功，封南安侯。孝武西迁，以独孤信为行台，信引虬为帐内都督。随信奔梁。大统三年归阙，进爵为公。禽窦泰，复弘农，及沙苑、河桥之战，皆有功。又从独孤信讨梁人山定，破之。累迁南秦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虬每经行阵，必身先士卒，故上下同心，战无不克。后除金州刺史、大将军。卒。

耿豪，钜鹿人也，本名令贵。其先家于武川。豪少粗犷，有武艺，好以气陵人。贺拔岳西征，引为帐内。岳被害，归周文，以武勇见知。豪亦自谓所事得主。从讨侯莫陈悦及迎孝武，录前后功，封平原子。沙苑之战，豪杀伤甚多，血染甲裳尽赤。周文叹曰：“令贵武猛，所向无前，观其甲裳，足以为验，不须更论级数也。”进爵为公。从周文战芒山，豪谓所部曰：“大丈夫除贼，须右手拔刀，左手把槊，直斫直刺，慎莫畏死。”

遂大呼独入，敌人锋刃乱下，当时咸谓豪歿。俄然奋刀而还。战数合，当豪前者死伤相继。又谓左右曰：“吾岂乐杀人，但壮士除贼，不得不尔。若不能杀贼，又不为人所伤，何异逐坐人也！”周文嘉之。拜北雍州刺史，赐姓和稽氏。进位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豪性凶悍，言多不逊，周文惜其骁勇，每优容之。豪亦自谓意气冠群，终无所屈。李穆、蔡祐初与豪同时开府，后并居豪之右。豪不能平，谓周文曰：“人间物议，谓豪胜李穆、蔡祐。”周文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豪曰：“人言李穆、蔡祐是丞相髀髀，耿豪、王勇，丞相咽项，以在上，故为胜也。”豪之粗猛皆此类。卒，周文痛惜之。

子雄嗣，位至大将军。

高琳，字季珉，其先高丽人也。仕于燕，又归魏，赐姓羽真氏。琳母尝袂襖泗滨，遇见一石，光彩朗润，遂持以归。是夜，梦人衣冠有若仙者，谓曰：“夫人向所将来石，是浮磬之精。若能宝持，必生令子。”母惊寤，举身流汗。俄而有娠，及生，因名琳，字季珉。从孝武西迁，封钜野县子。河桥之役，琳勇冠诸军。周文谓曰：“公即我之韩、白也。”复从战芒山，除正平郡守。齐将东方老来寇，琳击之。老中数创乃退，谓其左右曰：“吾经阵多矣，未见如此健儿。”后除鄜州刺史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。周孝闵帝践祚，进爵犍为郡公。武成二年，讨平文州氏。师还，帝宴群公卿士，仍赋诗言志。琳诗末章云：“寄言奚车骑，为谢霍将军。何以报天子？沙漠静妖氛。”帝大悦曰：“獯、豷陆梁，未时款塞，卿言有验，国之福也。”天和三年，为江陵副总管。时陈将吴明彻来寇，总管田弘与梁主萧岿出保纪南城，唯琳与梁仆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。昼夜拒战，凡经十旬，明彻退走。岿表言其状，帝乃优诏追琳入朝，亲加劳问。六年，进位柱国。薨。

贈本官。加五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謚曰襄。

子儒袭爵。位仪同大将军。

李和，本名庆和，朔方岩绿人也。父僧养，以累世雄豪，为夏州酋。和少敢勇有识度，状貌魁伟，为州里所推。贺拔岳作镇关中，引为帐内都督。后从周文，累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夏州刺史，赐姓宇文氏。周文尝谓诸将曰：“宇文庆和累经任委，每称吾意。”又赐名意焉。改封永丰县公。保定二年，除司宪中大夫。寻改封德广郡公，出为洛州刺史。和前在夏州，颇留遗惠，及有此授，商、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。和至州，以仁恕训物，狱讼为之简静。进柱国大将军。隋开皇元年，迁上柱国。和立身刚简，老而逾励，诸子趋事，若奉严君。以意是周文帝赐名，帝朝已革；庆和则父之所命，义不可违。至是，遂以和为名。二年，薨。赠本官，加司徒公，謚曰肃。子彻嗣。

彻字广达。性刚毅，有器干。周武帝时，从皇太子西征吐谷浑，以功赐爵周昌县男。从武帝平齐，录前后功，再进爵。迁左武卫将军。及隋晋王广镇并州，妙选府官，诏彻总晋王府军事，进爵齐安郡公。时蜀王秀亦镇益州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安得文同王子相，武如李广达者乎！”其见重如此。明年，突厥沙钵略可汗犯塞，上令卫王爽为元帅击之，以彻为长史。遇虜于白道，行军总管李充请袭之。诸将多以为疑，唯彻奖成其事，请同行，遂掩击大破之。沙钵略弃所服金甲而遁。以功加上大将军。沙钵略因此称藩。改封安道郡公。开皇十年，进位柱国。及晋王为扬州总管，以彻为司马，改封德广郡公。寻徙封城阳郡公。其后突厥犯塞，彻复领行军总管破之。及左仆射高颀得罪，以彻素与颀善，被疏忌。后出怨言，上闻，召入卧内赐宴，言及平生，因遇鸩卒。大业中，其妻元氏为孽子安远诬以咒诅，

伏诛。

伊娄穆，字奴干，代人也。父灵，善骑射，为周文所知，尝谓之曰：“若伊尹阿衡于殷，致主尧、舜。卿既姓伊，庶卿不替前绪。”于是赐名尹焉。历卫将军、隆州刺史、卢奴县公。穆弱冠为周文帐内亲信，以机辩见知。历中书舍人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尝入白事，周文望见悦之，字之曰：“奴干作仪同面见我矣。”于是拜仪同三司，赐封安阳县伯。周孝闵帝践阼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。建德中，卒。

达奚寔，字什伏代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父显相，武卫将军。寔少修立，有干局。从魏孝武西迁，封临汾县伯。从周文禽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皆力战有功。累迁相府从事中郎。寔性严重，深见器遇。六官建，行蕃部中大夫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平阳县公。周保定初，卒于刺史。谥曰恭。子丰嗣。

刘雄，字猛雀，临洮子城人也。少机辩，慷慨有大志，初为周文亲信，后拜中大夫，兼中书舍人，赐姓宇文氏。周孝闵帝践阼，加大都督。天和中，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周昌侯。历位纳言、内史中大夫、候正。武帝尝从容谓曰：“古人云：‘富贵不归故乡，犹衣锦夜游。’”乃以雄为河州刺史。雄先已为本县令，复有此授，乡里荣之。及皇太子西征吐谷浑，雄自凉州从滕王道先入，功居多，加上开府仪同三司。从平并州，拜上大将军，进爵赵郡公。平鄴城，进柱国。宣政元年，突厥寇幽州，雄战歿。赠亳州总管。

子升嗣。以雄死王事，授仪同大将军。

侯植，字仁干，其先上谷人也。高祖恕，为北地太守，子孙因家于北地之三水。植少倜傥，有大节，容貌奇伟，武艺绝伦。仕魏为义州刺史，甚有政绩。后从孝武西迁，赐姓侯伏侯

氏。从周文破沙苑，战河桥，进大都督。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作逆，植从开府独孤信讨禽之，封肥城县公，赐姓贺屯氏。后从于谨平江陵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别封一子，开源县伯。周孝文帝践阼，进爵郡公。时帝幼冲，晋公护执政，植从兄龙恩为护所亲。及护诛赵贵，诸宿将等多不自安。植谓从兄龙恩曰：“主上春秋既富。安危系于数公，若多诛戮，自立威权，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，恐吾宗亦缘此败。兄安得知而不言！”龙恩竟不能用。植又承间言于护曰：“公以骨肉之亲，当社稷之寄，愿推诚王室，拟迹伊、周，则率土幸甚。”护曰：“我誓以身报国，卿岂谓吾有他志邪？”又闻其先与龙恩言，乃阴忌之。植惧不免祸，遂以忧卒。赠大将军、平州刺史，谥曰节。子定嗣。及护伏诛，龙恩及其弟万寿并预其祸。武帝以植忠于朝廷，特免其子孙。

李延孙，伊川人也。父长寿，性雄豪，少与蛮酋结托，侵掠阡南。魏孝昌中，朝议恐其为乱，乃以长寿为防蛮都督，给其鼓节。长寿尽其智力，防遏群蛮，伊川左右，寇盗为之稍息。永安之后，长寿徒侣日盛，魏帝藉其力用，因而抚之。累迁北华州刺史，赐爵清河郡公。及孝武西迁，长寿率励义士拒东魏。后为广州刺史。东魏遣行台侯景攻之，城陷，遇害。追赠太尉。延孙亦雄武，有将率才略，少从长寿征讨，以勇敢闻。贺拔胜为荆州刺史，表延孙为都督，肃清鹞路，颇有力焉。及长寿被害，延孙乃还，收集其父之众。自孝武西迁后，朝士流亡。广陵王欣、录尚书长孙承业、颍川王斌之、安昌王子均及建宁、江夏、陇东诸王并百官等携持妻子来投延孙者，即率众卫送，并赠以珍玩，咸达关中。齐神武深患之，遣行台慕容绍宗等数道攻击，延孙大破之。乃授延孙京南行台、节度河南诸军事、广州刺史。寻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赐爵华山郡

公。延孙既蒙重委，每以克清伊、洛为已任，频以寡击众，威振敌境。大统西年，为其长史杨伯兰所害。赠司空。

子人杰，有祖、父风。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颖川郡公。

韦祐，字法保，京兆山北人也，以字行。为州郡著姓，父义，上洛郡守。魏大统中，以法保著勋，追赠秦州刺史。法保少好游侠，而质直少言，所与交游，皆轻猾亡命。父没，事母以孝闻。慕李长寿之为人，遂娶其女，因寓居阙南。正光末，王公避难者或依之，多得全济，以此为贵游所德。及孝武西迁，法保赴行在所，封固安县男。及长寿被害，其子延孙收长寿余众，守御东境。朝廷恐延孙兵少，乃除法保东洛州刺史，配兵数百，以援延孙。法保至潼关，弘农郡守韦孝宽谓曰：“恐子此役，难以吉还。”法保曰：“古人称不入兽穴，不得兽子。安危之事，未可预量。”遂倍道兼行。与延孙兵接，乃并势置栅于伏流。未几，周文追法保与延孙还朝，赏劳甚厚。除河南尹。及延孙被害，法保乃率所部据延孙旧栅。尝与东魏战。流矢中颈，从口中出，久之乃苏。大统九年，镇九曲城。乃侯景以豫州附，法保率兵赴。景欲留之，法保疑其贰，乃固辞还所镇。十五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寻进爵为公。会东魏遣军送粮馈宜阳，法保潜邀之，中流矢，卒于阵。谥曰庄。

子初嗣。位开府仪同大将军、阎韩防主。

陈欣，字永怡，宜阳人也。少骁勇，有气侠，姿貌魁岸，同类咸敬惮之。孝武西迁后，欣乃于辟恶山招集勇敢少年，寇掠东魏，仍密遣使归附。授立义大都督，赐爵霸城县男。累迁宜阳郡守。恭帝二年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、宜阳邑大中正，赐姓尉迟氏。周文以欣著绩累载，赠其祖昆及父兴孙俱为仪同三司，位刺史。东魏洛州刺史独孤永业，号有智谋，往来境上，欣与韩雄等恆令间谍觇其动静，齐兵每

至，辄破之，故永业深惮欣等，不敢为寇。周孝闵帝践阼，进爵许昌县公。后除熊州刺史，卒于州。欣与韩雄里闲姻娅，少相亲昵，俱总兵境上三十余载。每御扞，二人相赴，常若影响。故数对勅敌，而常保功名。虽并有武力，至于挽强射中，欣不如雄；散财施惠，得士众心，则雄不如欣。身死之日，将吏荷其恩德，莫不感恻。

子万敌嗣。朝廷以欣雅得士心，还令万敌领其部曲。

魏玄，字僧智，其先任城人也，后徙于新安。玄少慷慨，有胆略。孝武西迁，东魏北徙，人情各怀去就，玄每率乡兵抗拒东魏。芒山之役，大军不利，宜阳、洛州皆为东魏守，而玄母及弟并在宜阳。玄以为忠孝不两立，乃率义徒还阨南镇抚。周文手书劳之。除洛阳令，封广宗县子。周保定元年，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镇阎韩。迁熊州刺史，政存简惠，百姓悦之。转和州刺史、伏流防主，进爵为公。及齐将斛律明月率众向宜阳，兵威甚盛，玄率众御之，每战辄克。后以疾卒于位。

泉人山，字思道，上洛丰阳人也。世雄商洛，自晋东度，常贡属江东。曾祖景言，魏太延五年率乡里归化，仍引王师平商洛。拜建节将军，假宜阳郡守，世袭本县令，封丹水侯。父安志，复为建节将军、宜阳郡守，领本县令，降爵为伯。人山九岁丧父，哀毁类于成人。服阕袭爵，年十二，乡人皇平、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，请人山为县令。州为申上。时吏部尚书郭祚以人山年少，请别选遣，终此一限，令人山代之。宣武诏依皇平等所请。巴俗事道，尤重老子之术。人山虽童幼，而好学恬静，百姓安之。寻以母忧去职。县中父老复表请起复本任。后除上洛郡守。及萧宝夤反，遣兵趣青泥，图取上洛，豪族泉、杜二姓密应之。人山与刺史董绍掩袭，二姓散走，宝夤亦退。迁浙

州刺史，别封泾阳县伯。永安中，大破梁将王玄真于顺阳，除东雍州刺史，进爵为侯。部人杨羊皮，太保椿之从弟，恃椿，侵扰百姓。守宰多被其陵侮，皆畏而不敢言。人山收之，将加极法。杨氏惭惧，阖宗请恩。自此豪右无敢犯者。性又清约，纤毫不扰于人。在州五年，每于乡里运米自给。梁魏兴郡与洛州接壤，表请内属。诏人山为行台尚书以抚纳之。大行台贺拔岳以人山昔莅东雍，为吏人所怀，乃表人山复为刺史。诏许之。蜀人张国俊聚党剽劫，州郡不能制，人山收戮之，阖境清肃。

及齐神武专政，孝武有西顾之心，欲委人山以山南之事，乃除洛州刺史。未几，帝西迁。齐神武率众至潼关，人山遣其子元礼御之，神武不敢进。上洛人都督泉岳，其弟猛略与拒阳人杜窋等谋翻洛州以应东魏。人山知之，杀岳及猛略，传首诣阙。大统元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兼尚书右仆射，进爵上洛郡公。人山志尚廉慎，每除一官，忧见颜色，寝食辄减。至是频让，魏帝手诏不许。三年，高敖曹围逼州城，杜窋为其乡导。人山拒守旬余，矢尽援绝，城乃陷焉。谓敖曹曰：“泉人山力屈，志不服也。”及窦泰被禽，敖曹退走，遂执人山而东，以窋为刺史。人山临发，密戒二子元礼、仲遵曰：“吾生平志愿，不过令长，幸逢圣会，位亚台司。今爵禄既隆，年齿又暮，前途夷险，抑亦可知。汝等堪立功效，不得以我在东，遂亏臣节也，”乃挥涕而诀。闻者莫不愤叹。寻卒于鄴。

元礼少有志气，好弓马，颇闲草隶，有士君子之风。赐爵临洮县伯，散骑常侍。及洛州陷，与人山俱被执而东。元礼于路逃归。时杜窋虽为刺史，然巴人素轻杜而重泉。及元礼至，与仲遵相见，感父临别之言，潜与豪右结托，遂率乡人袭州城，斩窋，传首长安。朝廷嘉之，代袭洛州刺史。从周文战于沙苑，中流矢卒。子贞嗣。

仲遵一名恭。少谨实，涉猎经史。年十三为郡主簿，十四为县令。及长，有武艺。高敖曹攻洛州，与人山力战拒守。矢尽，以棒杖扞之，为流矢中目，不堪复战。及城陷，士卒叹曰：“若二郎不伤，岂至于此！”人山之东也，仲遵以被伤不行。后与元礼斩寇，以功封丰阳县伯，东豫州刺史。及元礼战没，复以仲遵为洛州刺史。颇得誉。大统十三年，行荆州刺史事。梁司州刺史柳仲礼每为边寇，周文令仲遵率乡兵，从开府杨忠讨之。梁随郡守桓和拒守不降。忠谓诸将曰：“先取仲礼，则桓和不攻而自服也。”仲遵对曰：“若弃和深入，仲礼未即就禽，则首尾受敌，此危道也。”忠从之。仲遵以计由已出，乃先登城，遂禽和。从击仲礼，又获之。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本州大中正，复行荆州刺史、十三州诸军事。寻遭母忧，请终丧制，不许。大将军王雄南征上津、魏兴，仲遵从雄讨平之。遂于上津置南洛州，以仲遵为刺史。仲遵留情抚接，百姓安之。

初，蛮帅杜青和自称巴州刺史，以州入附，朝廷因其所据而授之，仍隶东梁州都督。青和以仲遵善于抚御，请隶仲遵。朝议以山川非便，弗之许也。青和遂结安康酋帅黄众宝等，举兵共围东梁州。复遣王雄讨平之，改巴州为洵州，隶于仲遵。先是东梁刺史刘孟良在职贪婪，人多背叛。仲遵以廉简处之，群蛮帅服。仲遵虽出自巴夷，而有方雅之操，历官之处，皆以清白见称。朝廷又以其父临危抗节，乃令袭爵上洛郡公，旧封听回授一子。寻出为都督、金州刺史。卒官。赠大将军、三州刺史，谥曰庄。

子 恆嗣。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李迁哲，字孝彦，安康人也。世为山南豪族，仕于江左。父元直，仕梁，历东梁、衡二州刺史、散骑常侍、沌阳侯。迁

哲少修立，有识度，慷慨善谋画，起家文德主帅。其父为衡州，留迁哲本乡，临统部曲事。时年二十，抚馭群下，甚得其情。后袭爵沌阳侯，位都督、东梁州刺史。侯景篡逆，迁哲外御边寇，自守而已。大统十七年，周文遣达奚武、王雄等略地山南。迁哲军败，遂降于武。然犹意气自若。武乃执送京师。周文责以不早归国。答曰：“不能死节，实以此愧耳。”周文深嘉之，封沌阳县伯。

恭帝初，直州人乐炽、洋州人黄国等连结为乱。周文以迁哲信著山南，乃令与开府贺若敦同经略。炽等寻并平荡，仍与敦南出徇地。迁哲先至巴州，入其封郭。梁巴州刺史牟安人开门请降。安人子宗彻等犹据巴城不下，迁哲攻克之。军次鹿城，城主遣使请降。迁哲谓其众曰：“纳降如受敌，吾观其使，瞻视犹高，得无诈也？”遂不许之。梁人果于道左设伏以邀迁哲，迁哲进击破之，遂屠其城。自此巴、濮之人，降款相继。军还，周文赐以所服紫袍玉带及所乘马，加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除真州刺史，即本州也。仍给军仪鼓节，令与田弘同讨信州。时信州为蛮酋向五子王等所围，弘遣迁哲赴援。此至，信州已陷。五子王等闻迁哲至，狼狈遁走。迁哲入据白帝，贺若敦等复至，遂共追五子王等，破之。及田弘旋军，周文令迁哲留镇白帝。信州先无仓储，军粮匮乏。迁哲乃收葛根造粉，兼米以给之，迁哲亦自取供食。时有异膳，即分赐兵士。有疾患者，又亲加医药。以此军中感之，人思效命。黔阳蛮田乌度、田乌唐，等每抄掠江中，为百姓患。迁哲随机出讨，杀讨甚多，由是诸蛮畏威，各送粮饩。又遣子弟入质者千有余家，迁哲乃于白帝城外筑城以处之。并置四镇，以静峡路。自此寇抄颇息，军粮赡给焉。周明帝初，授都督、信州刺史。二年，进爵西城县公。武成元年，朝于京师。明帝甚礼之，赐甲第及

庄田等。天和三年，进位大将军。诏迁哲率金、上等诸州兵镇襄阳。五年，陈将章昭达攻逼江陵，梁明帝告急于襄州，卫公直令迁哲往救焉。迁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，自率骑出南门，又令步兵自北门出，两军首尾邀之，陈人多投水死。是夜，陈人又窃于城西堞以梯登城，登者已百数人。迁哲又率骁勇扞之，陈人复溃。俄而大风暴起，迁哲乘暗出兵击其营，陈人大乱，杀伤甚众。江陵总管陆腾复破之于西隄，陈人乃遁。建德二年，进爵安康郡公。三年，卒于襄州。赠金州总管，谥曰壮武。

迁哲累叶雄豪，为乡里所服。性复华侈，能厚自奉养。妾媵至有百数，男女六十九人。缘汉千余里间，第宅相次，姬媵之有子者，分处其中，各有僮仆侍婢阍人守护。迁哲每鸣笳导从，往来其间，纵酒欢宴，尽生平之乐。子孙参见，或忘其年名者，披簿以审之。

长子敬仁，先迁哲卒。第六子敬猷嗣，还统父兵，位仪同大将军。

迁哲弟显，位上仪同大将军。

杨乾运，字玄邈，傥城兴势人也，少雄武，为乡闾信服。为安康郡守。陷梁，仕历潼、南梁二州刺史。及武陵王萧纪称尊号，以乾运威服巴、渝，乃拜梁州刺史，镇潼州，封万春县公。时纪与其兄湘东王绎争帝，乾运兄子略劝乾运归附，乾运然之。会周文令乾运孙法洛至，略即夜送之，乾运送款，周文密赐乾运铁券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梁州刺史、安康郡公。及尉迟迥征蜀，遂降迥。迥因此进军成都，数旬克之。及至京师，礼遇隆渥。寻卒于长安。赠尚书右仆射。子端嗣。略亦以归附功，位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，封上庸县伯。

乾运女婿乐广，安州刺史，封安康县公。

扶猛，字宗略，上甲黄土人也。其种落号白兽蛮。猛仕梁，

位南洛、北司二州刺史，封宕梁县男。魏废帝元年，以众降。周文厚加抚纳，复爵宕渠县男，割二郡为罗州，以猛为刺史。令从开府贺若敦南讨信州。敦令猛直道白帝，所由之路，人迹不通。猛乃梯山扞葛，备历艰阻，遂入白帝。抚慰人夷。莫不悦附。以功进开府仪同三司。俄则信州蛮反，猛复从贺若敦平之，进爵临江县公。后从田弘破汉南诸蛮，进位大将军。卒。

阳雄，字元略，上洛邑阳人也。累叶豪族。父猛，从孝武西迁，以功封郟阳伯，位征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。雄起家奉朝请，以军功封安平侯。得子孙相袭拜邑阳郡守。累迁平州刺史，进爵玉城县公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。历京兆尹、户部中大夫，进位大将军，转中外府长史，迁江陵总管，改封鲁阳县公。卒于镇。追封郡公，谥曰怀。雄善附会，能自谋身，故任兼出内，保全爵禄。子长宽嗣。

席固，字子坚，其先安定人也。高祖衡，因姚氏之乱，寓居襄阳，仕晋，为建威将军，遂为襄阳著姓。固少有远志。梁大同中，为齐兴郡守。久居郡职，士多附之，遂有亲兵千余人。梁元帝时，迁兴州刺史，军人募从者至五千余人。固欲自据一州，以观时变。大统中，以地归魏。时周文方南取江陵，西定蜀、汉，闻固至，甚礼遇之。就拜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侍中、丰州刺史，封新丰县公。后转湖州刺史，启求入观。及至，进爵静安郡公。寻拜昌、归、宪三州诸军事、昌州刺史。固居家孝友，莅官颇有声绩。卒于州。赠大将军、五州刺史，谥曰肃，敕襄州赐其墓田。子雅嗣。

雅字彦文。性方正，少以孝闻。位大将军。

雅弟英，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任果，字静鸾，南安人也。本方隅豪族。父褒，仕梁，为沙州刺史、新巴县公。果性勇决，志在立功。魏废帝元年，率

所部来附。周文嘉其远至，待以优礼。果因面陈取蜀策，深被纳之。乃授沙州刺史、南安县公。从尉迟迥伐蜀。寻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及成都平，除始州刺史。周文以其方隅首领，早立忠节，进爵乐安郡公，赐以铁券，听相传袭，并赐路车駟马及仪卫等以光宠之。寻为刺客所害。

论曰：王杰、王勇、宇文虬、耿豪、高琳、李和、伊娄穆、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，效节扰攘之际，各能屠坚覆锐，自致其功，高爵厚位，固其宜也。仲尼称无求备于一人，信矣。夫文士怀温恭之操，其弊也懦弱；武夫禀刚烈之资，其弊也敢悍。故有使酒不逊之祸，拔剑争功之尤，大则莫全其生，小则仅而获免。耿豪、王勇不其然乎！李延孙、韦祐、陈欣、魏玄等以勇略之姿，受扞城之委。灌瓜赠药，虽有愧于昔贤；御侮折冲，足方驾于前烈。用能观兵伊、洛，保据崤、函，齐人阻西路之谋，周朝缓东贡之虑，皆其力也。泉人山长自山谷，素无月旦之誉，而临难慷慨，无失人臣之节，岂非蹈仁义之徒欤！元礼、仲遵，聿遵其志，卒成功业，庶乎克负荷矣。李迁哲、杨乾运、席固之徒，属方隅扰攘，咸知委质，遂享爵位，以保终始。观迁哲之对周文，有尚义之气。乾运受任武陵，乖事人之道。若乃校其优劣，固不可同年而语。阳雄任兼文武，声著土内，抑亦志能之士也。

旧史有代人宇文盛，字保兴，以武毅显，盛弟丘，字胡奴，盛子述，位柱国，并有传。然事无足可纪。盛见子述传首，丘略之云。

卷第六十七

列传第五十五

崔彦穆 杨纂 段永 令狐整 子熙
唐永 子瑾
柳敏 子昂
王士良

崔彦穆，字彦穆，清河东武城人，魏司空安阳侯林之九世孙也。曾祖顓，后魏平东府谘议参军。祖蔚，遭从兄司徒浩之难，南奔江左。仕宋，为给事黄门侍郎、汝南义阳二郡守。延兴初，复归于魏，拜颍川郡守，因家焉。后终于郢州刺史。父幼，位终永昌郡守。隋开皇初，以献皇后外曾祖，追赠上开府仪同三司、新州刺史。

彦穆幼明悟。神彩卓然。魏吏部尚书陇西李神隼，有知人之鉴，见而叹曰：“王佐才也。”永安末，除司徒府参军事，再迁大司马从事中郎。孝武西迁，彦穆时不得从。大统三年，乃与兄彦珍于成皋举义，因攻拔荥阳，禽东魏郡守苏淑。仍与乡郡王元洪威攻颍川，斩其刺史李景遗。即拜荥阳郡守，寻赐爵千乘县侯。十四年，授散骑常侍、司农卿。时军国草创，众务殷繁，周文乃引彦穆入幕府，兼掌文翰。及于谨伐江陵，彦穆以本官从平之。周明帝初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俄拜安州刺史，总管十二州诸军事。入为御正大夫。陈氏请敦

邻好。诏彦穆使焉。彦穆风韵闲旷，器度方雅，善玄言，解谈谑，甚为江表所称。转户部中大夫，进爵为公。天和三年，聘齐还，除金州刺史，总管七州诸军事，进位大将军。寻徵拜小司徒。

及宣帝崩，隋文帝辅政，三方起兵，以彦穆为行军总管，与襄州总管王谊讨司马消难。军次荆州，总管独孤永业有异志，遂收而戮之。及事平，隋文帝徵王谊入朝，即以彦穆为襄州刺史，总管六州诸军事，加授上大将军，进爵东郡公。顷之，永业家自理得雪，彦穆坐除名。寻复官爵。开皇元年卒。子君绰嗣。

君绰性夷简，博览经史，有父风。大象末，丞相府宾曹参军。

君绰弟君肃，解巾道王侍读，大象末，颍川郡守。

杨纂，广宁人也，父安仁，魏朔州镇将。纂少慷慨有志略，勇力兼人。年二十，从齐神武起兵于信都，以军功。稍迁武州刺史。自以赏薄，志怀怨愤，每叹曰：“大丈夫富贵何必故乡！若以妻子经怀，岂不沮人雄志！”大统初，乃间行入关。周文执纂手曰：“人所贵者忠义也，所惧者危亡也，其能不惮危亡，蹈兹忠义者，今方见之于卿耳。”即授征南将军、大都督，封永兴县侯。从周文解洛阳围，经河桥、芒山之战，纂每先登，军中咸推其敢勇，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为公，赐姓莫胡卢氏。俄授岐州刺史。周孝闵帝践阼，进爵宋熙郡公。保定元年，位大将军，改封陇东郡公，除陇州刺史。从隋公杨忠东伐，至并州而还。天和六年，进授柱国大将军，转华州刺史。纂性质朴，又不识文字，前后莅职，但推诚信而已。吏人以其忠恕，颇亦怀之。寻卒于州。

子睿，位至上柱国、渔阳郡公。

段永，字永宾，其先辽西石城人，晋幽州刺史疋磾之后也，曾祖悞，仕魏黄龙镇将，因徙高陆之河阳焉。永幼有志操，闾里称之。魏正光末，北镇扰乱，遂携老幼，避地中山。后赴洛阳，拜平东将军，封沃阳县伯。青州人崔社客举兵反，永讨平之。进爵为侯，除左光禄大夫。时有贼魁元伯生，西自崤、潼，东至巩、洛，屠陷城壁，所在为患。孝武遣京畿大都督疋娄昭讨之，昭请以五千人行。永进曰：“此贼既无城栅，唯以寇抄为资，取之在速，不在众也。若星驰电发，出其不虞，精骑五百足矣。”帝然其计，于是命永代昭，以五百骑倍道兼进，遂破平之。及帝西迁，永时不及从。大统初，乃结宗人，潜谋归款。密与都督赵业等袭斩西中郎将慕容显和，传首京师。以功别封昌平县子，徐州刺史。从禽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并有战功，进爵为公。河桥之役，永力战先登，授南汾州刺史。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尔绵氏。废帝元年，授恆州刺史。于时朝贵多其部人，谒永之日，冠盖盈路，当时荣之。周孝闵帝践阼，进爵广城郡公。历文、瓜二州刺史，户部中大夫。保定四年，拜大将军。永历任内外，所在颇有声称，轻财好士，朝野以此重焉。天和四年，授小司寇。寻为右二军总管，率兵北道讲武。遇疾，卒于贺葛城。丧远，武帝亲临，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同华等五州刺史，谥曰基。

子岌嗣。位至仪同三司、兵部下大夫。

令狐整，字延保，敦煌人也，本名延。世为西土冠冕。曾祖嗣，祖绍安，官至郡守，咸为良二千石。父虬，早以名德著闻，仕历瓜州司马、敦煌郡守、郢州刺史，封长城县子。魏大统末，卒于家。周文帝伤悼之，遣使者监护丧事，又敕乡人为营坟墓。赠龙骧将军、瓜州刺史。整幼聪敏，沈深有识量，学艺骑射并为河右所推。刺史魏东阳王元荣辟整为主簿，加荡寇

将军。整进趋详雅，对扬辩畅，谒见之际，州府倾目。荣器整德望，尝谓僚属曰：“令狐延保，西州令望，方成重器，岂州郡之职所可縻维？但一日千里，必基武步，寡人当委以庶务，画诺而已。”顷之，孝武西迁，河右扰乱。荣仗整防扞，州境获宁。及邓彦窃据瓜州，拒不受代，整与开府张穆等密应使者申徽，执彦送京师。周文嘉其忠节，表为都督。寻而城人张保又杀刺史成庆，与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构逆，规据河西。晋昌人吕兴复害郡守郭肆，以郡应保。初，保等将图为乱，虑整守义不从，既杀成庆，因欲及整。然人之望，复恐其下叛之，遂不敢害。虽外加礼敬，内甚忌整。整亦伪若亲附，而密欲图之。阴令所亲说保曰“郡与仲和结为唇齿，令东军渐逼凉州，彼势孤危，恐不能敌。若或摧衄，则祸及此土。宜分遣锐师，星言救援。二州合势，则东军可图。然后保境息人，计之上者。”保然之，而未知所任。整又令说保曰：“历观成败，在于任使，所择不善，旋致倾危。令狐延保兼资文武，才堪统御，若使为将，蔑不济矣。”保纳其计，且以整父兄等并在城中，弗之疑也，遂令整行。整至玉门郡，召集豪杰，说保罪逆，驰还袭之。先定晋昌，斩吕兴，进军击保。州人素服整威名，并弃保来附。保遂奔吐谷浑。众议推整为刺史。整曰：“本以张保肆逆，杀害无辜，阖州之人，俱陷不义。今者同心，务在除凶，若共相推荐，复恐效尤致祸。”于是乃波斯使主张道义行州事。具以状闻。诏以申徽为刺史。徵整赴阙，授寿昌郡守，封襄武县男。周文谓整曰：“卿早建殊勋，今官位未足酬赏，方当与卿共平天下，同取富贵。”遂立为瓜州义首。整以国难未宁，常愿举宗效力，遂率乡亲二千余人入朝，随军征讨。整善于抚驭，躬同丰约，是以士众并忘羁旅，尽其力用。周文尝从容谓整曰：“卿远祖立忠而来，可谓积善余庆，世济其美者也。”

整远祖汉建威将军迈，不为王莽屈，其子称避地河右，故周文称之云。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周文又谓整曰：“卿勋同娄、项，义等骨肉，立身敦雅，可以范人。”遂赐姓宇文氏，并赐名整焉。宗人二百余户，并列属籍。

周孝闵帝践阼，拜司宪中大夫，处法平允，为当时所称。进爵彭城县公。初，梁兴州刺史席固以州来附，周文以固为丰州刺史。固莅职既久，犹忌梁法，凡所施为，多亏政典。朝议密欲代之，而难其选。令整权镇丰州，委以代固之略。整广布威恩，倾身抚接，数月之间，化洽州府。于是除整丰州刺史，以固为湖州。丰州旧不居民中，赋役参集，劳逸不均。整请移居武当，诏可其奏。奖励抚导，迁者如归，旬月之间，城府周备。固之迁也，其部曲多愿留为整左右，整谕以朝制，弗之许焉，莫不流涕而去。及整秩满代至，人吏恋之，老幼送整，远近毕集，数日停留，方得出界。其得人心如此。拜御正中大夫，出为中华郡守，转同州司会，迁始州刺史。整雅识情伪，尤明政术，恭谨廉慎，常惧盈满，故历居内外，所在见称。进位大将军。晋公护之初执政也，欲委整以腹心。整辞不敢当，颇忤其意，护以此疏之。及护诛，附会者咸伏法，而整独保全。时人称其先觉。卒。赠本官，加四州诸军事、鄜州刺史，谥曰襄。子熙嗣。

熙字长熙。性严重，有雅量，虽在私室，终日俨然。不妄通宾客，凡所交结，必一时名士。博览群书，尤明三礼，善骑射，颇知音律。起家以通经为吏部上士，转夏官府都上士，俱有能名。以母忧去职，殆不胜丧。其父戒之曰：“大孝在于安亲，义不绝嗣。吾今见存，汝又只立，何得过尔毁顿，貽吾忧也？”熙自是稍加饘粥。服阕，除少驾部。复丁父忧，非杖不起。人有闻其哭声，莫不为之下泣。河阴之役，诏令墨衰从事，

授职方下大夫，袭彭城县公。及武帝平齐，以留守功，进位仪同。历司勋、吏部二曹中大夫，甚有当时誉。隋文帝受禅之际，熙以本官行纳言事。寻除司徒左长史，加上仪同，进爵河南郡公。时吐谷浑寇边，以行军长史从元帅元谐讨之，以功进上开府。后拜沧州刺史，在职数年，风教大洽，称为良二千石。开皇四年，上幸洛阳。熙来朝，吏人恐其迁，悲泣于道。及还，百姓出境迎谒，欢叫盈路。在州获白乌、白麀、嘉麦，甘露降于庭前柳树。八年，徙为河北道行台度支尚书。吏人追思，相与立碑颂德。及行台废，累迁鸿胪卿。后以本官兼吏部尚书，往判五曹尚书事，民为明干。上甚任之，用上祠太山，还次汴州，恶其殷盛，多有奸侠，以熙为汴州刺史。下车，禁游食，抑工商，人有向术开门者杜之，船客停于郭外，星居者勒为聚落，侨人逐令归本，其有滞狱，并决遣之，令行禁止。上闻而嘉之，顾侍臣曰：“鄴都，天下难临处，敕相州刺史豆处通，令习熙法。”其年来朝，考绩为天下之最。赐帛三百疋，颁告天下。

以岭南夷数起乱，徵拜桂州总管、十七州诸军事，许以便宜从事，刺史已下官，得承制补授，给帐内五百人。赐帛五百疋，发传送其家累，改封武康郡公。熙至部，大弘恩信。其溪洞渠帅更相谓曰：“前总管皆以兵威相胁，今者乃以手教相谕，我辈其可违乎！”于是相率归附。先是州县生梗，长吏多不得之官，寄政于总管府。熙悉遣之，为建城邑，开设学校，人夷感化焉。

时有宁猛力者，与陈后主同日生，自言貌有贵相，在陈世已据南海。平陈后，文帝因而抚之，即拜安州刺史。然骄傲恃险，未常参谒。熙手书谕之，申以交友之分。其母有疾，熙复遗以药。猛力感之，诣府请谒，不敢为非。熙以州县多有同名，

于是奏改安州为钦州，黄州为峰州，利州为智州，德州为欢州，东宁州为融州。上皆从之。在职数年，上表以年老疾患，请解所任。优诏不许，赐以医药。

熙奉诏令交州梁帅李佛子入朝，佛子欲为乱，请至仲冬上道。熙意在羁縻，遂从之。有人诣阙，讼熙受佛子赂而舍之。上闻。佛子反问至，上大怒，以为信然，遣使锁熙诣阙。熙性素刚，郁郁不得志，行至永州，忧愤病卒。上怒不解，没其家财。及行军总管刘方禽佛子送京师，言熙实无赃。上悟，乃召其四子听仕。少子德蔡最知名。

整弟休，幼聪敏，有文武材用。与整同起兵逐张保，授帅都督。后为中外府乐曹参军。时诸功臣多为本州刺史。晋公护谓整曰：“以公勋望，应得本州，但朝廷藉公委任，无容远出。然公一门之内，须有衣锦之荣。”乃以休为敦煌郡守。在郡十余年，甚有政绩。卒于合州刺史。

唐永，北海平寿人也。本居晋昌之愤安县，晋乱，徙于丹杨。祖揣，始远魏，官至北海太守，因家焉。父伦，青州刺史。永身长八尺，少耿介，有将帅才，读《班超传》，慨然有万里之志。正光中，为北地太守，当郡别将。俄而贼将宿勤明达、车金雀等寇郡境，永击破之，境内稍安。永善驭下，士人竞为之用。熙阵常著帛裙襦，把角如意以指麾处分，辞色自若。在北地四年，与贼数十战，未常败北。时人语曰：“莫陆梁，恐尔逢唐将。”永所营处，至今犹称唐公垒也。行台萧宝夤表永为南幽州刺史，夷人送故者，莫不垂泪，当路遮留，随数日，始得出境。大统元年，拜东雍州刺史，寻加卫将军，封平寿伯。卒，赠司空公。永性清廉，家无蓄积，妻子不免饥寒，世以此称之。

子陵，少习武艺，颇闲吏职，位大都督、应州刺史、车骑

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陵子悟，美风仪，博涉经史，文咏可观。周大象中，颇被宣帝任遇，位至内史下大夫、汉阳公。隋文帝得政，废于家而卒。陵弟瑾。

瑾字附璘。性温恭，有器量，博涉经史，雅好属文。身長八尺二寸，容貌甚伟。年十七，周文闻其名，乃贻永书曰：“闻公有二子，曰陵、曰瑾，陵从横多武略，瑾雍容富文雅，可并遣入朝，孤欲委以文武之任。”因召拜尚书员外郎、相府记室参军事。军书羽檄，瑾多掌之。从破沙苑，战河桥，并有功，封姑藏县子。累迁尚书右丞、吏部郎中。于时魏室播迁，庶务草创，朝章国典，瑾并参之。迁户部尚书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宇文氏。

时燕公于谨，勋高望重，朝野所属。白周文，言瑾学行兼修，愿与之同姓，结为兄弟，庶子孙承其余论，有益义方。周文叹异者久之，更赐瑾姓万纽于氏。瑾乃深相结纳，敦长幼之序；瑾亦庭罗子孙，行弟侄之敬。其为朝望所宗如此。进爵临淄县伯。转吏部尚书，铨综衡流，雅有人伦之鉴。以父忧去职，寻起令视事。时六尚书皆一时之秀，周文自谓得人，号为六俊，然瑾尤见器重。于谨南伐江陵，以瑾为元帅府长史，军中谋略，多出瑾焉。江陵既平，衣冠仕伍，并没为仆隶。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，辄议免之，赖瑾获济者甚众。时论多焉。及军还，诸将多因虏掠，大获财物。瑾一无所取，唯得书两车，载之以归。或白周文曰：“唐瑾大有辘重，悉是梁朝珍玩。”周文初不信之，然欲明其虚实，密遣使检阅之，唯见坟籍而已。乃叹曰：“孤知此人来二十许年，明其不以利干义。向若不令检视，恐常人有投杼之疑。孤所以益明之耳。凡受人委任当如此也。”论平江陵功，进爵为公。

六官建，授礼部中大夫。出为蔡州刺史，历拓州、硤州，所在皆有德化，人吏称之。转荆州总管府长史。入为吏部中大夫，历御正、纳言、内史中大夫。曾未十旬，遂迁四职，搢绅咸以为荣。久之，除司宗中大夫，兼内史。寻卒于位。赠小宗伯，谥曰方。

瑾性方重，有风格，退朝休假，恆著衣冠以对妻子，遇迅雷风烈，虽闲夜晏寝，必起，冠带端笏危坐。又好施与，家无余财，所得禄赐，常散之宗族，其尤贫乏者，又割膏腴田宅以振之。所留遗子孙者，并墉堦之地。朝野以此称之。撰《新仪》十篇，所著赋、颂、碑、诔二十余万言。孙大智嗣。

瑾次子令则，性好篇章，兼解音律，文多轻艳，为时人所传。天和初，以齐驭下大夫使于陈。大象中，官至乐部下大夫。仕隋，位太子左庶子。皇太子勇废，被诛。

柳敏，字白泽，河东解县人，晋太常纯之七世孙也。父懿，魏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汾州刺史。敏九岁而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性好学，涉猎经史，阴阳卜筮之术，靡不习焉。年未弱冠，起家员外散骑侍郎。累迁河东郡丞。朝议以敏之本邑，故有此授。敏虽统御乡里，而处物平允，甚得时誉。及周文克复河东，见而器异之，乃谓之曰：“今日不喜得河东，喜得卿也。”即拜丞相府参军事。俄转户曹参军，兼记室。每有四方宾客，恆令接之，爰及吉凶礼仪，亦令监综。又与苏绰等修撰新制，为朝廷政典。迁礼部郎中，封武城县子，加帅都督，领本乡兵。俄进大都督。遭母忧，居丧，旬日之间，鬓发半白。寻起为吏部郎中，毁瘠过礼，杖而后起。周文见而叹异之，特加稟赐。及尉迟迥伐蜀，以敏为行军司马，军中筹略，并以委之。益州平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迁尚书，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，拜礼部中大夫。

周孝闵帝践阼，进爵为公。又除河东郡守，寻复徵拜礼部。出为郢州刺史，甚得物情。及将还朝，夷夏士人，感其惠政，并赍酒肴及物产候之于路。敏乃从他道而还。复拜礼部，后改礼部为司宗，仍以敏为之。敏操履方正，性又恭勤，每日将朝，必夙兴待旦。又久处台阁，明练故事，近仪或乖先典者，皆案据旧章，刊正取中。迁小宗伯，监修国史。转小司马，又监修律令。进位大将军，出为鄜州刺史，以疾不之部。武帝平齐，进爵武德郡公。敏自建德以后，寝疾积年，武帝及宣帝并亲幸其第问疾焉。开皇元年，进位上大将军、太子太保。其年卒。赠五州诸军事、晋州刺史。临终戒其子等，丧事所须，务从简约。其子等并涕泣奉行。少子昂。

昂字千里。幼聪颖有器识，干局过人。周武帝时，为内史中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爵文城郡公，当途用事，百僚皆出其下。昂竭诚献替，知无不为，谦虚自处，未尝骄物，时论以此重之。武帝崩，受遗辅政，稍被宣帝疏，然不离本职。隋文帝为丞相，深自结纳。文帝以为大宗伯。拜日，遂得偏风，不能视事。文帝受禅，疾愈，加上开府，拜潞州刺史。昂见天下无事，上表请劝学行礼。上览而善之，优诏答昂，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。昂在州，甚有惠政，卒官。

子调，历秘书郎、侍御史。左仆射杨素尝于朝堂见调，因独言曰：“柳条通体弱，独摇不须风。”调敛版正色曰：“调信无取，公不当以为侍御；信有可取，不应发此言。公当具瞻之地，枢机何可轻发！”素甚奇之。炀帝嗣位，累迁尚书左司郎中。时王纲不振，朝士多赃货，唯调清素守常，为时所美，然干用非其所长。

王士良，字君明，其先太原晋阳人也。后因晋乱，避地凉州。魏太武平沮渠氏，曾祖景仁归魏，为敦煌镇将。祖公礼，

平城镇司马，因家于代。父延，兰陵郡守。士良少修谨，不妄交游。孝庄末，尔硃仲远启为府参军事。历大行台郎中、谏议大夫，封石门县男。后与纥豆陵步藩交战，军败，为藩所禽，遂居河右。伪行台纥豆陵伊利钦其才，擢授右丞，妻以孙女。士良既为姻好，便得尽言，遂晓以祸福，伊利等即归附。朝廷嘉之。太昌初，进爵晋阳县子，寻进爵琅邪县侯，授太中大夫、右将军。出为殷州车骑府司马。东魏徙鄴之后，置京畿府，专典兵马。时齐文襄为大都督，以士良为司马，领外兵参军。寻迁长史，加安西将军，徙封符垒县侯。武定初，除行台右中兵郎中，又转大将军府属、从事中郎，仍摄外兵事。王思政镇颍川，齐文襄率众攻之。授士良大行台左丞，加镇西将军，进爵为公，令辅其弟演于并州居守。

齐文宣即位，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中书舍人，仍总知并州兵马事，加征西将军，别封新丰县子。俄除骠骑将军、尚书吏部郎中。文宣自晋阳赴鄴宫，复以士良为尚书左丞，统留后事。仍迁御史中丞。转七兵尚书。未几，入为侍中，转殿中尚书。顷之，复为侍中、吏部尚书。士良少孤，事继母梁氏以孝闻。及卒，居丧合礼。文宣寻起令视事，士良屡表陈诚，再三不许，方应命。文宣见其毁瘠，乃许之。因此卧疾历年，文宣每自临视。疾愈，除沧州刺史。乾明初，徵还鄴，授仪同三司。孝昭即位，遣三道使搜扬人物。士良与尚书令赵郡王高睿、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国，但有一介之善者，无不以闻。齐武成初，除太子少傅、少师，复除侍中，转太常卿，寻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出为豫州道行台、豫州刺史。

保定四年，晋公护东伐，权景宣以山南兵围豫州，士良举城降。授大将军、小司徒，赐爵广昌郡公。寻除荆州总管，行荆州刺史，复入为小司徒。俄除鄜州史，转荆州刺史。士良去

乡既久，忽临本州，耆老故人，犹有存者，远近咸以为荣。加授上大将军，以老病乞骸骨，优诏许之。开皇元年卒，时年八十二。

子德衡，大象末，仪同大将军。

论曰：昔阳货外叛，庶其窃邑，而《春秋》讥之；韩信背项，陈平归汉，而史迁美之。盖以运属既安，君道已著，则徇利忘德者罪也；时逢扰攘，臣礼未备，则转祸为福者可也。崔彦穆、杨纂、段永等昔在山东，沈淦下位，并以羁旅之士，遭回于燕雀之伍，终佩龟组，可谓见机者乎？令狐整干用确然，雅望重于河右，处州里则勋著方隅，升朝廷则绩宣出内，而畏避权宠，克保终吉，不然，何以自致显名而取高位也？熙历职流誉，风政克举，虽古之循吏，亦何以加兹，而毫厘为爽，丘山成过，唯命也夫！唐永良能之名，所在著美，清白之誉，显于累职，所谓干能之士也。瑾、敏并挺 已梓之林，蕴瑚琏之器，博观载籍，多识旧章，固乃国之名臣，时之领袖，周无君子，斯焉取斯。王士良之仕于齐，职居卿牧，而失忠与义，临难苟免，其背叛之徒欤！

卷第六十八

列传第五十六

豆卢宁 子勳 孙毓

杨绍 子雄

王雅 子世积

韩雄 子禽

贺若敦 子弼 弟谊

豆卢宁，字永安，昌黎徒何人。其先本姓慕容氏，燕北地王精之后也。高祖胜，以燕。皇始初归魏，授长乐郡守，赐姓豆卢氏。或云北人谓归义为“豆卢”，因氏焉，又云避难改焉，未详孰是。父苌，魏柔玄镇将，有威重，见称于时。武成中，以宁勳，追赠柱国大将军、少保、涪陵郡公。宁少骁果，有志气，身長八尺，美姿容，善骑射。魏永安中，以别将随尔硃天光入关。以破万俟丑奴功，赐爵灵寿县男。尝与梁人山定遇于平凉川，相与肄射，乃相去百步悬莎草以射之，七发五中。人山定服其能，赠遗甚厚，天光败，从侯莫陈悦。及周文讨悦，宁与李弼来归。

孝武西迁，以奉迎勳，封河阳县伯，后进爵为公。从禽窋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除卫大将军、兼大都督。大统七年，从于谨破稽胡帅刘平伏于上郡。及梁人山定反，以宁为军司，监陇右诸军事。贼平，进位侍中、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

三司。九年，从周文迎高仲密，与东魏战于芒山。迁左卫将军，进爵范阳郡公。十六年，拜大将军。羌帅傍乞铁勿及郑五丑等反叛，宁讨平之。恭帝二年，改封武阳郡公，迁尚书右仆射。周孝闵帝践祚，授柱国大将军。武成初，出为同州刺史。迁大司寇，进封楚国公，邑万户，别食盐亭县一千户，收其租赋。保定四年，授岐州刺史。属大兵东讨，宁舆疾从军。薨于同州。赠太保、十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，谥曰昭。

初，宁未有子，养弟永恩子勳。及生子赞，亲属皆请赞为嗣。宁曰：“兄弟之子犹子也，吾何择焉。”遂以勳嗣。时以此多之。及宁薨，勳袭爵。

勳字定东。生时，周文亲幸宁家称庆，时遇新破齐军，周文因字曰定东。勳聪悟，有器局。初以勋臣子封义安县侯。周闵帝受禅，授稍伯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丹阳郡公。明帝时，为左武伯中大夫。勳自以经业未通，请解职游露门学。帝嘉之，敕以本官就学。齐王宪纳勳妹为妃，恩礼愈厚。武帝嗣位，渭源烧当羌因饥作乱，以勳有才略，拜渭州刺史。甚有惠政，华夷悦服，大致祥瑞。乌鼠山俗呼为高武陇，其下渭水所出。其山绝壁千寻，由来乏水，诸羌苦之。勳马足所践，忽飞泉涌出。有白鸟翔止前，乳子而后去，有白狼见于襄武，人为之谣曰：“我有丹阳，山出玉浆。济我人夷，神鸟来翔。”百姓因号其泉曰玉浆泉。后丁父艰，毁瘠过礼。袭爵楚国公。大象二年，累迁利州总管，寻拜柱国。隋文帝为丞相，益州总管王谦作乱，勳婴城固守。谦将达奚暠等攻之，起土山，凿城为七十余穴，堰江以灌之。勳时战士不过二千，昼夜相拒。经四旬，梁睿军且至，贼解去，授上柱国，赐一子爵中山县公。开皇中，为夏州总管。帝以其家贵盛，勋效克彰，后为汉王谅纳其女为妃，恩遇弥厚。七年，追守利州功，诏食始州临津县

邑千户。十年，以疾徵还京师，诏诸王并至勤第，中使顾问，道路不绝。卒，谥曰襄。

子贤嗣。位显州刺史、大理少卿、武贲郎将。次子毓。

毓字道生，少英果，有气节。汉王谅出镇并州，毓以妃兄为王府主簿。以征突厥功，授仪同三司。及炀帝即位，谅纳谏议王頔谋作乱。毓苦谏不从，因谓其弟懿曰：“吾匹马归朝，自得免祸。此乃身计，非为国也。今且伪从，以思后计。”毓兄显州刺史贤言于帝曰：“臣弟毓素怀志节，必不从乱，但逼凶威，不能克遂。臣请从军，与毓为表里，谅不足图也。”帝许之。贤密遣家人赍敕书至毓所，与之计。谅将往介州，令毓与总管属硃涛留守。毓与涛议拒之，涛拂衣不从，毓追斩之。时谅司马皇甫诞以谏被囚，毓出之，与协计，及开府，盘石侯宿勤武等闭城拒谅。部分未定，有人告谅。谅攻之，城陷，见害，时年二十八。谅平，赠大将军，封正义县公，谥曰愍。

子愿师嗣。拜仪同三司。大业初，行新令，五等并除。未几，帝复下诏改封雍丘侯，复以愿师袭。

赞以宁勋，建德初，赐爵华阴县侯。累迁开府仪同大将军，进爵武阳郡公。

永恩少有识度，与宁俱归周文。以迎孝武功，封新兴伯。屡从征讨，皆有功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周孝闵帝践祚，授鄴州刺史，改封沃野县公。保定元年，入为司会中大夫。宁封楚国公，请以先封武阳郡三千户益沃野之封，诏许焉。卒于官。赠少保，谥曰敬。子通嗣。

通字平东，一名会，弘厚有器局。在周，以父功赐爵临贞县侯，改封沃野县公。位开府、北徐州刺史。开皇初，进爵南陈郡公，尚隋文帝妹昌乐县长公主。历定相二州刺史、夏洪二州总管，并以宽惠称。卒官。谥曰安。子宽嗣。

杨绍，字子安，弘农华阴人也，祖兴，魏新平郡守。父国，中散大夫。绍少慷慨有志略，屡从征伐，力战有功。普泰初，封平乡县男。大统元年，进爵冠军县公。四年，为鄆城郡守。绍性恕直，兼有威惠，百姓安之。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鄆州刺史，赐姓叱吕引氏。周孝闵帝践祚，进爵儁城郡公，位大将军。卒，赠成、文等八州刺史。谥曰信。子雄嗣。

雄初名惠，美姿容，有器度，雍容闲雅，进止可观。周武帝时，为太子司旅下大夫。帝幸云阳宫，卫王直作乱，袭肃章门，雄逆拒破之。封武阳郡公，迁右卫上大夫。大象中，进爵邗国公。隋文帝为丞相，雍州牧、毕王贤构作难，雄时为别驾，知其谋，以告文帝。贤伏诛，以功授柱国、雍州牧，仍领相府虞候。周宣帝葬，备诸王有变，令雄率六千骑送至陵所。进位上柱国。

文帝受禅，除左卫将军，兼宗正卿。迁右卫大将军，参预朝政。封广平王，以邗公别封一子。雄请封弟士贵，朝廷许之。或奏高颀朋党者，帝言之于朝，雄深明其虚，帝亦以为然。雄时贵宠，冠绝一时，与高颀、虞庆则、苏威称为“四贵”。雄宽容下士，朝野顾属。帝阴忌之，不欲其典兵马，乃改授司空，外示优崇，而内实夺其权也。雄乃闭门不通宾客。寻改封清漳王。仁寿初，帝以清漳不允声望，命职方进地图，指安德郡示群臣曰：“此号足为名德相称”。乃改封安德王。

大业初，授太子太傅。元德太子薨，检校郑州刺史。迁怀州刺史、京兆尹。帝亲征吐谷浑，诏雄总管浇河道诸军。及还，改封观王。辽东之役，检校左翊卫大将军，出辽东道。次泸河镇，遘疾死，帝为之废朝，诏鸿胪监护丧事。有司请谥曰懿，帝曰：“王道高雅俗，德冠生灵。”乃谥曰德。赠司徒、襄国等十郡太守。

子恭仁，位吏部侍郎。

恭仁弟綝，性和厚，颇有文学。历义州刺史、淮南郡太守。及父薨，起为司隶大夫。辽东之役，杨玄感反，其弟玄纵自帝所逃赴其兄，路逢綝，綝避人偶语久之。司隶刺史刘休文奏之，时恭仁将兵于外，帝寝其事。綝忧，发病而卒。

雄弟达，字士达，有学行，仕周，位仪同、内史下大夫，封遂宁县男。文帝受禅，拜给事黄门侍郎，进爵为子。迁兼吏部侍郎，加开府。转内史侍郎、鄴郑赵三州刺史，俱有能名。平陈后，帝差品天下牧宰，达为第一，擢拜工部尚书，加上开府。达为人弘厚，有局度，杨素每曰：“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，唯杨达耳。”献皇后及文帝山陵制度，达并参预焉。炀帝嗣位，转纳言，领营东都副监。辽东之役，领右武卫将军。进位左光禄大夫。卒于师。赠吏部尚书、始安侯，谥曰恭。

王雅，字度容，阐熙新纪人也。少沈毅，木讷寡言。有胆勇，善骑射。周文闻其名，召入军，以功赐爵居庸县子。从禽窦泰于潼关。沙苑之战，雅谓所部曰：“彼军殆有百万，今我不满万人，常理论之，实难与敌。但相公神武，以顺讨逆，岂计众寡？大丈夫不以此时破贼，何用生为！”乃擐甲出战，所向披靡，周文壮之。又从战芒山。时大军失利，诸将皆退，雅独拒之。敌人见其无继，步骑竞进。雅左右奋击，斩九级，敌众稍退，雅乃还。周文叹曰：“王雅举身悉是胆也！”进爵为伯。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明帝初除汾州刺史。励精为政，人庶悦附，自远至者七百余家。卒于夏州刺史。子世积嗣。

世积容貌魁岸，腰带十围，风神爽拔，有人杰之表。在周，以功拜上仪同，封长子县公。隋文帝受禅，进封宜阳郡公。高颉美其才能，甚善之。尝谓颖曰：“吾辈俱周臣子，社稷沦没，

若何？”颀深拒之。未几，授蕲州总管，平陈之役，以舟师自蕲水趣九江。以功进位柱国、荊州总管。后桂州人李光仕作乱，世积以行军总管讨平之，进位上柱国，甚见隆重。

世积见帝性忌刻，功臣多获罪，由是纵酒，不与执政言及时事。上以为有酒疾，舍之宫内，令医者疗之。世积诡称疾愈，始得就第。及征辽东，世积与汉王并为行军元帅。至柳城，遇疾而还。拜凉州总管，令骑士七百人送之官。

未几，其亲信安定皇甫孝谐有罪，吏捕之，亡抵世积，不纳，由是有憾。孝谐竟配防桂州，事总管令狐熙，熙又不礼焉。甚困穷，因微幸上变，称：“世积尝令道人相其贵不，道人云：‘当为国主。’谓其妻曰：‘夫人当为皇后。’又将之凉州，其所亲谓世积曰：‘河西天下精兵处，可图大事。’世积曰：‘凉州土旷人稀，非用武国。’”由是被征，案其事。有司奏：“左卫大将军元旻、右卫大将军元胄、左仆射高颀，并与世积交通，受其名马之赠。”世积竟坐诛，旻胄等免官，拜孝谐为上大将军。

韩雄，字木兰，河南东垣人也。祖景，孝文时为赭阳郡守。雄少敢勇，膂力绝人，工骑射，有将率材略。及孝武西迁，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。大统初，遂与其属六十余人于洛西举兵，数日间，众至千人，与河南行台杨琚共为犄角。每抄掠东魏，所向克获。东魏洛州刺史韩贤以状闻，鄴乃遣其军司慕容绍宗与贤合势讨雄。战数十合，雄众略尽，兄及妻子皆为贤所获，将以为戮。乃遣人告雄曰：“若雄至，皆免之。”雄乃诣贤军。即随贤还洛。潜引贤党，谋欲袭之。事泄，遁免。谒周文于弘农，封武阳县侯，遣还乡里，更图进取。雄乃招集义众，从独孤信入洛阳。芒山之役，周文命雄邀齐神武于隘道。神武怒，命三军拜并力取雄，雄突围得免。除东徐州刺史。东魏雍州刺

史郭叔略接境，颇为边患。雄密图之，轻将十骑，夜入其境，伏于道侧，遣都督韩仕于略城服东魏人衣服，诈若自河阳叛投关西者，略出驰之。雄自后射之，再发咸中，遂斩略首。除河南尹，进爵为公。寻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河南邑中正。周孝闵帝践祚，进爵新义郡公，赐姓宇文氏。明帝二年，除都督、中州刺史。雄久在边，具知敌人虚实，每率众深入，不避艰难。前后经四十五战，虽时有胜负，而雄志气益壮，东魏深惮之。卒于镇。赠大将军、五州诸军事。谥曰威。子禽嗣。

禽字子通，少慷慨，以胆略称。容貌魁岸，有雄杰之表。性又好书，经史百家皆略知大旨。周文见而异之，令与诸子游集。以军功稍迁仪同三司，袭爵新义郡公。武帝伐齐，禽说下独孤永业于金墉城。及平范阳，加上仪同、永州刺史。隋文帝作相，迁和州刺史。陈将甄庆、任蛮奴、萧摩诃等共为声援，频寇江北，前后入界。禽屡挫其锋，陈人夺气。

开皇初，文帝潜有吞江南志，拜禽庐州总管，委以平陈之任，甚为敌人所惮。及大举伐陈，以禽为先锋。禽领五百人宵济，袭采石，守者皆醉，遂取之。进攻姑熟，半日而拔。次于新林。江南父老素闻其威信，来谒军门，昼夜不绝，其将樊巡、鲁世真、田瑞等相继降。晋王遣行军总管杜彦与禽合军。陈叔宝遣领军蔡征守硃雀航，闻禽将至，众惧而溃。任蛮奴为贺若弼所败，弃军降禽。禽以精骑直入硃雀门。陈人欲战，蛮奴捻之曰：“老夫尚降，诸君何事！”众皆散走。遂平金陵，执陈主叔宝。时贺若弼亦有功，乃下诏晋王曰：“此二公者，朕本委之，悉如朕意。以名臣之功，成太平之业，天下盛事，何用过此！”又下优诏于禽、弼曰：“申国威于万里，宣朝化于一隅，使东南之人俱出汤火，数百年贼旬日廓清，专是公之功也。

高名塞于宇宙，盛业光于天壤。逖听前古，罕闻其匹。班师凯入，诚知非远，相思之甚，寸阴若岁。”及至京，弼与禽争功于上前，弼曰：“臣在蒋山死战，破其锐卒，禽其骁将，震扬威武，遂平陈国。禽略不交阵，岂臣之比！”禽曰：“本奉明旨，令臣与弼同取伪都。弼乃敢先期，逢贼遂战，致将士伤死甚多。臣以轻骑五百，兵不血刃，直取金陵，降任蛮奴，执陈叔宝，据其府库，倾其巢穴。弼至夕方扣北掖门，臣启关而纳之。斯乃救罪不暇，安得与臣为比！”上曰：“二将俱合上勋。”于是进位上柱国，赐物八千段。有司劾禽纵士卒淫汙陈宫。坐此不得国公及真食邑。

大军之始出也，上敕有司曰：“亡国物，我一不以入府，可于苑内筑五塚，当悉赐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。”及是，上御玄堂，大阵陈之奴婢货贿，会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，武职领兵都督已上，及诸考使以射之。

先是，江东谣曰：“黄斑青骢马，发自寿阳谿，来时冬气末，去日春风始。”皆不知所谓。禽本名禽武，平陈之际，又乘青骢马，往返时节与歌相应，至是方悟。后突厥来朝，上谓曰：“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？”对曰：“闻之。”上命左右引突厥诣禽前，曰：“此是执得陈国天子者。”禽厉然顾之，突厥惶恐不敢仰视。其威容如此。别封寿光县公，真食千户。以行军总管屯金城，御备胡寇，即拜凉州总管。

俄征还京，恩礼殊厚。无何，其邻母见禽门下仪卫甚盛，有同王者，母异而问之。其中人曰：“我来迎王。”忽不见。又有人疾笃，忽惊走至禽家曰：“我欲谒王。左右问何王，曰：‘阎罗王。’禽子弟欲捃之，禽止之曰：‘生为上柱国，死作阎罗王，亦足矣。’”因寝疾卒。子世谔嗣。

世谔倜傥骁捷，有父风。杨玄感乱，引为将，每战先登。

玄感败，为吏所拘。时帝在高阳，送诣行在所。世谓日令守者市酒肴以酣畅，扬言曰：“吾死在朝夕，不醉何为！”渐以酒进守者，守者狎之，遂饮令醉，因得逃奔山贼，不知所终。

禽母弟僧寿，字玄庆，亦以勇烈知名。周武帝时，为侍伯中旅下大夫。隋文帝得政，从韦孝宽平尉迟迥。以功授大将军。封昌乐县公。开皇初，拜安州刺史。时禽为庐州总管，朝廷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，转熊、蔚二州刺史，进爵广陵郡公。寻以行军总管击破突厥于鸡头山。后坐事免。数岁，复拜蔚州刺史。突厥甚惮之。后检校灵州总管事。从杨素破突厥，进位上柱国，改封江都郡公。

炀帝即位，封新蔡郡公，自是不复任用。大业五年，从幸太原。时有京兆人达奚通妾王氏，能清歌，朝臣多相命观之，僧寿亦预焉。坐除名。寻命复位，卒于京师。子孝基。

僧寿弟洪，字叔明，少骁勇，善骑射，膂力过人。仕周，以军功拜大都督。隋文为丞相，从韦孝宽破尉迟迥，加上开府，封甘棠县侯。及帝受禅，进爵为公。开皇九年，平陈之后，授行军总管。及陈平，晋王广大猎于蒋山，有猛兽在围中，众皆惧，洪驰马射之，应弦而倒。陈氏诸将列观，皆叹伏焉。王大喜，赐缣百匹。寻以功加柱国，拜蒋州刺史，转廉州。

时突厥屡为边患，朝廷以洪骁勇，令检校朔州总管事。寻拜代州总管。仁寿元年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，洪率蔚州刺史刘隆、大将军李药王拒之。遇虜于恆安，众寡不敌，洪四面搏战，身被重创，将士沮气。虜悉众围之，矢下如雨。洪伪与虜和，围少懈。洪率所领溃围而出。死者太半，杀虜亦倍。洪及药王除名，隆竟坐死。炀帝北巡，至恆安，见白骨被野，以问侍臣，曰：“往韩洪与虜战处也。”帝悯然伤之，收葬骸骨，命五郡沙门为设斋供，拜洪陇西太守。

未几，硃崖人王万昌作乱，诏洪平之。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，领郡如故。俄而万昌弟仲通复叛，又诏洪平之。还师未几，旋遇疾卒。

贺若敦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其先居漠北，世为部落大人。曾祖贷，魏献文时入国，为都官尚书，封安富县公。祖伏连，仕魏，位云州刺史。父统，勇健不好文学，以祖廕为秘书郎。永安初，从太宰元天穆讨邢杲，以功封当亭子。齐神武初起，以统为颍州长史。执刺史田迅，以州降，拜兖州刺史，赐爵当亭县公。历位北雍、恆二州刺史。卒，赠司空公，谥曰哀。敦少有气干。统之将执田迅也，虑事不果，又以累弱既多，难以自拔，沈吟者久之，敦年十七，进策赞成其谋。统流涕从之，遂定谋归西。时群盗蜂起，大龟山贼张世显潜来袭统，敦挺身赴战，手斩七八人，贼乃走。统大悦，谓左右僚属曰：“我少从军旅，战阵非一，如此兒年时胆略，未见其人。非唯成我门户，亦当为国名将。”

明年，从河内公独孤信于洛阳被围，敦弯三石弓，箭不虚发。信乃言于周文，引至麾下，授都督，封安陵县伯。尝从校猎甘泉宫，时围人不齐，兽多越逸。周文大怒，人皆股战。围内唯有一鹿，俄亦突围而走。敦跃马驰之，鹿上东山。敦弃马步逐，至山半，便乃掣之而下。周文大悦，诸将因得免责。累迁太子庶子。废帝二年，拜右卫将军。俄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广乡县公。时岷蜀初开，人情尚梗。巴西人谯淹据南梁州，与梁西江州刺史王开业共为表里，扇动群蛮。周文令敦讨平之，进爵武都郡公，拜典祀中大夫。寻为金州都督。蛮帅向白彪、向五子王等聚众为寇，围逼信州。诏敦与开府田弘赴救，未至而城已陷。乃进军追讨，遂平信州。是岁，荆州蛮帅文子荣自号仁州刺史，复令敦与开府潘招讨禽子荣，并虜

其众。

武成元年，入为军司马。陈将侯瑱、侯安都等围逼湘州，逼绝粮援，乃令敦度江赴救。敦连战破瑱，乘胜遂次湘州。俄而秋水汛溢，江路遂断。粮援既绝，恐瑱等知其粮少，乃于营内多为土聚，覆之以米，召侧近村人，阳有所访问，随即遣之。瑱等闻之，良以为实。敦又增修营垒，造庐舍，示以持久。湘、罗之间遂废农业。瑱等无如之何。初，土人亟乘轻船，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。敦患之，乃伪为土人，装船伏甲士于中。瑱军人望见，谓饷船之至，逆来争取，敦甲士遂禽之。又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，瑱辄纳之。敦又别取一马，牵以趣船，令船中逆以鞭鞭之。如是者再三，马便畏船不上。后伏兵于江岸，使人乘畏船马以招瑱军。诈云投附。瑱便遣兵迎接，竞来牵马。马既畏船不上，伏兵发，尽杀之。此后实有馈饷及亡奔瑱者，犹谓敦之诈，并不敢受。相持岁余，瑱不能制，求借船送敦度江。敦虑其或诈，谓曰：“舍我百里，当为汝去。”瑱等遂留船，于是将兵去津路百里。敦覘之非诈，勒众而还。在军病死者十五六。晋公护以敦失地无功，除其名。

保定五年，累迁中州刺史，镇函谷。敦恃功负气，顾其流辈皆为大将军。敦独未得，兼以湘州之役，全军而反，翻被除名，每出怨言。晋公护怒，徵还，逼令自杀。临刑，呼子弼谓曰：“吾必欲平江南，然心不果，汝当成吾志。吾以舌死，汝不可不思。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，诫以慎口。建德初，追赠大将军。谥曰烈。

弼字辅伯。少有大志，骁勇便弓马，解属文，博涉书记，有重名。周齐王宪闻而敬之，引为记室。封当亭县公，迁小内史。与韦孝宽伐陈，攻拔数十城，弼计居多。拜寿州刺史，改封襄邑县公。隋文帝为丞相，尉迟迥作乱，帝恐弼为变，遣长

孙平驰驿代之。

及帝受禅，阴有平江南志，访可任者，高颀荐弼有文武才干，于是拜吴州总管，委以平陈事，弼忻然以为己任。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。弼遗雄诗曰：“交河骠骑幕，合浦伏波营，勿使骐驎上，无我二人名。”献取陈十策，上称善，赐以宝刀。

开皇九年，大举伐陈，以弼为行车总管。将渡江，酹酒祝曰：“弼亲承庙略，远振国威，若使福善祸淫，大军利涉；如事有乖违，得葬江鱼腹中，死且不恨。”先是，弼请缘江防人每交代际，必集历阳。于是大列旗帜，营幕被野，陈人以为大兵至，悉发国中士马。既知防人交代，其众复散。后以为常，不复设备。及此，弼以大军济江，陈人弗觉。袭陈南徐州，拔之，执其刺史黄恪。军令严肃，秋毫不犯，有军士于人间酤酒者，弼立斩之。进屯蒋山之白土冈，陈将鲁广达、周智安、任蛮奴、田瑞、孔范、萧摩诃等以劲兵拒战。田瑞先犯，击走之。鲁广达等相继递进，弼军屡却。弼揣知其骄，士卒且惰，于是督万将士，殊死战，遂大破之。麾下士开府员明禽摩诃至，弼命左右牵斩之。摩诃色自若，弼释而礼之。从北掖门入。时韩禽已执陈叔宝。弼至，呼叔宝视之。叔宝惶惧流汗，股栗再拜。弼谓曰：“小国之君当大国卿，拜，礼也。入朝不失作归命侯，无劳恐惧。”

既而弼恚恨不获叔宝，于是与禽相谗，挺刃而出。令蔡徵为叔宝作降笺，命乘驷车归己，事不果。上闻弼有功，大悦，下诏褒扬之。晋王以弼先期决战，违军命，于是以弼属吏。上驿召之，及见。迎劳曰：“克定三吴，公之功也。”命登御坐，赐物八千段，加位上柱国。进爵宋国公，真食襄邑三千户，加宝剑、宝带、金襴、金盘各一，并雉尾扇、曲盖，杂彩二千段，女乐二部，又赐陈叔宝妹为妾。拜右领军大将军。

平陈后六年，弼撰其画策上之，谓为《御授平陈七策》。上弗省，曰：“公欲发扬我名，我不求名，公宜自载家传。”七策：“其一，请广陵顿兵一万，番代往来。陈人初见设备，后以为常，及大兵南伐，不复疑也。其二，使兵缘江时猎，人马喧噪。及兵临江，陈人以为猎也。其三，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，买弊船五六十艘于渚内。陈人觐以为内国无船。其四，积苇荻于扬子津，其高蔽舰。及大兵将度，乃卒通渚于江。其五，涂战船以黄，与枯荻同色，故陈人不预觉之。其六，先取京口仓储，速据白土冈，置兵死地，故一战而克。其七，臣奉敕，兵以义举。及平京口，俘五千余人，便悉给粮劳遣，付其敕书，命别道宣喻。是以大兵度江，莫不草偃，十七日之间，南至林邑，东至沧海，西至象林，皆悉平定。”

转右武侯大将军。弼时贵盛，位望隆重，其兄隆为武都郡公，弟柬万荣郡公，并刺史、列将。弼家珍玩不可胜计，婢妾曳绮罗者数百，时人荣之。

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，每以宰相自许。既而杨素为右仆射，弼仍为将军，甚不平，形于言色，由是免官，弼怨望愈甚。后数载，下弼狱，上谓曰：“我以高颀、杨素为宰相，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啖饭耳，是何意也？”弼曰：“颀，臣之故人，素，臣之舅子，臣并知其为人，诚有此语。”公卿奏弼怨望，罪当死，上曰：“臣下守法不移，公可自求活理。”弼曰：“臣恃至尊威灵，将八千兵度江，即禽陈叔宝，窃以此望活。”上曰：“此已格外酬赏，何用追论！”弼曰：“平陈之日，诸公议不许臣行。推心为国，已蒙格外重赏，今还格外望活。”既而上低徊者数日，惜其功，特令除名。岁余，复其爵位。上亦忌之，不复任使，然每宴赐，遇之甚厚。

十九年，上幸仁寿宫，宴王公，诏弼为五言诗，词意愤怨，

帝览而容之。明年春，弼又有罪，在禁所，咏诗自若。上数之曰：“人有性善行恶者，公之为恶，及与行俱。有三太猛：嫉妒心太猛，自是非人心太猛，无上心太猛，昔在周朝，已教他儿子反，此心终不能改邪？”他日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初欲平陈时，弼谓高颀曰：‘陈叔宝可平。不作高鸟尽，良弓藏邪？’颀云：‘必不然。’平陈后，便索内史，又索仆射。我语颀曰：‘功臣正宜授勋官，不可豫朝政。’弼后语颀：‘皇太子于己，出口入耳，无所不尽。公终久何必不得弼力，何脉脉邪！’意图镇广陵，又求荆州总管，并是作乱处，意终不改也。”

后突厥入朝，上赐之射，突厥一发中的。上曰：“非弼无能当此。”乃命弼。弼再拜祝曰：“臣若赤诚奉国，当一发破的；如不然，发不中也。”弼射一发而中。上大悦，顾谓突厥曰：“此人天赐我也！”

炀帝之在东宫，尝谓曰：“杨素、韩禽、史万岁三人，俱良将也，优劣如何？”弼曰：“杨素是猛将，非谋将；韩禽是斗将，非领将；史万岁是骑将，非大将。”太子曰：“然则大将谁也？”弼拜曰：“唯殿下所择。”弼意自许为大将。及炀帝嗣位，尤被疏忌。大业三年，从驾北巡至榆林。时为大帐，下可坐数千人，召突厥启人可汗飧之。弼以为太多，与高颀、宇文幹等私议得失，为人所告，竟坐诛，时年六十四。妻子为官奴婢，群从徙边。

子怀亮，慷慨有父风。以柱国世子，拜仪同三司。坐弼为奴，俄亦诛死。

敦弟谊。谊性刚果，有干略。周文据关中，引之左右，累迁仪同三司、略阳公府长史。周闵帝受禅，封霸城县子，加开府，历原、信二州总管。及兄敦以谗毁伏诛，坐免官。从武帝平齐，拜洛州刺史，进封建威县侯。开皇中，位左武侯将军、

海陵郡公。后以突厥为边患，谊素有威名，拜灵州刺史，进位柱国。谊时年老，犹能重铠上马，甚为北夷所惮。数载，上表乞骸骨，卒于家。子举袭爵。

论曰：周文帝属祸乱之辰，以征伐而定海内，大则连兵百万，系之以存亡，小则转战边亭，不阙于旬月。是以兵无少长，士无贤愚，莫不投笔要功，横戈请奋。豆卢宁、杨绍、王雅、韩雄等，或攀翼云汉，底绩屯夷，虽运移年代，而名成终始，美矣哉！豆卢勣誉宣分竹，毓节见临危，可谓载德象贤也。观德王位登台竟，庆流后嗣，保兹宠禄，实仁厚之所致乎！王世积俊才虽多，适足为害者矣。贺若敦志略慷慨，深入敌境，勦寇绝其粮道，江淮阻其归途。临危而策出无方，事迫而雄心弥厉，故能利涉死地，全师以反。而茂勋莫纪，严刑已及，天下是以知宇文护之不能终其位也。自南北分隔，将三百年。隋文爰应千龄，将一函夏。贺若弼慷慨，申必取之长策，韩禽奋发，贾余勇以争先。隋氏自此一戎，威加四海。稽诸天道，或时有废兴；考之人谋，实二臣之力。其倜傥英略，贺弼居多，武毅威雄，韩禽称重。方于晋之王、杜，勋庸绰有余地。然贺弼功成名立，矜伐不已，竟颠殒于非命，亦不密以失身。若念父临终之言，必不及于斯祸。韩禽累叶将家，威声动俗，敌国既破，名遂身全，幸也。广陵、甘棠，咸有武艺，骁雄胆略，并为当时所推，赳赳干城，难兄难弟矣。

卷第六十九

列传第五十七

申徽 陆通 弟暹
匡狄峙 杨荐 王庆 赵刚 子仲卿
赵昶 王悦 赵文表 元定 杨标

申徽，字世仪，魏郡人也。六世祖钟，为后赵司徒。冉闵末，中原丧乱，钟子邃避地江左。曾祖爽，仕宋，位雍州刺史。祖隆道。宋北兖州刺史。父明仁，郡功曹，早卒。徽少与母居，尽力孝养。及长，好经史。性审慎，不妄交游。遭母忧，丧毕，乃归于魏。元颢入洛，以元邃为东徐州刺史，邃引徽为主簿。颢败，邃被槛车送洛阳，故吏宾客并委去，唯徽送之。及邃得免，乃广集宾友，叹徽有古人风。寻除太尉府行参军。

孝武初，徽以洛阳兵难未已，遂间行入关见周文。周文与语，奇之，荐之于贺拔岳，岳亦雅相敬待，引为宾客。周文临夏州，以徽为记室参军，兼府主簿。周文察徽沉密有度量，每事信委之，乃为大行台郎中。时军国草创，幕府务殷，四方书檄皆徽之辞也。以迎孝武功，封博平县子、本州大中正。大统初，进爵为侯。四年，拜中书舍人，修起居注。河桥之役，大军不利，近侍之官分散者众，徽独不离左右，魏帝称叹之。十年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

先是，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。其女婿刘彦随焉。及荣死，

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，彦遂杀康而取其位。属四方多难，朝廷不遑问罪，因授彦刺史。频徵不奉诏，又南通吐谷浑，将图叛逆。周文难于动众，欲以权略致之，乃以徵为河西大使，密令图彦。徵轻以五十骑行，既至，止于宾馆。彦见徵单使，不以为疑，徵乃遣一人微劝彦归朝，以揣其意，彦不从。徵又使赞成其住计，彦便从之，遂来至馆。徵先与瓜州豪右密谋执彦，遂叱而缚之。彦辞无罪，徵数之曰：“君无尺寸之功，滥居方岳之重，恃远背诞，不恭贡职，戮辱使人，轻忽诏命。计君之咎，实不容诛。但受诏之日，本令相送归阙，所恨不得即申明罚，以谢边远耳。”于是宣诏慰劳吏人及彦所部，复云大军续至，城内无敢动者。使还，迁都官尚书。

十二年，瓜州刺史成庆为城人张保所杀，都督令狐延等起义逐保，启请刺史。以徵信洽西土，拜假节、瓜州刺史。徵在州五稔，俭约率下，边人乐而安之。十六年，徵兼尚书右仆射，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废帝二年，进爵为公，正右仆射，赐姓宇文氏。

徵性勤至，凡所居官，案牍无大小皆亲自省览，以是事无稽滞，吏不得为奸。后虽历公卿，此志不懈。出为襄州刺史。时南方初附，旧俗官人皆通饷遗。徵性廉慎，乃画杨震像于寝室以自戒。及代还，人吏送者数十里不绝。徵自以无德于人，慨然怀愧，因赋诗，题于清水亭。长幼闻之，皆竞来就读，递相谓曰：“此是申使君手迹。”并写诵之。

明帝以御正任总丝纶，更崇其秩为上大夫，员四人，号大御正，又以徵为之。历小司空、少保，出为荆州刺史。入为小司徒、小宗伯。天和六年，上疏乞骸骨，诏许之。薨，赠泗州刺史，谥曰章。

子康嗣。位泸州刺史、司织下大夫、上开府。

康弟敦，汝南郡守。敦弟静，齐郡守。静弟处，上开府、同昌县侯。卒。

陆通，字仲明，吴郡人也。曾祖载，从宋武帝平关中，军还，留载随其子义真镇长安，遂没赫连氏。魏太武平赫连氏，载仕魏，位中山郡守。父政，性致孝。其母吴人，好食鱼。北土鱼少，政求之常苦难。后宅侧忽有泉出，而有鱼，遂得以供膳。时人以为孝感所致，因谓其泉为孝鱼泉。从尔硃天光讨伐。及天光败，归周文。周文为行台，以政为行台左丞、原州长史，赐爵中都县伯。大统中，卒。

通少敦敏好学，有志节。幼从政在河西，遂逢寇难，与政相失。通乃自拔东归，从尔硃荣。荣死，又从尔硃兆。及尔硃氏灭，及入关。周文时在夏州，引为帐内督。顷之，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。时有传岳军府已亡散者，周文忧之，通以为不然。居数日，问至，果如所策。自是愈见亲礼，遂昼夜陪侍，家人罕见其面。通虽处机密，愈自恭谨，周文以此重之。后以迎孝武功，封都昌县伯。

大统元年，进爵为侯。从禽窦泰，复弘农。沙苑之后。力战有功。又从解洛阳围。军还，属赵青雀反于长安，周文将讨之，以人马疲弊，不可速行，又谓青雀等一时陆梁，不足为虑，乃云“我到长安，但轻骑临之，必当面缚。”通进曰：“青雀等既以大军不利，谓朝廷倾危，同恶相求，遂成反乱。然其逆谋久定，必无迁善之心。且其诈言大军败绩，东寇将至，若以轻骑往，百姓谓为信然，更沮兆庶之望。大兵虽疲弊，精锐犹多，以明公之威，率思归之众，以顺讨逆，何虑不平？”周文深纳之，因从平青雀。录前后功，进爵为公，徐州刺史。以寇难未平，留不之部。与于谨讨刘平伏，加大都督。从周文援玉壁，进仪同三司。

九年，高仲密以地来附，通从若干惠战于芒山。众军皆退，唯惠与通率所部力战。至夜中乃阴引还，敌亦不敢逼。时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仆同三司、太仆卿，赐姓部六孤氏，进爵绥德郡公。周孝闵践祚，拜小司空。保定五年，累迁大司寇。

通性柔谨，虽久处列位，常清慎自守。所得禄赐，尽与亲故共之，家无余财。常曰：“凡人患贫而不贵，不患贵而贫也。建德元年，转大司马。其年薨。通弟逞。

逞字季明，初名彦，字世雄。魏文帝常从容谓之曰：“尔既温裕，何因乃字世雄？且为世之雄，非所宜也。于尔兄弟又复不类。”遂改焉。逞少谨密，早有名誉。兄通先以军功别受茅土，乃让父爵中都县伯令逞袭之。起家羽林监、周文内亲信。时辈皆以骁勇自达，唯逞独兼文雅，周文由此加礼遇焉。大统十四年，参大丞相府军事，寻兼记室。保定初，累迁吏部中大夫，历蕃部、御伯中大夫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徙授司宗中大夫，转军司马。逞干识详明，历任三府，所在著绩。朝廷嘉之，进爵为公。

天和三年，齐遣侍中斛斯文略、中书侍郎刘逖来聘。初修邻好，盛选行人，诏逞为使主，尹公正为副以报之。逞美容止，善辞令，敏而有礼，齐人称焉。还届近畿，诏令路车仪服郊迎而入，时人荣之。四年，除京兆尹。郡界有豕生数子，经旬而死。其家又有豨，遂乳养之，诸豚赖之以活，时论以逞仁政所致。俄迁司会中大夫，出为河州刺史。晋公护雅重其才，表为中外府司马，颇委任之。寻复为司会，兼纳言，迁小司马。及护诛，坐免官。

顷之，起为纳言。又以疾不堪剧任，乃除宜州刺史。故事，刺史奉辞，例备卤簿，逞以时属农要，奏请停之。武帝深嘉焉，诏遂其所请，以彰雅操。逞在州有惠政，吏人称之。东宫初建，

授太子太保。卒，赠大将军。子操嗣。

庾狄峙，其先辽东人，本姓段，匹磾之后也，因避难改焉。后徙居代，世为豪右。祖凌，武威郡守。父贞，上洛郡守。峙少以弘厚知名，善骑射，有谋略。仕魏，位高阳郡守，政存仁恕，百姓颇悦之。孝武西迁，峙乃弃官从入关。大统元年，拜中书舍人，参掌机密，以恭谨见称。迁黄门侍郎。时与东魏争衡，蠕蠕乘虚，屡为边患，朝议欲结和亲，乃使峙往。峙状貌魁梧，善于辞令，蠕蠕主雅信重之，自是不复为寇。周文谓峙曰：“昔魏绛和戎，见称前史。以君方之，彼有愧色。”封高邑县公。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拜侍中。蠕蠕灭后，突厥强盛，虽与周通好，而外连齐氏。周文又令峙衔命喻之。突厥感悟，即执齐使归诸京师。进爵安丰郡公，历小司空、小司寇。

明帝初，为益州刺史、都督三十一州诸军事。峙性宽和，尚清靖，为夷獠所安。后为宜州刺史，入为少师。以年老，乞骸骨，诏许之。卒，谥曰定。

子嶷嗣，少知名，位开府仪同三司、职方中大夫、蔡州刺史。卒官。

嶷弟徵，从平齐，以功拜仪同大将军，赐爵乐陵县公。

徵弟徽，亦以军功至仪同大将军、保城县男。

徵弟崱，性弘厚，有局度，以齐右下大夫从武帝东伐，入并州。军败，侍臣殄焉。及帝之出，唯崱侍从。以功授上仪同大将军，迁开府，历右宫伯，赐爵乐城县侯。仕隋，位至户部尚书。

杨荐，字承略，秦郡宁夷人也。父宝，昌平郡守。荐幼孤，早有名誉，性廉谨，喜怒不形于色。魏永安中，随尔硃天光入关讨君贼，封高邑县男。周文临夏州，补帐内都督。及平侯莫

陈悦，使荐入洛请事，孝武授周文关西大行台，仍除荐直阁将军。时冯翊长公主嫠居，孝武意欲归诸周文，乃令武卫元毗喻旨。荐归白周文，又遣荐入洛阳请之，孝武即许焉。孝武欲向关中，荐赞成其计。孝武曰：“卿归语行台迎我。”周文又遣荐与长史宇文测出关候接。孝武至长安。进爵清水县子。

大统元年，蠕蠕请和亲，周文遣荐与杨宽使，并结婚而还。进爵为侯。又使荐纳币于蠕蠕。魏文帝郁久闾后崩，周文遣仆射赵善使蠕蠕，更请婚。善至夏州，闻蠕蠕贰于东魏，欲执使者，善惧，乃还。周文乃使荐往，赐黄金十斤，杂彩三百匹。荐至蠕蠕，责其背惠食言，并论结婚之意，蠕蠕感悟，乃遣使随荐报命焉。及侯景来附，周文令荐助镇遏。荐知景翻覆，遂求还，具陈事实，周文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。寻而景叛。

十六年，大军东讨，周文恐蠕蠕乘虚寇掠，乃遣荐往，更论和好，以安慰之。进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周孝闵帝践阼，除御伯大夫，进爵姚谷县公，仍使突厥结婚。突厥可汗弟地头可汗阿史那库头居东面，与齐通和，说其兄欲背先约。计谋已定，将以荐等送齐。荐知其意，乃正色责之，辞气慷慨，涕泗横流。可汗惨然良久曰：“幸无所疑，当共平东贼，然后发遣我女。”乃令荐先报命，仍请东讨。以奉使称旨，廷大将军。保定四年，又纳币于突厥。还行小司马，又行大司徒。从陈公纯等逆女于突厥，进爵南安郡公。天和三年，迁总管梁州刺史。后以疾卒。

王庆，字兴庆，太原祁人也。父因，魏灵州刺史、怀德县公。庆少开悟，有才略。初从周文征伐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并有战功，每获殊赏。大统十年，授殿中将军。周孝闵帝践阼，晋公护引为典签。庆枢机明辩，渐见亲待，授大都督。武成元年，以前后功，赐爵始安县男。二年，行小宾部。保定二年，

使吐谷浑。与其分疆，仍论和好之事。浑主悦服，遣所亲随庆贡献。

初，突厥与周和亲，许纳女为后。而齐人知之，惧成合从之势，亦遣使求婚，财馈甚厚。突厥贪其重赂，便许之。朝议以魏氏昔与蠕蠕结婚，遂为齐人离贰，今者复恐改变，欲遣使结之。遂授庆左武伯，副杨荐为使。是岁，遂兴入并之役。庆乃引突厥骑，与隋公杨忠至太原而还。及齐人许送皇姑及世母，朝廷遂与通和。突厥闻之，复致疑阻，于是又遣庆往谕之。可汗感悦，结好如初。五年，复与宇文贵使突厥逆女。自此，以庆信著北蕃，频岁出使。后更至突厥，属其可汗暴殂，突厥谓庆曰：“前后使来，逢我国丧者，皆縗面表哀。况今二国和亲，岂得不行此事！”庆抗辞不从。突厥见其守正，卒不敢逼，武帝闻而嘉之。录庆前后使功，迁开府仪同三司、兵部中大夫，进爵为公。历丹、中二州刺史，为政严肃，吏不敢犯。大象元年，授小司徒，加上大将军、总管汾石二州五镇诸军事、汾州刺史。又除延州总管，进位柱国。开皇元年，进爵平昌郡公。卒于镇，赠上柱国，谥曰庄。子淹嗣。

赵刚，字僧庆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宁，魏高平太守。父和，永平中，陵江将军。南讨度淮，闻父丧，辄还，所司将致之于法，和曰：“罔极之恩，终天莫报。若许安厝，礼毕而即罪戮，死且无恨。言讫号恸，悲感傍人。主司以闻，遂宥之。丧毕，除宁远将军。大统初，追赠胶州刺史。刚少机辩，有干能，起家奉朝请，累迁金紫光禄大夫，领司徒府从事中郎，加阁内都督。及孝武与齐神武构隙，刚密奉旨，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。未及发，而神武已逼洛阳，孝武西迁。景昭集府僚文武，议其去就，司马冯道和请据州待北方处分。刚抽刀投地曰：“公若为忠臣，可斩道和。如欲从贼，可见杀！”景昭感悟，遂率众

赴关右。属侯景逼穰城，东荆州人杨欢等起兵应景，以其众邀景昭于路。景昭战败，刚遂没于蛮。后自赎免，乃见东魏东荆州刺史李魔怜，劝令归关西。魔怜纳之，使刚至并州，密观事势。神武引刚内宴，因令刚赉书申敕荆州。刚还报魔怜，仍说魔怜斩杨欢等，以州归西。魔怜乃使刚入朝。大统初，刚于灞上见周文，具陈关东情实。周文嘉之，封阳邑县子。论复东荆州功，进爵临汝县伯。

初，贺拔胜、独孤信以孝武西迁之后，并流寓江左。至是，刚言于魏文帝，请追而复之。乃以刚为兼给事黄门侍郎，使梁魏兴，赉移书与其梁州刺史杜怀宝等。即与刚盟歃，受移送建康，仍遣人随刚报命。是年，又诏刚使三荆，听在所便宜从事。使还，称旨，进爵武成县侯，除大丞相府帐内都督。复使魏兴，重申前命。寻而梁人礼送贺拔胜、独孤信等。顷之，御史中尉董绍进策，请图梁汉，以绍为行台、梁州刺史。刚以为不可，而朝议已决，遂出军。绍竟无功还，免为庶人。除刚颍州郡守。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，兼大行台左丞，持节赴颍川节度义军。师还，刚别破侯景前驱于南陆，复获其郡守二人。时有流言，传刚东叛，神武因设反间，声遣迎接。刚乃率骑袭其丁坞，拔之，周文知刚无贰，乃加赉焉。除营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

渭州人郑五丑构逆，与叛羌傍乞铁勿相应。令刚往镇之。将发，魏文帝引见内寝，举觞属刚曰：“昔侯景在东，为卿所困。黠羌小丑，岂足劳卿谋虑也？”时五丑已克定夷镇，所在立栅。刚至，并攻破之，散其党与。五丑于是西奔铁勿，刚又进破铁勿伪广宁郡。属宇文贵等西讨，诏以刚行渭州事，资给粮饩。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入为光禄卿。六官建，拜膳部中大夫。

周孝闵帝践祚，进爵浮阳郡公，出为利州总管。沙州氏特

险逆命，刚再讨复之。方州生獠，自此始从赋役。刚以信州滨江负阻，乃表请讨之。诏刚率利、沙等十四州兵往经略焉。仍加授渠州刺史。刚初至，梁帅惮其军威，相次降款。刚师出逾年，士卒疲弊，寻复亡叛。后遂以入功而还。又与所部仪同尹才失和，被徵赴阙，遇疾，卒于路。赠中、浙、涿三州刺史，谥曰成。子元卿，弟仲卿。

仲卿性粗暴，有膂力。周齐王宪甚礼之。以军功位上仪同，为畿伯中大夫。后以平王谦功，进位大将军，封长垣县公。隋文帝受禅，进河北郡公，寻拜石州刺史。法令严猛，纤介之失无所宽舍，鞭笞辄至二百。吏人战栗无敢违犯，盗贼屏息，皆称其能。迁朔州总管。时塞北盛兴屯田，仲卿总统之。微有不理者，仲卿辄召主掌搯其胸背，或解衣倒曳于荆棘中，时人谓之於菟。事多克济，由是收获岁广，边戍无馈运之忧。

会突厥启人可汗求婚，上许之。仲卿因是间其骨肉，遂相攻击。十七年，启人窘迫，与隋使长孙晟投通汉镇。仲卿率骑千余援之，达头不敢逼。潜遣人诱致启人所部，至者二万余家。其年，从高颀指白道以击达头，仲卿为前锋。至族蠡山，与虜遇，交战七日，大破之。追奔至乞伏泊，复启人。突厥悉众而至，仲卿为方阵，四面拒战，经五日。会高颀大兵至，合击之，虜乃败走。追度白道，逾秦山七百余里。时突厥降者万余家，上令仲卿处之恆安。以功进上柱国。朝廷虑达头掩袭启人，令仲卿屯兵二万以备之，代州总管韩洪、永康公李药王、蔚州刺史刘隆等将步骑一万镇恆安，达头来寇，韩洪军大败。仲卿自乐宁镇邀击，斩千余级。明年，督役筑金河、定襄二城以居启人。

时有上表言仲卿酷暴，上命御史王伟按之，并实。惜其功，不罪，因劳之曰：“知公清正，为下所恶。”赐物五百段。仲

卿益恣，由是免官。仁寿初，检校司农卿。蜀王秀之得罪，奉诏往益州按之。秀宾客经过处，仲卿必深文致法，州县长吏坐者太半。上以为能，赏奴婢五十口、黄金二百两、米粟五千石、奇宝杂物称是。炀帝嗣位，判兵部、工部二尚书事。卒官。谥曰肃。子世弘嗣。

赵昶，字长舒，天水南安人也。曾祖襄，仕魏，至中山郡守，因家于代焉。昶少聪敏，有志节。弱冠，以材力闻。魏北中郎将高千镇陕，以昶为长史、中军都督。周文平弘农，擢为相府典签。

大统九年，大军失律于芒山，清水氏酋李鼠仁自军逃还，凭险作乱。周文将讨之，先求可使者，遂令昶使焉。见鼠仁，喻以祸福。群凶或从或不，从其命者，复将加刃于昶。而昶神色自若，志气弥厉。鼠仁感悟，遂相率降。氏梁道显叛，攻南由，周文复遣昶慰喻之，道显等皆即款附。东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帅三十余人并部落于华州，周文即以昶为都督领之。先是，汾州胡叛，再遣昶慰劳之，皆知其虚实。及大军往讨，昶为先驱，遂破之。以功封章武县伯。

十五年，拜安夷郡守，带长蛇镇将。氏俗荒犷，昶威怀以礼，莫不悦服。期岁之后，乐从军者千余人。加授帅都督。时属军机，科发切急，氏情难之，复相率谋叛。昶又潜遣诱说，离间其情。因其携贰，遂轻往临之。群氏不知所为，咸来见昶，乃收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，余众遂定。朝廷嘉之，除大都督，行南秦州事。时氏帅盖闹等反，昶复讨禽之。又与史宁破宕昌羌、獠二十余万。拜武州刺史。恭帝初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潭水羌叛，杀武陵、潭水二郡守。昶率仪同骆天人等讨平之。

周明帝初，凤州人仇周贡、魏兴等反，自号周公，破广化

郡，攻没诸县，分兵西入，围广业、脩城二郡。广业郡守薛爽、脩城郡守杜杲等请昶为援。遣使报杲，为周贡党樊伏兴等所获。兴等知昶将至，解脩城围，据泥功岭，设六伏以待昶。昶至，遂遇其伏，合战破之。广业之围亦解，昶追之至泥阳川而还。兴州人段吒及氏酋姜多复反，攻没郡县，昶讨斩之。昶自以被拔擢居将帅之任，倾心下士，虏获氏、羌，抚而使之，皆为昶尽力。周文常曰：“不烦国家士马而能威服氏、羌者，赵昶有之矣。”至是，明帝录前后功，进爵长道郡公，赐姓宇文氏，赏劳甚厚。二年，徵拜宾部中大夫，行吏部。寻以疾卒。

王悦，字众喜，京兆蓝田人也。少有气干，为州里所称。周文初定关陇，悦率募乡里从军。屡有战功。大统元年，除相府刑狱参军。封蓝田县伯。四年，东魏将侯景攻围洛阳，周文赴援，悦又率乡里千余人从军至洛阳。将战之夕，悦罄其行资，市牛飧战士。悦所部尽力。斩获居多。迁大行台右丞，转左丞。久居管辖，颇获时誉。

十三年，侯景据河南来附，仍请兵为援，周文先遣韦法保、贺兰愿德等帅众助之。悦言于周文曰：“侯景之于高欢，始则笃乡党之情，未乃定君臣之契，位居上将，职重台司，论其分义，有同鱼水。今欢始死，景便离贰，岂不知君臣之道有违，忠义之礼不足？盖其图既大，不恤小嫌。然尚能背德于高氏，岂肯尽节于朝廷？今若益之以势，援之以兵，非唯侯景不为池中之物，亦恐朝廷贻笑将来也。”周文纳之，乃遣追法保等，而景寻叛。后拜京兆郡守、散骑常侍，迁大行台尚书。从达奚武征梁汉。军出，武令悦说其城主杨贤，悦乃贻之书，贤于是遂降。悦又白武云：“白马冲要，是必争之地。今城守寡弱，易可图也。若蜀兵更至，攻之实难。”武然之，即令悦率轻骑径趣白马。悦示其祸福，梁将深悟，遂以城降。时梁武陵王萧

纪果遣其将任珍奇，欲先据白马。行次关城，闻其已降，乃还。及梁州平，周文即以悦行刺史事。招携初附，人吏安之。

废帝二年，徵还本任。属改行台为中外府，尚书员废，悦以仪同领兵还乡里。悦既久居显职，及此之还，私怀怏怏，犹陵驾乡里，失于宗党之情，其长子康恃悦旧望，遂自骄纵。所部军人将有婚礼，康乃非理陵辱。军人诉之，悦及康并坐除名，仍配远防。及于谨伐江陵，令悦从军展效。江陵平，因留镇之。

周孝闵帝践祚，依例复官，授郢州刺史。寻拜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司水中大夫，进爵蓝田县侯。俄迁司宪中大夫，赐姓宇文氏，又进爵河北县公。性俭约，不营生业，虽出内荣显，家徒四壁而已，明帝手敕劳勉之。保定元年，卒于位。

子康嗣，官至司邑下大夫。

赵文表，其先天水西人也，后徙居南郑。累世为二千石。父珽，性方严，有度量。位御伯中大夫，封昌国县伯。赠虞、绛二州刺史，谥曰贞。文表少而修谨，志存忠节。起家为周文亲信，累迁左金紫光禄大夫。保定五年，授畿伯下大夫，迁许国公宇文贵府长史。寻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仍从贵使突厥迎皇后，进止仪注，皆令文表典之。文表斟酌而行，皆合礼度。及皇后将入境，突厥托以马瘦徐行，文表虑其为变，遂说突厥使罗莫缘曰：“后自发彼蕃，已淹时序，途经沙漠，人马疲劳，且东寇每伺间隙，吐谷浑亦能为变。今君以可汗爱女，结婚上国，曾无防虑，岂人臣之体乎？”莫缘然之，遂倍道兼行，数日至甘州。以迎后功，别封伯阳县伯。天和三年，除梁州总管府长史。所管地名恆稜者，方数百里，并夷、獠所居，恃其险固，常怀不轨，文表率众讨平之。迁蓬州刺史。政尚仁恕，夷、獠怀之。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又加大将军，

进爵为公。大象中，拜吴州总管，时开府于顓为吴州刺史。及隋文帝执政，尉迟迥等举兵，远近骚然，人怀异望。顓自以族大，且为国家肺腑，惧文表负已，谋欲先之，乃称疾不出。文表往问之，顓遂手刃文表，因令其吏人告云：“文表谋反。”仍驰启其状。帝以诸方未定，恐顓为变，遂授顓吴州总管以安之。后知文表无异志，虽不罪顓，而听其子仁海袭爵。

元定，字愿安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比，魏婺州刺史。父道龙，钜鹿郡守。定醇厚少言，内沈审而外刚毅。从周文讨侯莫陈悦，以功拜步兵校尉。孝武西迁，封高邑县男。定有勇略，累从征伐，每战必陷阵，然未尝自言其功。周文深重之，诸将亦称其长者。累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废帝二年，以宗室进封建城郡王。三年，行《周礼》，爵随例降，改封长湖郡公。

周明帝初，拜岷州刺史。威恩兼济，甚得羌豪之情，先时生羌据险不宾者，至是并出山谷，从征赋焉。及代还，羌豪等咸恋慕之。保定中，授左宫伯中大夫。久之，转左武伯中大夫，进位大将军。天和二年，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归梁，梁主欲因其隙更图攻取，乃遣使请兵，诏定从卫公直率众赴之。梁人与华皎皆为水军，定为陆军，直总督之。俱至夏口，而陈郢州坚守不下，直令定围之。陈遣其将淳于量、徐度、吴明彻等水陆来拒，皎为陈人所败，真得脱身归梁。定既孤军县隔，进退无路，陈人乘胜，水陆逼之。定乃率所部，斫竹开路，且战且行，欲趋湘州，而湘州已陷。徐度等知定穷迫，遣使伪与定通和，重为盟誓，许放还国。定疑其诡诈，欲力战死之。而定长史长孙隆及诸将等多劝定和，定乃许之。于是与度等刑牲歃血，解仗就船。为度所执，所部众军亦被囚虏，送诣丹阳。居数月，忧愤发病卒。子乐嗣。

杨 ，字显进，正平高凉人也。祖贵、父猛，并为县令。

少豪侠，有志气。魏孝昌中，尔硃荣杀害朝士，大司马、城阳王元徽逃难投 ， 藏而免之。孝庄帝立，徽乃出，复为司马。由是 以义烈，擢拜伏波将军、给事中。元颢入洛，孝庄北度太行。及尔硃荣奉帝南讨，至马渚， 乃具船以济王师。颢平，封肥如县伯，加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、行济北郡事。进都督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

从孝武入关，进爵为侯，加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时东魏迁鄴，周文欲知其所为，乃遣 间行诣鄴以观察之。使还称旨，授通直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。稽胡恃险不宾，屡行钞窃，以 兼黄门侍郎，往慰抚之。 颇有权略，能得边情，诱化酋梁，多来款附，乃有随树入朝者。时弘农为东魏守， 从周文攻拔之。然自河以北，犹附东魏。 父猛先为邵郡白水令，与其豪右相知，请微行诣邵郡，举兵以应朝廷。周文许之，遂行。与土豪王覆怜等阴谋举事，密相应会，内外俱发，遂拔邵郡，禽郡守程保及县令四人，并斩之。众议推 行郡事，以因覆怜成事，遂表覆怜为邵郡守。以功授大行台左丞，仍率义徒更为经略。于是遣谋人诱说东魏城堡，旬月之间，正平、河北、南汾、二绛、建州、太宁等诸城，并有请为内应者，大军因攻而拔之。以 行正平郡事，左丞如故。齐神武败于沙苑，其将韩轨、潘乐、可硃浑元等为殿， 分兵要截，杀伤甚众。东雍州刺史司马恭惧 威声，弃城遁走。 遂移据东雍州。

周文以 有谋略，堪委边任，乃表行建州事。时建州远在敌境，然 威恩夙著，所经之处，多赢粮附之。比至建州，众已一万。东魏州刺史车折于洛出兵逆战， 击败之。又破其行台斛律俱于州西，大获甲仗及军资，以给义士。由是威名大振。东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，复遣行台薛修义与斛律俱相会，于

是敌众渐盛。以孤军无援，且腹背受敌，谋欲拔还，复恐义徒背叛，遂伪为周文书，遣人若从外送来者，云已遣军四道赴援。因令人漏泄，使所在知之。又分士人义酋，令各领所部四出钞掠，拟供军费。分遣讫，遂于夜中拔还邵郡。朝廷嘉其权以全军。既授建州刺史。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，遣薛荣祖镇之。乃先遣奇兵，急攻汾桥。荣祖果尽出城中战士，于汾桥拒守。其夜，从他道济，遂袭克之。进骠骑将军。邵郡人以郡东叛，郡守郭武安脱身走免。又率兵攻而复之。转正平郡守。又击破东魏南绛郡，虏其郡守屈僧珍。录前后功，封邵阳县伯。

芒山之战，攻拔标栢谷坞，因即镇之。及大军不利，亦拔还。而东魏将侯景率骑追，与仪同韦法保同心抗御，且战且前，景乃引退。周文嘉之，复授建州刺史，镇军箱。久从军役，未及葬父。至是，表请迁葬。诏赠其父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晋州刺史，赠其母夏阳县君，并给仪卫，州里荣之。及齐神武围玉壁，别令侯景趣齐子岭。恐入寇邵郡，率骑御之。景远闻至，斫木断路者六十余里，犹惊而不安，遂退还河阳，其见惮如此。十二年，进授大都督，加晋、建二州诸军事。又攻破蓼坞，获东魏将李显，进仪同三司。寻加开府，复镇邵郡。十六年，大军东讨，授大行台尚书，率义众先驱敌境，攻其四戍，拔之。时以齐军不出，乃追还。改封华阳县侯。又于邵郡置邵州，以 为刺史，率所部兵镇之。

保定四年，迁少师。其年，大军围洛阳，诏出轶关。然自镇东境二十余年，数与齐人战，每常克获，以此遂有轻敌之心。时洛阳未下，而深入敌境，又不设备。齐人奄至，大破军。以众败，遂降于齐。之立勋也。有慷慨壮烈之志，及军败，遂就虏以求苟免，时论以此鄙之，朝廷犹录其功，

不以为罪，令其子袭爵。

论曰：申徽局量深沉，文之以经史，陆通鉴悟明敏，饰之以温恭，并夙奉龙颜，早蒙任遇，效宣提戟，功预披荆，义结周旋，恩生契阔。遂得入居端揆，出抚列藩。虽以识用成名，抑亦情兼惟旧。陆逞于戎旅之际，以文雅见知，出境播延誉之能，莅官著从政之美，历居显要，岂徒然哉！庠狄峙建和戎之功，杨荐成入关之策，赵刚之克剪凶狡，赵昶之怀服氐、羌，王悦之料侯景，文表之譎突厥，或明称先觉，或识表见机，观其立功立事，皆一时志力之士也。元定败亡，同黄权之无路；杨 攻胜，亦兵破而身囚。功名寥落，良可嗟矣！《易》曰：“师出以律，否臧凶。”《传》曰：“不备不虞，不可以师。”其 之谓也！

卷第七十

列传第五十八

韩褒 赵肃 子轨
张轨 李彦 郭彦 梁昕 皇甫璠 子诞
辛庆之 族子昂
王子直 杜杲 吕思礼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懌 刘璠
子祥 兄子行本 柳遐 子庄

韩褒，字弘业，颍川颍阳人也。祖环，魏平凉郡守、安定郡公。父演，恆州刺史。褒少有志尚，好学而不守章句。其师怪问之，对曰：“文字之间，常奉训诱，至于商较异同，请从所好。”师因此奇之。及长，涉猎经史，深沈有远略。属魏室丧乱，避地夏州。时周文帝为刺史，素闻其名，待以客礼。及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诸将遣使迎周文。周文问以去留之计，褒曰：“此天授也，何可疑乎！”周文纳焉。及为丞相，引为录事参军。赐姓侯吕陵氏。大统初，迁行台左丞，赐爵三水县伯、丞相府从事中郎，出镇浙、郿。居二年，徵拜丞相府司马，进爵为侯。

出为北雍州刺史。州带北山，多有盗贼。褒密访之，并豪右所为也，而阳不之知。厚加礼遇，谓曰：“刺史起自书生，安知督盗？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。”乃悉召杰黠少年素为乡里患者，置为主帅，分其地界，有盗发而不获者，以故纵论。于

是诸被署者莫不惶惧，皆首伏曰：“前盗发者，并某等为之。”所有徒侣，皆列其姓名，或亡命隐匿者，并悉言其所在。褒乃取盗名簿藏之，因大榜州门曰：“自知行盗者，可急来首，即除其罪。尽今月不首者，显戮其身，籍没妻子，以赏前首者。”旬日之间，诸盗咸悉首尽。褒取名簿勘之，一无差异，并原其罪，许以自新，由是群盗屏息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迁侍中，除都督、西凉州刺史。羌胡之俗，轻贫弱，尚豪富。豪富之家，侵渔百姓，同于仆隶。故贫者日削，豪者益富。褒乃悉募贫人，以充兵士，优复其家，蠲免徭赋。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。每西城商货至，又先尽贫者市之。于是贫富渐均，户口殷实。废帝元年，为会州刺史。后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累迁汾州刺史。

先是，齐寇数入，人废耕桑，前后刺史，莫能防扞。褒至，适会寇来，乃不下属县。人既不备，以故多被抄掠。齐人喜于不觉，以为州先未集兵，今还必不能追蹶，由是益懈，不为营垒。褒已先勒精锐，伏北山中，分据险阻，邀其归路。乘其众怠，纵伏击之，尽获其众。故事，获生口者，并送京师，褒因是奏曰：“所获贼众，不足为多，俘而辱之，但益其忿耳。请一切放还，以德报怨。”有诏许焉。自此抄兵颇息，迁河州总管，仍转凤州刺史。寻以年老请致事，诏许之。天和五年，拜少保。褒历事三帝，以忠厚见知。武帝深相敬重，常以师道处之，每入朝见，必有诏令坐，然始论政事。卒，赠泾、岐、燕三州刺史，谥曰贞。

子继伯嗣。仕隋，位终卫尉少卿。

赵肃，字庆壅，河南洛阳人也。世仕河西。及沮渠氏灭，曾祖武始归于魏，赐爵金城侯。祖兴，中书博士。父申侯，举秀才，为后军府主簿。肃早有操行，知名于时。孝昌中，起家

殿中侍御史，累迁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东魏天平初，除新安郡守，秩满还洛阳。大统三年，独孤信东讨，肃率宗人为向导。授司州别驾，监督粮储，军用不匮。周文帝闻之，谓人曰：“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。”九年，行华山郡事。

十三年，除廷尉少卿。明年元日，当行朝礼，非有封爵者不得预焉。肃时未有茅土，左仆射长孙俭启周文请之，周文乃召肃谓曰：“岁初行礼，岂得使卿不预！然何为不早言也？”于是令肃自选封名。肃曰：“河清乃太平之应，窃所愿也。”于是封清河县子。十六年，除廷尉卿，加征东将军。肃久在理官。执心平允，凡所处断，咸得其情。廉慎自居，不营产业，时人以此称之。十七年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赐姓乙弗氏。先是，周文命肃撰法律，肃积思累年，遂感心疾。去职，卒于家。子轨。

轨少好学，有行检。周蔡王引为记室，以清苦闻。隋文帝受禅，为齐州别驾，有能名。其东邻有桑，萋落其家，轨遣人悉拾还其主，戒其诸子曰：“吾非以此求名，意者非机杼物，不愿侵人。汝等宜以为戒。”在州考绩连最。持节使者郃阳公梁子恭上状，文帝赐以米帛甚优，令入朝。父老将送者，各挥涕曰：“别驾在官，水火不与百姓交，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。公清如水，请酌一杯水奉饯。”轨受饮之。至京，诏与牛弘撰定律令格式。

时卫王爽为原州总管，召为司马。在道夜行，其左右马逸入田中，暴人禾。轨驻马待明，访知禾主，酬直而去。原州人吏闻之，莫不改操。后检校硤州刺史，甚有恩惠。转寿州总管长史。芍陂旧有五门堰，芜秽不通。轨劝课吏人，更开三十六门，灌田五千馀顷，人赖其利。秩满归，卒于家。子弘安、弘智，并知名。

张轨，字元轨，济北临邑人也。父崇，高平令。轨少好学，志识开朗。初在洛阳，家贫，与乐安孙树仁为莫逆之友，每易衣而出，以此见称。轨常谓所亲曰：“秦、雍之间，必有王者。”尔硃氏败后，遂杖策入关。贺拔岳以轨为记室参军。典机密。寻转仓曹。时谷余踊贵，或有请贷官仓者，轨曰：“以私害公，非吾宿志。济人之难，讵得相违？”乃卖所服衣物，余粟以振其乏。及岳被害，周文帝以轨为都督，从征侯莫陈悦。悦平，使于洛阳，见领军斛斯椿。椿曰：“高欢逆谋，已传行路，人情西望，以日为年，未知宇文何如贺拔也？”轨曰：“宇文公文足经国，武足定乱，至于高识远度，非愚管所测。椿曰：“诚如卿言，真可恃也。”周文为行台，授轨郎中。孝武西迁，除中书舍人，封寿张县子，肃著作佐郎，修起居注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吏部郎中。出为河北郡守。在郡三年，声绩甚著，临人政术，有循吏之美。大统间言宰人者，多推尚之。入为丞相府从事中郎，行武功郡事。章武公导出镇秦州，以轨为长史。废帝元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二年，赐姓宇文氏，行南秦州事。恭帝二年，徵拜度支尚书，复除陇右府长史。卒于位，谥曰质。轨性清素，临终之日，家无余财，唯有书数百卷。

子肃，周明帝初为宣纳上士，转中外府记室参军、中山公训侍读。早有才名，性颇轻猾，时人比之魏讽。卒以罪考竟终。

李彦，字彦士，梁郡下邑人也。祖光之，魏淮南郡守。父静，南青州刺史。彦少有节操，好学慕古。孝昌中，解褐奉朝请。孝武入关，兼著作佐郎，修起居注。大统初，除通直散骑侍郎，累迁左户郎中。十二年，省三十六曹为十二部，改授户部郎中，封平阳县子。废帝初，拜尚书右丞，转左丞。彦在尚书十有五载，属军国草创，庶务殷繁，留心省阁，未尝懈怠。

断决如流，略无疑滞。台阁莫不叹其公勤，服其明察。迁给事黄门侍郎，仍左丞。赐姓宇文氏。出为鄜州刺史。六官建，改授军司马，进爵为伯。彦性谦恭，有礼节，虽居显要，于亲党之间恂如也。轻财重义，好施爱士，时论以此称之，然素多疾，而勤于莅职，虽沈顿枕席，犹理务不辍，遂至于卒。谥曰敬。

彦临终遗诫其子等曰：“昔人以窾木为楮，葛累为絨，下不乱泉，上不泄臭，实吾平生之志也。但事既矫枉，恐为世士所讥。今可敛以时服，葬于硤脊之地，勿用明器、刍涂及仪卫等。尔其今哉。”朝廷嘉焉。不夺其志。

子升明嗣。少历显职。大象末，太府中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。仕隋，终于齐州刺史。

子仁政，长安县长。义军至，以罪诛。

郭彦，太原阳曲人也。其先从官关右，遂居冯翊。父胤，灵武令。彦少知名。周文帝临雍州，辟为西曹书佐。累迁虞部郎中。大统十二年，初选当州首望，统领乡兵，除帅都督。以居郎官著称，封龙门县子，进大都督。恭帝元年，除兵部尚书，仍以本兵从柱国于谨南伐江陵。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伯。六官建，拜户部中大夫。周孝闵帝践祚，出为澧州刺史。蛮左生梗，不营农业。彦劝以耕稼，人皆务本，亡命之徒，咸从赋役。先是，以澧州粮储乏少，每令荆州递送。自彦莅职，仓庾充实，无复转输之劳。齐南安城主冯显密遣使归降，其众未之知也。柱国宇文贵令彦率兵应接。时齐人先令显率所部送粮南下，彦惧其众不从命，乃于路邀之，显因得自拔。其众果拒战，彦纵兵奋击，并虏获之。以南安无备，即引军掩袭，遂有其城。晋公护嘉之，进爵怀德县公。入为工部中大夫。保定四年，晋公护东讨，彦从尉迟迥攻洛阳，迥复令彦与权景宣出汝南。及军次豫州，使彦镇之。天和中，为陇右总管府长史。

卒于官。赠小司空、宜鄜丹三州刺史。

梁昕，字元明，安定乌氏人也。世为关中著姓。其先因官，徙居京兆之盩厔。祖重耳，漳县令。父劝儒，中散大夫，赠泾州刺史。昕少温恭，见称州里。从尔硃天光征讨，拜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周文帝迎魏孝武，军次雍州，昕以三辅望族上谒。周文见昕容貌瑰伟，深赏异之，即授右府长流参军。累迁丞相府主簿。大统十二年，除河南郡守，迁东荆州刺史。昕抚以仁惠，蛮夷悦之。封安定县子。周孝闵帝践祚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明帝初，进爵胡城县伯。天和初，拜工部中大夫，出为陕州总管府长史。昕性温裕，有干能，历官内外，咸著声称。寻卒官。赠大将军，谥曰贞。

昕弟荣，位计部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朝那县伯。赠泾、宁、幽三州刺史，谥曰静。

子贻，仕隋，为给事郎。贞观中，终于郑州刺史。

皇甫璠，字景瑜，安定三水人也。世为西州著姓，后徙居京兆。父和，本州中从事。大统末，追赠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、泾州刺史。璠少忠谨，有干略，永安中，辟州都督。周文帝为牧，补主簿，以勤事被知。大统四年，引为丞相府行参军。周孝闵帝践祚，为守庙下大夫、长乐县子。保定中，为鸿州刺史，入为小纳言。累迁蕃部中大夫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璠性平和，小心奉法，安贞守志，恆以清白自处，当时称为善人。建德三年，为随州刺史，政存简惠，百姓安之，卒官，赠交、渭二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谅，少知名。大象中，位吏部下大夫。谅弟诞。

诞字玄虑，少刚毅，有器局，开皇中，累迁治书侍御史，朝臣入不肃惮焉。后为尚书左丞。时汉王谅为并州总管，朝廷盛选僚佐，拜诞并州总管司马，总府政事，一以谘之，谅甚敬

焉。及炀帝即位，谅用谏议王頔谋，发兵作乱。诞数谏止，谅不纳。诞因流涕，以死固请。谅怒囚之。及杨素将至，谅屯清源以拒之。谅主簿豆卢毓出诞于狱，协谋闭城拒谅。谅袭击破之，并抗节遇害。帝以亡身殉国，嘉悼者久之。诏赠柱国，封弘义公，谥曰明。

子无逸嗣。寻为涪阳太守，甚有声称。大业初，令行，旧爵例除。以无逸诚义之后，赐爵平舆侯。入为刑部侍郎，守右卫卫将军。

初，汉王谅之反，州县莫不响应。有岚州司马陶世模、繁峙令敬钊，并抗节不从。

世模，京兆人。性明敏，有器干。仁寿初，为岚州司马。谅反，刺史乔钟葵将赴之，世模以义拒之。临之以兵，辞气不挠，钟葵义而释之。军吏请斩之，于是被囚。及谅平，拜开府，授大兴令。从卫玄击杨玄感，以功进位银青光禄大夫。

钊字积善，河东蒲坂人。父元约，周布宪中大夫。钊，仁寿中为繁峙令，甚有能名。汉王谅反，师陷其城，贼帅墨弼执送伪将乔钟葵，署为代州总管司马。钊正色拒之，誓之以死。会钟葵败，钊遂免。卒于朝邑令。

辛庆之，字余庆，陇西狄道人也。世为陇右著姓。父显宗，冯翊郡守，赠雍州刺史。庆之少以文学徵诣洛阳，对策第一，除秘书郎。属尔硃氏作乱，魏孝庄帝令司空杨津为北道行台，节度山东诸军以讨之。津启庆之为行台左丞，与参谋议。至鄴，闻孝庄帝崩，遂出兖、冀间，谋结义徒，以赴国难。寻而节闵帝立，乃还洛阳。及贺拔岳为行台，复启庆之为行台吏部郎。大统初，从周文帝东讨，为行台左丞。六年，行河东郡事。九年，入为丞相府右长史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除度支尚书，复行河东郡事。迁南荆州刺史，加仪同三司。庆之位遇虽隆，而率

性俭素，车马衣服亦不尚华侈。志量淹和，有儒者风度，特为当时所重。又以其经明行修。令与卢诞等教授诸王。庆帝二年，拜秘书监。卒官。子加陵，主寝上士。庆之族子昂。

昂字进君。数岁便有成人志行。有善相人者，谓其父仲略曰：“公家虽世载冠冕，然名德富贵，莫有及此儿者。仲略亦重昂志气。深以为然。年十八，侯景辟为行台郎中。景后来附，昂遂入朝，除丞相府行参军。后追论归朝勋，封襄城县男。

及尉迟迥伐蜀，昂占募从军。蜀平，迥表昂为龙州长史，领龙安郡事。州带山谷，旧俗生梗。昂威惠洽著，吏人畏而爱之。成都一方之会，风俗舛杂，迥以昂达于从政，复表昂行成都令。昂到县。便与诸生与祭文翁学堂，因共欢宴，谓诸生曰：“子孝臣忠，师严友信，立身之要，如斯而已。若不事斯语，何以成名？各宜自勉，克成令誉。”昂言切理至，诸生等并深感悟，归而告其父老曰：“辛君教诫如此，不可违之。”于是井邑肃然，咸从其化。迁梓潼郡守。六官建，入为司隶上士，袭爵繁昌县公。

保定二年，为小吏部。时益州殷阜，军国所资，经途艰险，每苦劫盗。诏昂使于益、梁，军人之务皆委决焉。昂抚导荒梗，颇得宁静。天和初，陆腾讨信州蛮，诏昂便于通、渠等州运粮馈之。时临、信、楚、合等诸州人庶多从逆，昂谕以祸福，赴者如归。乃令老弱负粮，壮夫拒战，莫有怨者。使还，属巴州万荣郡人反叛，围郡城，昂于是遂募通、开二州，得三千人，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。又令其众皆作中国歌，直趣贼垒。谓有大军赴救，望风瓦解。朝廷嘉其权以济事，诏梁州总管、杞国公亮即于军中赏昂奴婢二十口，缯彩四百匹。又以昂威信布于宕梁，遂表为渠州刺史。转通州。推诚布信，甚得夷獠欢心。秩满还京，首领皆随昂诣阙朝觐。以昂化洽夷落，进位骠骑大

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时晋公护执政，昂稍被护亲待，武帝颇衔之。及诛护，加之捶楚，因此遂卒。

昂族人仲景，好学，有雅量。其高祖钦，后赵吏部尚书、雍州刺史，子孙因家焉。父欢，魏陇州刺史、硃阳公。仲景年十八，举文学，对策高第。拜司空府主簿。建德中，位内史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卒于家。子衡。

王子直，字孝正，京兆杜陵人也。世为郡右族。父琳，州主簿、东雍州长史。子直性节俭，有干能。魏正光中，州辟主簿，起家奉朝请。永安初，拜鸿胪少卿。孝武西迁，封山北县男。大统初，汉炽屠各阻兵于南山，与陇东屠各共为唇齿。周文帝令子直率泾州步骑五千讨破之。赐书劳问，除尚书左外兵郎中，兼中书舍人。从解洛阳围，经河桥战，兼尚书左丞，出为秦总管府司马。时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逆命，子直从陇右大都督独孤信讨平之。复入为大行台郎中，兼丞相府记室，除太子中庶子，领齐王友。寻行冯翊郡事。废帝元年，拜使持节、大都督，行瓜州事。务以德政化人，西土悦附。恭帝初，徵拜黄门侍郎。卒官。

子宣礼，柱国府参军。

杜杲，字子暉，京兆杜陵人也，祖建，魏辅国将军，赠蒙州刺史。父皎，仪同三司、武都郡守。杲学涉经史，有当世干略，其族父攢，清贞有识鉴，深器重之，常曰：“吾家千里驹也。”攢时仕魏，为黄门侍郎，兼度支尚书、卫大将军、西道大行台，尚孝武妹新丰公主，因荐之朝廷。永熙三年，起家奉朝请。周明帝初，为脩城郡守。属凤州人仇周贡等构乱，攻逼脩城，杲信洽于人，部内遂无叛者。寻率郡兵与开府赵昶合势，并破平之。入为司会上士。

初，陈文帝弟安成王瑛为质于梁，及江陵平，瑛随例迁长

安。陈人请之，周文帝许而未遣。至是，帝欲归之，命杲使焉。陈文帝大悦，即遣使报聘，并赂黔中数州地，仍请画野分疆，永敦邻好。以杲奉使称旨，进授都督，行小御伯，更往分界。陈于是归鲁山郡。帝乃拜瑛柱国大将军，诏杲送之还国。陈文帝谓杲曰：“家弟今蒙礼遣，实是周朝之惠。然不还鲁山，亦恐未能及此。”杲答曰：“安成之在关中，乃咸阳一布衣耳。然是陈之介弟，其价岂止一城？本朝亲睦九族，恕己及物，上遵太祖遗旨，下思继好之义，所以发德音者，盖为此也。若知止侔鲁山，固当不贪一镇。况鲁山梁之旧地，梁即本朝藩臣，若以始末言之，鲁山自合归国。云以寻常之士，易已骨肉之亲，使臣犹谓不可，何以闻诸朝廷！”陈文帝惭恧久之，乃曰：“前言戏之耳！”自是接遇有加常礼。及还，引升殿，亲降御座，执手以别。朝廷嘉之，授大都督、小载师下大夫，行小纳言，复聘于陈。及华皎来附，诏令卫公直、都督元定等援之。定等并没。自是连兵不息，东南搔动。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，使陈，论保境息人之意。陈宣帝遣其黄门侍郎徐陵谓杲曰：“两国通好，彼朝受我叛人，何也？”杲曰：“陈主昔在本朝，非慕义而至，主上授以柱国，位极人臣，子女玉帛，备礼将送，今主社稷，孰谓非恩？郝烈之徒，边人狂狡，曾未报德，而先纳之。今受华氏，正是相报。过自彼始，岂在本朝！”陵曰：“彼纳华皎，志图吞噬。此受郝烈。容之而已。且华皎方州列将。窃邑叛亡。郝烈一百许户，脱身逃窜。大小有异，岂得同年而语乎？”杲曰：“大小虽殊，受降一也。若论先后，本朝无失。”陵曰：“周朝送主上还国，既以为恩，卫公共元定度江，孰云非怨？计恩与怨，亦足相埒。”杲曰：“元定等军败身囚，其怨已灭。陈主负宸冯玉，其恩犹在。且怨由彼国，恩起本朝，以怨酬恩，未之闻也。”陵笑而不答。杲因陈和通之便，陵具

以闻。陈宣许之，遂遣使来聘。

建德初，授司城中大夫，仍使于陈。宣帝谓杲曰：“长湖公军人等虽筑馆处之，然恐不能无北风之恋。王褒、庾信之徒既羁旅关中，亦当有南枝之思耳。”杲揣陈宣意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，乃答之曰：“长湖总戎失律，临虽苟免，既不死节，安用此为！且犹牛之一毛，何能损益。本朝之议，初未及此。”陈宣帝乃止。及杲还，至石头，又遣谓之曰：“若欲合从，共图齐氏，能以樊、邓见与，方可表信。”杲答曰：“合从图齐，岂唯弊邑之利？必须城镇，宜待得之于齐。先索汉南，使臣不敢闻命。”还，除司仓中大夫，又使于陈。杲有辞辩，闲于占对，前后将命，陈人不能屈，陈宣帝甚敬异之。时元定已卒，乃礼送开府贺拔华及定棺柩，杲受之以归。除河东郡守，迁温州刺史，赐爵义兴县伯。大象元年，徵拜御正中大夫，复使陈。二年，除申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大将军，进爵为侯。除同州刺史。隋开皇元年，以杲为同州总管，进爵为公。俄迁工部尚书。二年，除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。寻以疾卒。

子运，大象末，宣纳上士。

杲兄长晖，位仪同三司。

吕思礼，东平寿张人也。性温润，不杂交游。年十四，受学于徐遵明，长于论难，诸生为之语曰：“讲《书》论《易》锋难敌。”十九，举秀才，对策高第，除相州功曹参军。葛荣围鄴，思礼有守御勋，赐爵平陵县伯，除栾城令。普泰中，仆射司马子如荐为尚书二千石郎中。寻以地寒被出，兼国子博士。乃求为关西大行台郎中，与姚幼瑜、茹文就俱入关。为行台贺拔岳所重，专掌机密，甚得时誉。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赵贵等议遣赫连达迎周文帝，思礼预其谋。及周文为关西大都督，以思礼为府长史，寻除行台右丞。以迎魏孝武功，封汶阳县子，

加冠军将军。拜黄门侍郎。魏文帝即位，领著作郎，除安东将军、都官尚书，兼七兵、殿中二曹事。从禽奚泰，进爵为侯。大统四年，以谤讪朝政赐死。

思礼好学有才，虽务兼军国，而手不释卷。昼理政事，夜即读书，令苍头执烛，烛烬夜有数升。沙苑之捷，命为露布，食顷便成，周文叹其工而且速。所为碑诔表颂，并传于世。七年，追赠车骑将军、定州刺史。

子亶嗣。大象中，位至驾部下大夫。

时有博陵崔腾，早有名誉，历职清显，为丞相府长史，亦以投书谤议赐死。

徐招，字思贤，高平金乡人也。世为著姓。招少好法律及朝廷旧事，发言措笔，常欲辨析秋毫，初入洛阳，虽未登仕，已为时知，朝廷疑事多预议焉。延昌中，从征浮山堰有功，赐爵高文男。及广阳王深北讨鲜于脩礼，启为员外散骑侍郎、深府长流参军。招陈策请离间之，葛荣竟杀脩理，自为魁帅。以功进爵为侯。永安初，射策甲科，除员外散骑常侍，领尚书仪曹郎中。招少习吏事，未能精究朝仪，常恨才达，恐名迹不立。久之，方转二千石郎中。尔硃荣死，尔硃世隆屯兵河桥，庄帝以招为行台左丞，自武牢北度，引马场、河内之众以抗世隆。后尔硃兆得招，锁送洛阳，仲远数招罪，将斩之。招曰：“不亏君命，得死为幸。”仲远重之，曰：“凡人受命，理各为主。今若为戮，何以劝人臣？”乃释之，用为行台右丞。及仲远南奔，招独还洛。永熙末，从孝武入关中，拜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尚书右丞。时朝廷播迁，典章遗阙，至于台省法式，皆招所记，论者多焉。大统三年，拜骠骑将军、侍中。时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，有诏追赠，招执奏正之。后卒于度支尚书。子山云嗣。

檀翥，字凤翔，高平金乡人也。六世祖毓，晋步兵校尉。

父江，始还北，仁至太常少卿，赠兖州刺史。翥十岁丧父，还京师宅，与营人杂居。虽幼孤寒，不与邻人来往。好读书，解属文，能鼓琴，早为琅邪王诵所知。年十九，以名家子为魏明帝挽郎。后客游三辅，时毛暹为行台，镇北雍，表翥为行台郎中。庄帝既诛尔硃荣，暹使翥诣亦师，因除著作佐郎，郎中如故。后孝武帝西幸，除兼中书舍人，修国史。大统初，又兼著作佐郎。以守关迎贺勋，封高唐子。后坐谈论轻躁，为黄门侍郎徐招所纠，死于廷尉狱。

孟信，字脩仁，广川索卢人也。家世贫寒，颇传学业。信常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。吾家世传儒学，而未有通官，当由儒非世务也。”遂感激，弃书从军。永熙末，除奉朝请。从孝武帝入关，封东州子，赵平太守。政尚宽和，权豪无犯。山中老人会以酒馈之，信和颜接引，殷勤劳问，乃自出酒，以铁铛温之，素木盘盛芜菁，唯此而已。又以一铛借老人，但执一杯，各自斟酌，申酬酢之意，谓老人曰：“吾至郡来，无人以一物见遗，今卿独有此饷。且食菜已久，欲为卿受一臠耳。酒既自有，不能相费。”老人大悦，再拜，擎进之。酒尽方别。及去官，居贫无食。唯有一老牛，其兄子卖之，拟供薪米。券契已讫，市法应知牛主住在所。信适从外来，见买牛人，方知其卖也。因告之曰：“此牛先来有病，小用便发，君不须也。”杖其兄子二十。买牛人嗟异良久，呼信曰：“孟公，但见与牛，未必须其力也。”苦请不得，乃罢。买牛者，周文帝帐下人，周文深叹异焉。未几，举为太子少师，后迁太子太傅，儒者荣之。特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辞老请退，周文不夺其志，赐车马、几杖、衣服、床帐。卒于家。赠冀州刺史，谥曰戴。子儒。

宗懔，字元懔，南阳涅阳人也。八世祖孙，永嘉乱，讨陈

敏有功，封柴桑县侯，除宜都郡守。卒官。子孙因居江陵。父高之，梁山阴令。懔少聪敏，好读书，昼夜不倦，语辄引古事，乡里呼为“小兒学士”。梁大同六年，举秀才。以不及二宫元会，例不对策。及梁元帝镇荆州，谓长史刘之遴曰：“贵乡多士，为举一有意少年。”之遴以懔应命，即日引见，令兼记室。尝夕被召宿省，使制《龙川庙碑》，一夜便就。诘朝呈上，梁元帝叹美之。后历临汝、建城、广晋三县令。遭母忧去职，哭辄欧血，两旬之内，绝而复苏者三。每旦有君乌数千集于庐舍，候哭而来，哭止而去，时论以为孝感所致。梁元帝即位，擢为尚书侍郎，封信安县侯，累迁吏部尚书。懔父高之先为南台书侍御史，犯宪。懔愿父释罪，当终身菜食。高之理雪，故懔菜食，乡里称之。在元帝府，府中多言其矫。至是，大进鱼肉，国子祭酒沛国刘瑀让之曰：“本知卿不忠，犹谓卿孝。今日便是忠孝并无。”懔不能对。懔博学有才藻，口未尝誉人，朋友以此少之。初，侯景平后，梁元帝议还建鄴，唯懔劝都渚宫，以乡在荆州故也。及江陵平，与王褒等入关。周文帝以懔名重南土，甚礼之。周孝闵帝践祚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明帝即位，又与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群书，数蒙宴赐。保定中，卒。有集二十卷行于世。

刘璠，字宝义，沛人也。六世祖敏，以永嘉乱，徙居广陵。父臧，性方正，笃志好学，居家以孝闻。仕梁，为著作郎。璠九岁而孤，居丧合礼。少好读书，兼善文笔。十七，为上黄侯萧晔所器重。范阳张绾，梁之外戚，才高口辩，见推于世。以晔懿贵，亦假借之。璠年少未仕，而负才使气，不为之屈。绾尝于新渝侯宅，因酒后诟京兆杜杲曰：“寒士不逊。”璠厉色曰：“此坐谁非寒士？”璠本意在绾，而晔以为属己，辞色不平。璠曰：“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也！”遂拂衣而去。晔谢之，

乃止。后随晔在淮南。璠母在建康遘疾，璠弗之知。尝忽一日举身楚痛，寻而家信至，云其母病。璠即号泣戒道，绝而又苏。当身痛之辰，即母死之日。居丧毁瘠，遂感风气，服阕后一年，犹杖而后起。及晔终于毗陵，故吏多分散，璠独奉晔丧还都，坟成乃退。梁简文 寺在东宫，遇晔素重，诸不送者多被劾责，唯璠独被优赏。解褐王国常侍，非其好也。

璠少慷慨，好功名，志欲立事边城，不乐随牒平进。曾宜丰侯萧脩出为北徐州刺史，即请为其轻车府主簿，兼记室参军。脩为梁州，又板为中记室，补华阳太守。属侯景度江，梁室大乱，脩以璠有才略，甚亲委之。时寇难繁兴，未有所定，璠乃喟然赋诗以见志。其末章曰：“随会平王室，夷吾匡霸功。虚薄而时用，徒然慕昔风。”脩开府，置佐史，以璠为谘议参军，仍领记室。梁元帝承制，授树功将军、镇西府谘议参军。赐书曰：“邓禹文学，尚或执戈；葛洪书生，且云破贼。前修无远，属望良深。”元帝寻以脩绍鄱阳之封，且为雍州刺史，复以璠为为脩平北府司马。

及武陵王纪称制于蜀，以璠为中书侍郎。遣召璠，使者八反，乃至蜀。又以为黄门侍郎，令长史刘孝胜深布心腹，使工画《陈平度河归汉图》以遗之。璠苦求还，中记室韦登私曰：“殿下忍而蓄憾，足下不留，将致大祸。脱使盗遮于葭萌，则卿殆矣。孰若共构大厦，使身名俱美哉！”璠正色曰：“卿欲缓颊于我邪？我与府侯分义已定，岂以宠辱夷险易其心乎！丈夫立志，当死生以之耳。殿下布大义于天下，终不逞志于一人。”纪知不为己用，乃厚赠而遣之。临别，纪又解其佩刀赠璠曰：“想见物思人。”璠曰：“敢不奉扬威灵，克翦奸宄。”纪于是遣使拜脩为益州刺史，封随郡王，以璠为府长史，加蜀郡太守。

还至白马西，属达奚武军已至南郑，璠不得入城，遂降武。周文帝素闻其名，先戒武曰：“勿使刘璠死。”故武先令璠赴阙。周文见之如旧，谓仆射申徽曰：“刘璠佳士，古人何以过之！”徽曰：“晋人灭吴，利在二陆。明公今平梁汉，得刘璠也。”时南郑尚拒守，达奚武请屠之，周文将许焉，唯令全脩一家而已。璠乃请之于朝，周文怒而不许也。璠泣而固请，移时不退。柳仲礼侍侧，曰：“此烈士也。”周文既纳萧脩降，又许其反国。脩至长安累月，未之遣也。璠因侍宴，周文曰：“我于古谁比？”曰：“常以公命世英主，汤、武莫逮。今日所见，曾是齐桓、晋文之不若。”周文曰：“我不得比汤、武，望与伊、周为匹，何桓、文之不若乎？”对曰：“齐桓存三亡国，晋文不失信于伐原。”语未终，周文抚掌曰：“我解尔意，欲激我耳。”即命遣脩。脩请与璠俱还，周文不许。以璠为中外府记室，迁黄门侍郎、仪同三司。尝卧疾居家，对雪兴感，乃作《雪赋》以遂志焉。初，萧脩在汉中与萧纪笈，及答西魏书、移襄阳文，皆璠辞也。

周明帝初，授内史中大夫，掌纶诰。寻封平阳县子。在职清白简亮，不合于时。左迁同和郡守。璠善于抚御，莅职未期，生羌降附者五百余家。前后郡守多经营以致货产，唯璠秋毫无所取。妻子并随羌俗，食麦衣皮，始终不改。洮阳、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诣璠番讼理。蔡公广时镇陇右，嘉其善政。及迁镇陕州，欲启璠自随，羌人乐从者七百人，闻者莫不叹异。陈公纯作镇陇右，引为总管府司录，甚礼敬之。卒于官。著梁典三十卷，有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子祥。

祥字休徵。幼聪慧，宾客见者皆号神童。事嫡母以至孝闻。其伯父黄门郎璆，有名江左，在岭南，闻而奇之，乃令名祥字休徵。后以字行于世。十岁能属文，十二通《五经》。仕梁，

为宜丰侯记室参军。江陵平，随例入关中。齐公宪召为记室，府中书记皆令掌之。封汉安县子。宪进爵为王，以休徵为王友。俄除内史上士。武帝东征，休徵陪侍帷幄，平齐露布即休徵文也。累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大将军。历长安、万年二县令，颇获时誉。卒于官。初，璠所选《梁典》始就，未及刊定而卒，临终谓休徵曰：“能成我志，其在此书乎！”休徵修定缮写。勒成一家，行于世。

行本，璠兄子也。父环，仕梁，历职清显。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国常侍。遇萧脩以梁州北附，遂与叔父璠归周，寓居新丰。每以讽读为事，精力忘疲，虽衣食乏绝，晏如也。性刚烈，有不可夺之志。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。武帝亲总万机，转御正中士，兼领起居注。累迁掌朝下大夫。周代故事，天子临轩，掌朝典笔砚，持至御坐，则承御大夫取进之。及行本为掌朝，将进笔于帝，承御复欲取之。行本抗声曰：“笔不可得。”帝惊视问之，行本曰：“臣闻设官分职，各有司存。臣既不得佩承御刀，承御亦焉得取臣笔？”帝曰：“然。”因令二司各行所职。及宣帝嗣位，多失德，行本切谏忤旨，出为河内太守。及尉迟迥作乱，攻怀州，行本率吏人拒之，拜仪同，赐爵文安县子。

隋文帝践祚，拜谏议大夫，检校中书侍郎。上尝怒一郎，于殿前笞之。行本进曰：“此人素清，其过又小。”上不顾。行本正当上前曰：“陛下不以臣不肖，令臣在左右。臣言若是，陛下安得不听？臣言若非，当致之于理，安得轻臣而不顾？臣所言非私！”因置笏于地而退，上敛容谢之，遂原所笞者。

时天下大同，四夷内附，行本以党项羌密迩封域，最为后服，上表劾其使者曰：“臣闻南蛮遵校尉之统，西域仰都护之威。比见西羌，鼠窃狗盗，不父不子，无君无臣，异类殊方，

于斯为下。不悟羈縻之惠，讵知含养之恩，狼戾为心，独乖正朔。使人近至，请付推科。”上奇其志。雍州别驾元肇言于上曰：“有一州吏，受人馈钱二百文，律令杖一百。然臣下车之始，与其为约。此吏故违，请加徒一年。”行本驳之曰：“律令之行，盖发明诏。今肇乃敢重其教命，轻忽宪章，亏法取威，非人臣之礼。”上嘉之，赐绢百匹。

拜太子左庶子，领书侍御史如故。皇太子虚襟敬惮。时唐令则为左庶子，太子昵狎之，每令以弦歌教内人。行本责之曰：“庶子当匡太子以正道，何嬖昵房帷之间哉！”令则甚惭而不能改。时沛国刘臻、平原明克让、河南陆爽等并以文学为太子所亲。行本怒其不能调护，每谓三人曰：“卿等正解读书耳。”时左术率长史夏侯福为太子所昵，尝于阁内与太子戏。福大笑，声闻于外。行本时在阁下闻之，待其出，数之曰：“汝何小人，敢为褻慢！”因付执法者推之。太子为请，乃释之。太子尝得良马，令福乘而观之。太子甚悦，因欲令行本复乘。行本正色曰：“至尊置臣于庶子位，欲辅导殿下以正道，非为殿下作弄臣。”太子惭而止。复以本官领大兴令，权贵惮其方正，无敢至其门者。由是请托路绝，吏人怀之。未几，卒于官，上甚伤惜之。及太子废，上曰：“嗟乎！若使刘行本在，勇当不及此乎！”行本无子。

柳遐，字子升，河东解人，宋太尉元景从孙也。祖叔珍，义阳内史，事见《南史》。父季远，梁宜都太守。遐幼而爽迈，神彩嶷然，髫岁便有成人之量。笃好文学，动合规矩。其世父庆远特器异之，谓曰：“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，尝谓吾云：‘我昨梦汝登一楼，甚峻丽，吾以坐席与汝。汝后名宦必达，恨吾不及见耳。’吾向聊复昼寝，又梦将昔时坐席还以赐汝，汝之官位当复及吾。特宜勉励，以应嘉祥也。”梁西昌侯藻镇雍

州，遐时年十二，以百姓礼修谒，风仪端肃，进止详雅。藻羨之，试遣左右践遐衣裾，欲观其举措。遐徐步稍前，曾不顾盼。仕梁稍迁尚书功论郎。陈郡谢举时为仆射，引遐与语，甚嘉之，顾谓人曰：“江汉英灵见于此矣。”

岳阳王萧詧于襄阳承制，授遐吏部郎，赐爵闻喜公。寻进位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及詧践帝位于江陵，以襄阳来归，辞詧曰：“陛下中兴鼎业，龙飞旧楚。臣昔因幸会，早奉名节，理当以身许国，期之始终。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，从祖太尉、世父仪同、从父司空，并以位望隆重，遂家于金陵；唯留先臣独守坟栢，尝诫臣等，使不违此志。今襄阳既入北朝，臣若陪随銮辂，进则无益尘露，退则有亏先旨。”詧重违其志，遂许之，因留乡里，以经籍自娱。

周文帝、明帝频征，固辞以疾。及詧殂，遐举哀，行旧臣之服。保定中，又徵之，遐始入朝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霍州刺史。遐导人务先以德，再三不用命者，乃微加贬异，示耻而已。其下感而化之，不复为过，咸曰：“我君仁惠如此，其可欺乎！”卒，赠金、安二州刺史。

遐有至行。初为州主簿，其父卒于扬州，遐自襄阳奔赴，六日而至，哀感行路，毁悴不可识。后奉丧西归。中流风起，舟中人相顾失色。遐抱棺号恸，诉天求哀，俄顷风止浪息。其母尝乳间发疽，医云：“此疾无可救理，唯得人吮脓，或望微止其痛。”遐应声即吮，旬日遂瘳。咸以为孝感所致。性又温裕，略无喜愠之容。弘奖名教，未尝论人之短。尤尚施与，家无余财。临终遗诫簿葬，其子等并奉行之。有十子，靖、庄最知名。

靖字思休，少方雅，博览坟籍。仕梁，正员郎。随遐入周，授大都督，历河南、德广二郡守。所居皆有政术，吏人畏而爱

之。然性爱闲素，其于名利澹如也。及秩满还乡，便有终焉之志。隋文帝践极，特诏征之，以疾固辞。优游不仕，闭门自守，所对唯琴书如已。足不历园庭，殆将十载。子弟奉之若严君焉。其有过者，请必下帷自责，于是长幼相率拜谢于庭，靖然后见之，勛以礼法。乡里亦慕而化之，或有不善者，皆曰：“唯恐柳德广知也。”时论方之王烈。前后总管到官，皆亲至靖家问疾，遂以为故事。秦王俊临州，赉以几杖，并致衣物。靖唯受几杖，余并固辞。其为当时所重如此。开皇中，寿终。

庄字思敬，少有器量，博览坟籍，兼善辞令。济阳蔡大宝有重名于江左，时为岳阳王萧詧谘议，见庄，叹曰：“襄阳水镜，复在于兹！”大宝遂以其女妻之。俄而察辟为参军。及詧称帝，累迁鸿胪卿。及隋文帝辅政，萧岿令庄奉书入关。时三方构难，文帝惧岿有异志，及庄还，谓曰：“孤昔以开府从役江陵，深蒙梁主殊眷。今主幼时艰，猥蒙顾托。梁主奕业重光，委诚朝廷，而今已后，方见松筠之节。君还申孤此意于梁主也。”遂执庄手而别。时梁之将帅咸请与尉迟迥连衡，进可尽节于周氏，退可席卷山南，唯岿疑不可。会庄至自长安，申文帝结托之意，遂言于岿曰：“今尉迟迥虽曰旧将，昏耄已甚。消难、王谦常人之下者，非有匡合之才。况山东、庸蜀从化日近，周室之恩未洽于朝廷。臣料之，迥等终当覆灭，随公必私周国，未若保境息人，以观其变。”岿深以为然。未几，消难奔陈，迥及谦相次就戮。岿谓庄曰：“近若从众言，社稷已不守矣。”文帝践祚，庄又入朝，帝深慰勉之。及为晋王广纳妃于梁，庄因是往来四五反，前后赐物数千段。梁国废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

庄明习旧章，雅达政事，凡所驳正，帝莫不称善。苏威为纳言，重庄器识，常奏帝云：“江南人有学业者，多不习世务；

习世务者，又无学业。能兼之者，不过柳庄。”高颀亦与庄甚厚。庄与陈茂同官，不能降意。茂见上及朝臣多属意于庄，心每不平。帝与茂有旧，讐诉颇行。尚书省尝奏犯罪人，依法合流，而上处以大辟。庄据法执之，帝不从，由是忤旨。俄属尚药进丸药不称旨，茂因奏庄不亲监，帝怒。十一年，徐璿等反于江南，诏庄以行军总管长史，随军讨之。璿平，即授饶州刺史，甚有能名。卒于官。

论曰：韩褒奉事三帝，以忠厚知名。赵肃平允当官，张轨循良播美，李彦誉流省阁，郭彦信著蛮貊，历官出纳，并当时之选也。梁昕、皇甫璠、辛庆之、王子直、杜杲之徒，并关右之旧族。或纒组登朝，获当官之誉，或张旃出境，有专对之才，既茂国猷，克隆家业，美矣！魏文帝云“文人不护细行。”其吕思礼之谓乎！徐招、檀翥、孟信各以才学自业，又加之以清介，并志能之士也。宗懔才辞干局，见重梁元，逮乎播越秦中，不预政事，岂亡国俘虏不与图存者乎？梁氏据有江东五十余载，挟策纪事，盖亦多人。刘璠学思通博，有著述之誉，虽传疑传信，颇有详略，而属辞比事，为一家之言。行本正色抗言，具存乎骨鲠。柳遐立身之道，进退有节，观其眷恋坟陇，其孝可移于朝廷；尽礼旧主，其忠可事于新君。夫能推此类以求贤，则知人几于易矣。庄亮直之风，不殒门表，忠而获谤，盖亦自古有之。